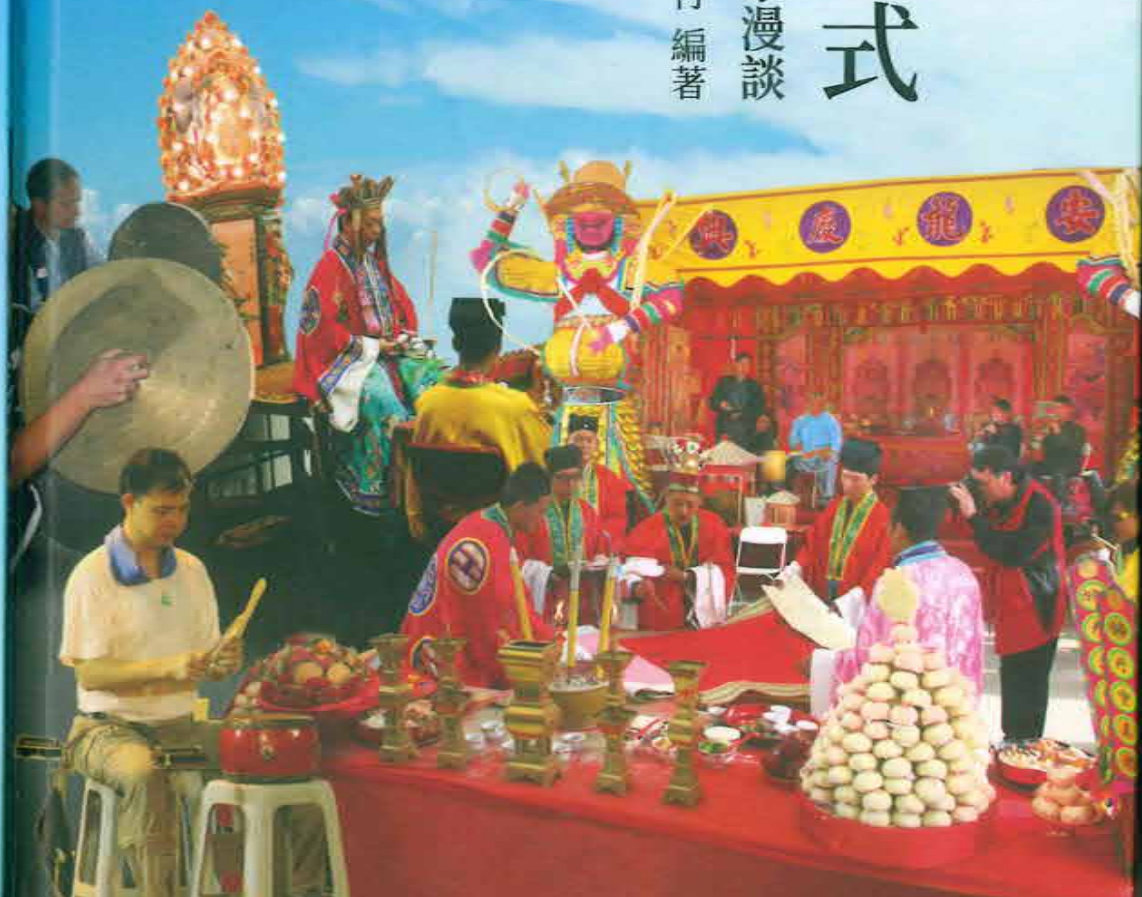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三十五）

香港民間儀式

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漫談

廖迪生 馬健行 編著



華南研究
文獻叢刊
（三十五）

香港民間儀式

廖迪生
馬健行 編著

華南研究中心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傳統正一儀式：生命禮儀與社區儀式教育及保育計劃

「正一」是中國道教中一個主要的派別，自明代以來，正一儀式專家便一直在中國地方社會提供不同的儀式服務。在香港市區及新界鄉郊，正一儀式專家（通稱「喃嘸先生」）及其傳統均在個人禮俗與社區節慶中擔當重要角色。「喃嘸」儀式有其運作體系，並以師承家庭及師徒制傳承。喃嘸先生建立道堂，為公眾提供不同的儀式服務；當中既有個人生命禮儀，如嫁娶、喪葬等，也有社區的儀式，如躉符、廟宇迎神開光、祠堂開光，以至太平清醮等。近年「正一道教儀式傳統」亦被確認為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們透過本計劃舉辦工作坊，讓正一儀式傳承人講解及展示生命禮儀及社區儀式的內容，然後撰寫《香港民間儀式：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漫談》專書。我們希望提升公眾對正一傳統的認識，營造一個欣賞及接受傳統儀式文化的社會文化環境。

主辦機構：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資助機構：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資助

華南
研究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香港民間儀式
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
廖迪生 馬健行
視像資源

香港民間儀式

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漫談

錄像光碟 1

- 101 鑼金
- 102 儀鼓
- 201 紙馬製作
- 202 勅馬儀式
- 301 頒赦儀式
- 302 放生儀式
- 401 土太平
- 402 金對
- 403 手托
- 404 上雲梯
- 405 遊十殿儀式
- 501 祈福禮斗儀式
- 502 祈福大開門
- 503 祈福遶神儀式
- 504 祈福遊九州儀式
- 505 祈福小幽儀式
- 601 盂蘭發佈鼓
- 602 盂蘭敬壇儀式
- 603 盂蘭禮懺儀式
- 604 盂蘭封相賀壽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三十五）

香港民間儀式

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漫談

廖迪生、馬健行編著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三十五）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

主 席：廖迪生
編 委：馬木池、馬健雄、張兆和
陳春聲、程美寶、黃永豪
劉志偉、潘淑華、蔡志祥

書 名：香港民間儀式：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漫談
編 著：廖迪生、馬健行
設 計：梁煒霖、周晶
出 版：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傳真（852）31758145
電郵 schina@ust.hk
印 刷：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21年10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978-988-74512-8-0

©2021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翻印。

謹以此書紀念
梁承宗（梁仲）師傅
傳承
正一道教科儀傳統
之貢獻

目錄

導論：編排社會活動的正一道教科儀	1
1. 壇場與儀式結構	15
2. 儀式與物件	37
3. 儀式與文書	55
4. 儀式與音樂	79
照片集	99
5. 祈福儀式	131
6. 盂蘭勝會	155
7. 市區喪禮儀式	169
8. 參與儀式	195
後記	219
參與之儀式專家	223
鳴謝	229
編著者	230
工作人員	230

導論

編排社會活動的正一道教科儀

廖迪生、馬健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形容老百姓生活的一句常用語。在每一個地方，人們依循著地方的社會及生態環境謀生，在社區週期性節慶活動及人生「過渡禮儀」（Rites of Passage）時，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參與儀式活動，這些也就是地方的風俗習慣，也是他們生活中的調息日子。當我們請教民眾他們為何進行某些傳統儀式活動時，他們的答案都很簡單：「這些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習慣。」

我們採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跑到田野，進行實地觀察、參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希望掌握他們的活動規律。我們的研究工作，需要在一段長時間進行，沒有即時的成果。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大都不明白我們做的是甚麼。然而，因為我們常常都帶著相機和攝錄機，他們也視我們為記者。我們從事人類學研究，目的是希望明白地方社會的運作、社會組織的原則，從而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了解。

2 香港民間儀式

由於我們要在一個地方進行長時間的研究，能夠為當地人所接受，是研究得以延續的基本要求。然而，平日社區成員都忙於工作，沒有太多時間應酬我們這些「八卦」的人。唯獨當地方社會進行大規模節慶活動的時候，大家都會放下手上的工作，參與慶祝活動，地方社會頓時也變得熱鬧起來。地方社會聘請專長正一道教科儀的喃嘸先生¹舉行太平清醮²，同時安排神功戲的演出來酬謝神明庇佑。³

地方社會動用龐大的人力物力籌辦活動，不同的群體也有他們的角色，各自組織，參與活動。在舉辦這些大型的週期性活動時，地方社會也希望有人關注他們的活動、有一個活動的記錄。這樣，我們的記錄者的角色，便可以派上用場。我們跟隨鄉民與儀式專家，成為儀式和社區活動的記錄者。⁴

在這些熱鬧而緊湊的節慶過程中，我們要擠在科儀場地的旁邊，用相機和攝錄機，把過程記錄下來，但這也偶而會干擾儀式活動的進行。在偏遠的鄉郊工作，還要解決兩餐的問題，有了喃嘸先生的邀請，我們便不用餓著肚皮做研究。在觀察喃嘸先生為個人家庭施演科儀的時候，喃嘸先生願意與主家溝通，容讓我們這些「他者」參與觀察。總的來說，我們的儀式研究工作都是在喃嘸先生的忍讓與照顧下完成。

一、地方節慶活動

要理解傳統社會的結構，需要明白地方的傳統經濟基礎。1970年代之前的新界，是從事初級生產活動的地方，住在平原及河谷的農民進行兩造稻米生產，在沿海的海灣的漁民要則跟從漁汛期去捕魚⁵。這些生產活動都會受到天氣及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從事耕種的，若果遇上天旱或蟲害，收成便面對很大的問題。在海中捕魚的漁民，在茫茫大海中推測魚群的位置，每次出海漁獲的多寡，都帶點運氣；萬一漁船遇上風暴，更隨時有翻沉的危險。禽畜及海水養殖業者，亦擔心自然災害會令他們血本無歸，因為一場瘟疫可以讓所有禽畜死亡⁶，一場紅潮可以讓所有魚排的魚死亡。對農民及漁民來說，他們都面對著不同的風險，心理上受到這些風險的困擾，神明的庇佑可以減輕他們心理上的負擔。週期性的節慶活動便成為他們感謝神明庇佑的時刻。

在農忙及漁業旺季，大家都忙碌地工作，所以週期性的節慶活動也要配合社區成員的經濟活動週期。農民在冬天農閒便可以休息，但在珠江口，魚汛期在秋天開始，到翌年春末，夏天是比較休閒的淡季。所以農業地區的節慶活動大都在年底，而漁民的節慶活動大都在春夏之際。

地方社會舉行節慶活動，目的是酬謝神明的庇佑，讓他們有風調雨順的環境。地方社會作為活動的「主家」，聘請喃嘸先生施演科儀，一方面酬謝神恩，另一方面施化陰間的幽魂，讓其得到照顧，不再為人類製造麻煩。很多地方也會同時聘請戲班上演神功

戲，給民眾與神明同時欣賞，達到人神共樂的境界。各地方群體也會組織活動，參與慶祝。在香港流行的是舞獅、舞龍、舞麒麟、又或舉行巡遊活動，有些海邊社區則會以海上巡遊或划龍舟的方式慶祝。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環繞民間宗教的理念進行⁷，喃嘸先生施演科儀，酬謝神明、施化幽魂後，老百姓便完成了他們的週期責任，地方社會也便迎接一個新的開始。

二、人生「過渡禮儀」

人類生活在浩瀚的宇宙中，但大部份人對宇宙的規律，都不甚了解，也不清楚自己在宇宙的位置。不過宗教與儀式活動卻可以給我們一個對宇宙的詮釋，宗教的超自然觀念，給我們一個宇宙中的位置。在人類世界，我們要面對很多不可預知的事情，也要過渡生老病死等人生階段，面對生理上的轉化，以及個人社會角色的轉變。一個人要成家立室，家庭有嬰兒出生，又或有媳婦嫁進來，以至老人家去世，都帶來家庭成員的增減變化，形成新的親屬關係，改變了家庭結構。這對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構成社會及心理上的壓力。透過舉行儀式，可以確認家庭成員的新位置，帮助大家接受新的角色、權利、責任與義務。

傳統家庭會聘請正一道教儀式專家施演科儀來面對這些人生階段的轉變。一個方式是舉行禮斗儀式來感謝神明的庇佑，渡過一個

人生階段，再為下一階段的人生祈求庇蔭。例如感謝新生嬰兒的出生，為老人家舉行大壽等。當然，個人有任何得著，都可以舉行禮斗儀式來感謝神明。

當一個人成家立室，婚禮標示著當事人進入成年人的階段。傳統上是聘請喃嘸先生進行脫褐儀式（亦稱「脫學」），儀式給予主角一個展演角色轉變的機會。當有家庭成員去世，一來家庭結構出現改變，二來大家心理上未必能夠適應，廣東人對死亡有所忌諱，平日不可直白地討論，當有家人離世時，家庭成員可能手足無措。安排一個傳統喪禮儀式，可以幫助主家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轉變。

人生過渡禮儀是以個人為對象的儀式活動，但所有家庭成員都會參加，這是一個幫助人類過渡社會角色改變的文化機制。⁸

三、參與性的禮儀

地方社會的傳統民間宗教儀式，雖然都是由民間社會籌辦，主辦單位聘請正一道教儀式專家提供儀式服務，喃嘸先生便負責儀式壇場的基本設施，以及所有工作人員的安排。從喃嘸先生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群體（公家）或是私人的科儀，主辦單位就是「主家」，要為科儀活動提供場地、儀式所需要的祭品及一次性的儀式工具。當然，喃嘸先生也會帶備他們的壇場裝飾和科儀工具，作為施演之用。

正一道教儀式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強調主家的參與。在不同的科儀活動中，主家都有角色。若果是公眾的儀式，例如太平清醮，主辦單位會在年初時，在社區的主要廟宇的神像前，以「揸杯」（擲筊杯）的方式選出緣首，作為儀式代表。這些緣首要參加太平清醮的所有科儀活動，包括年中的上表儀式及年底的清醮科儀。若果是私家的禮儀，例如作為成年禮的脫褐，雖然儀式是環繞一位對象進行，但儀式主角的家庭成員都會參加。

喃嘸先生的科儀是服務性質的，他們需要讓主家同意及接受，吸引主家參與儀式，並在未來繼續聘請他們施演科儀。所以在儀式裡面，很強調主家的參與，而各種儀式都有觀賞性的元素，既吸引參與者，亦讓他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得到樂趣。

四、彈性的科儀組織

喃嘸先生擔任著中介者的角色，透過儀式的施演，將主家的要求送往超自然世界。儀式的規模可大可小：小型的私人儀式，可以由一個喃嘸先生施演；大型的社區性儀式，例如太平清醮，其中的一些主要科儀，可能需要十多名喃嘸先生的參與。然而，不同主家所要求舉行的規模與時間，都可以很不一樣。有些私人的儀式活動的確是週期性的，例如年度的作福酬神活動、與神誕活動相關的祈福儀式等，都有固定的週期，可以預計。但總的來說，地方社會

對科儀服務的需求是難以預計的。所以科儀團隊需要有其彈性的組成方式，才能應對不同主家的要求。

一位喃嘸先生承接了一個科儀服務之後，便要負責所有的安排，如果他自己不能應付人手的要求的話，他便要邀請其他喃嘸先生合作。但他作為科儀的承接單位，要提供壇場上的所有的設施、裝飾、科儀器具，包括喃嘸先生所穿著的袍服。其他參與的喃嘸先生便好像上班一樣，到時到現場參與須負責的科儀。一場科儀舉行之前，有很多準備的工作，喃嘸先生的家人都會協助，例如為主家準備所需的供品和用具等；喃嘸先生的家庭是一個運作與傳承的單位。喃嘸先生有賴家庭成員的支持，家庭式的運作可以因應主家之別和他們不同的要求，更有彈性地解決問題。

正一道教科儀的傳承方式，是徒弟跟從師傅工作，從中學習喃嘸的知識與技能，而很多的師承是以父子方式傳授。然而，正一科儀的施演需要多方面的技能，包括喃誦、吹奏及敲擊音樂、紙紮、書寫等。一位喃嘸師傅並不一定精於所有範疇，所以一位喃嘸先生的成長過程中，也會向不同的師傅學習不同的技巧。

五、編排社會活動的指揮棒

地方社會舉行社區性的儀式活動，由地方領袖領導安排，以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為例，他們聘請儀式專家施演四、五天的科儀，很多地方都會同時上演神功戲。在這數天內，社區成員放下手頭上

的工作，在外工作的鄉民都會回來參加活動。這些大型的活動，耗資不菲，要所有鄉民出錢出力，活動才能得以維持，所以群眾參與是讓活動延續的一個重要元素。

太平清醮是一個大型的社區性活動，除了在壇場內的儀式專家主持的科儀之外，每個家庭、每條鄉村都有相應的活動配合。但不同的活動何時開始、如何進行及何時結束呢？這便要視乎壇場中的喃嘸先生的儀式動作，例如當幡竿豎立後，鄉民便要開始「食齋」（吃素）、不可以殺生和砍伐樹木。喃嘸先生與緣首每天到幡竿的「朝幡」活動，便是界定進行儀式的地域範圍。在進行「行鄉」（亦稱「行香」）儀式時，喃嘸先生與鄉民一起巡訪友好鄉村，為友好鄉村祈福。直到祭大幽儀式結束，將幡竿拔起，與大士王一起燒掉，社區成員便可以結束齋戒。等待翌日喃嘸先生的行符儀式，到每家每戶收集儀式性的污染物，並為屋內祖先神位灑淨開光，整個社區便有一個新的開始。在太平清醮期間，所有的社區及家庭裡的活動，都是以喃嘸先生的儀式動作為起始和結束的參考。

在個人儀式方面，「成年」是一個重要的人生階段，婚禮是成為成年人的標誌。在傳統社會，家庭通常會為兒子或女兒舉行脫褐儀式，經過此一儀式後，新人才可以舉行婚禮，成家立室。而在婚禮儀式中，新郎有一個「請大字」或「安大名」的儀式，⁹就是新郎得到一個反映家族輩份的新名字，在很多地方，這個大字是由喃嘸先生幫忙處理。

喪禮是人生中另一個重要的禮儀，¹⁰但由於傳統社會忌諱談論死亡，當有家人去世的時候，喪禮儀式的安排便交由喃嘸先生負

責。喃嘸先生在儀式中宣告守孝期的開始，喪禮儀式幫助死者進入另一個世界；到蓋棺出殯，整個喪禮完結，再由喃嘸先生的儀式標示守孝期完結。喪禮儀式幫助家人及親友面對個人的離世，渡過憂傷，適應家庭結構與成員責任的改變。

社區的領袖或家長籌辦儀式活動，但活動如何進行，如何安排社區或家庭成員參與，如何將人類與超自然世界連接，便需要依賴正一的儀式動作。無論是社區性的太平清醮或個人的人生禮儀，參與成員的活動，都是按照喃嘸先生在壇場的儀式安排而相應進行。正一儀式協助個人與社會面對及適應階段性和結構性的轉變，他們的儀式動作，就如指揮樂團演奏的指揮棒一樣，指揮著社區的參與節奏。

六、變遷中的科儀體系

香港的正一道教科儀，有很長久的歷史；在元朗、上水、粉嶺及大埔等歷史悠久的鄉村裡，社區性及私人的科儀，都以正一道教科儀為主。漁民亦是維持正一科儀傳統的主要群體，他們住在漁船上，停泊在全香港不同的海灣及避風塘，而漁業的地域流動性，讓漁民的正一科儀傳統有廣泛的分佈。另一方面，在百多年來，香港成為南中國移民停留定居的地方，他們也把他們的地方正一科儀元素帶引到香港。

香港在都市化及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農業式微，農村社會逐漸消失，而在維多利亞港兩岸避風塘的水上人口，亦因為漁業的衰落，而大大減少。這些經濟轉變，令到社會組織形態改變，傳統風俗習慣日漸式微。對正一儀式服務的需要亦大大減少。¹¹

在都市化的過程中，香港的人口急速增加，雖然市民對傳統儀式需求減少，但對死亡儀式服務的需求則日漸增加。在市區，死亡儀式由在死者家中，漸漸變成是在殯儀館裡舉行，而儀式安排亦漸趨統一，形成一套都市殯儀館的喪禮儀式。在香港七百多萬人口的基礎上，在殯儀館舉行的喪禮也促成對正一道教儀式服務的穩定需求，讓都市的喃嘸先生成為殯儀館喪禮儀式服務的提供者。除了在殯儀館外，喃嘸先生也在道堂為主家提供齋事科儀服務，滿足都市人對喪禮儀式的不同需要。在新界方面，雖然已經不是農業社會，一些傳統鄉村依然舉行週期性的神誕及太平清醮活動，這對傳統正一儀式的傳承還有支持的作用。

七、正一道教科儀的保育

2006年，香港開始跟從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保護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¹²2014年，香港公佈了480個項目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正一道教儀式傳統」成為清單上其中一個項目。為了聚焦保育工作，2017年，香港政府在清單上選出20個項目，組成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名錄，而正一道教儀式傳統亦成為代表作名錄上的一員。雖然正一科儀是傳統社會的重要文化元素，但社會大眾對正一科儀認識不多，有見及此，我們籌辦工作坊讓大家有機會觀看喃嘸先生的儀式示範，以及與儀式專家討論，以增加公眾對正一道教科儀的認識。

工作坊得到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資助，於2018年5月至10月間，分別在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分十場舉行，我們得到21位專長新界及市區傳統正一道教科儀的喃嘸先生協助示範及講解。工作坊的安排是首先由主辦方作出導言，介紹當天工作坊主題，然後由喃嘸先生作出示範，再由主辦方與示範師傅對話，討論示範內容，然後是問答環節，由與會學員與嘉賓講者溝通討論。

為了讓更多公眾掌握正一科儀的內容，我們將工作坊的內容記錄，然後以文字方式在本書重現。正一儀式專家的示範環節，則以錄像方式，載於本書的兩張錄像光碟上。希望本書讀者可以更進一步了解香港的正一道教科儀，弘揚香港的傳統文化。

註釋

- 1 參看蔡志祥，2003，〈從喃嘸師傅到道壇經生：香港的打醮和社區關係的演變〉，《信仰、儀式與社會》，林美容編，頁367-395。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黎志添，2005，〈香港新界建醮儀式研究：道壇、道士及科儀本的歷史〉，《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黎志添編，頁20-61。香港：中華書局；黎志添，2007，《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黎志添、游子安、吳真，2010，《香港道教：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

- 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蔡志祥、韋錦新、呂永昇，2011，《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華琛（James L. Watson），2011，〈門之以「戲」：香港鄉村的宗教巡遊、政治、暴力恐慌〉，《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及禮儀》，華琛、華若璧編著，頁257-26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2 參看田仲一成，1981，《中國祭祀演劇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5，《中國的宗族と演劇：華南宗族社會における祭祀組織・儀礼および演劇の相關構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中國鄉村祭祀研究：地方劇の環境》。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蔡志祥，2000，《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廖迪生，2012，〈一個30年的約會：記井欄樹村「安龍清醮」〉，《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66期，頁1-6；蔡志祥、韋錦新編，2014，《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蔡志祥，2019，《酬神與超幽》（2卷）。香港：中華書局。
- 3 參看華德英（Barbara E. Ward），1985，〈伶人的雙重角色：論傳統中國裏戲劇、藝術與儀式的關係〉，《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馮承聰等編譯，頁157-182。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Ward, Barbara E. 1985. "Regional Operas and their Audience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hnson, David,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 eds., pp. 161-18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陳守仁，1996，《神功戲在香港：粵劇、潮劇及福佬劇》。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廖迪生，2014，〈展演中的認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中的天后崇拜活動〉，《2014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葉樹嫻、彭瑞金、溫宗翰編，頁111-125。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陳守仁、湛黎淑貞，2018，《香港神功粵劇的浮沉》。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4 廖迪生，2012，〈在香港研究民間宗教：人類學的理論與田野經驗〉，《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5輯），寸雲激編，頁423-445。北京：民族出版社。
- 5 參看廖迪生、張兆和，2006，《大澳》（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二）。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6 參看Liu, Tik-sang（廖迪生），2008. "Custom, Taste and Science: Raising Chicke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outh China." *Anthropology & Medicine*, 15(1): 7-18。
- 7 參看Liu, Tik-sang（廖迪生），2003. "A Nameless but Active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Local Relig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u." In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ed. by Daniel L. Overmyer, pp. 67-88.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s, No.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 Van Gennep, Arnold. 1961.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9 廖迪生，2013，〈文字的角色：在香港新界的一些田野研究經驗〉，《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70期，頁10-13。
- 10 華琛（James L. Watson），2011，〈骨與肉：廣東社會對死亡污染的處理〉，《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及禮儀》，華琛、華若璧編著，頁293-32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11 參看馬健行，2014，〈轉變中的潔淨社區儀式：佛堂門天后誕太平清醮個案研究〉，《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蔡志祥、韋錦新編，頁413-43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12 廖迪生，2011，〈「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的概念、新的期望〉，《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頁3-29。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廖迪生，2014，〈傳統、認同與資源：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香港與廣東文化》，文潔華編，頁200-225。香港：商務印書館。

1. 壇場與儀式結構*

廖迪生

一、導言

1、正一道教儀式專家

在香港地方社會，大家都稱呼正一道教儀式專家為「喃嘸先生」。在新界很多村民更會簡單地稱呼他們為「先生」。因為新界傳統社會的大部份人都沒機會接受教育，很多時候，當鄉民有文字上的處理工作，除了找村內的讀書人幫忙之外，就是請正一儀式專家幫忙，所以會稱他們為「先生」。在一些研究民間宗教的文章裡，有提到「火居道士」一詞，這個名詞主要在台灣用得比較多，在香港的民間社會則很少聽到。

* 工作坊日期：2018年9月22日，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正一儀式專家會到「主家」所提供的地方進行儀式。當主家有需要時，便會邀請儀式專家提供儀式服務，儀式專家的責任是安排恰當的科儀，將主家的訊息，由人類社會送到超自然世界。

我們討論正一儀式專家的時候，都會提及「民間宗教」。有別於儒釋道等制度化的宗教，民間社會有一套與超自然世界溝通的方法，我們稱之為「民間宗教」。民間宗教主要處理的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包括生老病死，這些人生必經的階段。我們需要一些儀式，幫助我們過渡、適應這些人生重要階段所帶來的變化。當中，儀式專家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正一儀式專家有一套師徒的傳承體系，師傅教授徒弟，以科儀書作為根據，有規有矩。在新界而言，很多師承體系都是以父傳子的方式傳承、以家族或家庭作為傳承單位。正一儀式專家與很多傳統行業一樣，都是以「師承體系」延續，強調師傅與徒弟的關係。

正一儀式的施演，有喃唱和儀式動作兩個基本要素，這是我們需要解釋的事項。傳統上，在儀式專家這一行業裡，有基本的分工。有吹打的——即負責音樂的，有負責喃唱及科儀的，也有書寫工作的——即是將表、榜、疏寫出來，他們的字都寫得很漂亮，這些都是成為喃嘸先生的要求。另外還有一項工作，就是紮作。傳統上，正一師傅要懂得紮作，因為不同儀式需要不同的紙紮品配合。如在偏遠地方進行小規模的儀式，只有數名師傅到場，他們便要即場製作所需的紙紮品。

2、一處鄉村一處例

我們在鄉間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大家都強調一處鄉村一處例，地方的儀式裡包含地方習慣的元素。正一儀式專家在服務地方社會時，都強調科儀要與地方社會配合。雖然他們有各自的師承體系和祖傳的科儀經書，但他們到地方提供儀式服務的時候，都會先了解地方社會強調的是甚麼，然後與自己的師承體系結合。這是民間宗教的基礎特性，與制度化的宗教很不同。我們做研究發現，很多時民間宗教活動的主家及參與者每每有不同的背景，他們的要求可以有分別，致使儀式的結果和安排都有所不同。簡單來說，沒有兩個儀式是一樣的。

在傳統社會裡，每個地方都需要儀式專家的服務，所以儀式專家很自然地平均分佈在整個新界。可以想像，每一條有規模的鄉村都有自己的儀式專家，由一個家族傳承這個體系。當鄉民有需要的時候，這個傳承單位就會到主家的地方，提供服務。他們要配合主家的情況，帶備所需的器材、紙紮等到現場。有些偏遠的地方，交通不太便利，在物資及器材不配合的情況下，壇場佈置等，都需要彈性的處理和安排。不然便很難滿足地方的要求。

3、壇場的建構

正一儀式專家需要一個地方來進行儀式活動，這個地方便是壇場。以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亦稱「打醮」）為例，壇場的面積通常都很大，在五、六天的打醮活動期間，空地變成了臨時的儀式壇場，打醮完結，那個地方便不再是壇場。

宗教儀式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神聖」的觀點：壇場是「神聖」的地方，要防止不潔之物進去，破壞神聖。基本上，我們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觀點理解壇場的構成。以太平清醮為例，時間的觀點就是說，十年一次太平清醮，只有在十年裡那幾天才做的，時間的選擇，讓一個地點成為壇場。在時間和空間向度的交叉點，在「神聖」的時間裡，建構「神聖」的壇場，進行宗教儀式。

以太平清醮為例，目的是酬謝神明的庇佑，以及施化幽魂（太平清醮儀式在第二及第三章再加介紹）。所以神聖的壇場，是經過一個建構的過程，為上述的目的創造出來的。主辦單位選定一個地方作為壇場，首先是在該處舉行「興工」儀式，然後開始搭建醮棚，作為進行儀式及上演神功戲的地方。而在太平清醮儀式的第一天，開始的儀式是「取水」，即到有潔淨水源的地方，取得潔淨的清水，置於壇場。取水儀式中取得的水，有一個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用來潔淨壇場。

跟著是「揚幡」儀式，在醮場週圍豎起數枝幡竿。這些幡竿的位置表示壇場的界線，告知遊魂野鬼，那裡是儀式施化的地方，界線以外就沒有儀式及祭品。壇場內有巨型的紙紮大士王，負責管理醮場內的孤魂野鬼，是屬陰的。而供奉神明的神棚、嘸喃先生進行儀式的經棚，以及經棚前放置的龍虎二將，則屬陽。所以醮場內也分為陰和陽兩個層面，屬於不同的超自然因素。在打醮開始時晚上進行的「禁壇」、「打武」儀式，從儀式上潔淨壇場。這樣，壇場範圍與屬性便被界定了出來。

在壇場上進行的儀式，有開始、進行和終結的過程。如何開始呢？太平清醮是大型的社區性儀式活動，要通知社區居民來參與，也要通知不同的超自然元素，怎樣通知最好呢？在主要儀式開始前，師傅都會演奏開場音樂，稱為「響金」。鼓、鑼及鈸的響鬧敲擊音樂，加上高頻的噴吶吹奏聲音，鄉村遠近，都會聽見，這就是宣告儀式開始的標誌。在「拜懺」儀式的環節裡，開始時也有一段稱為「懺鼓」音樂，標示儀式的開始。

另外一個界定儀式狀態的元素，是書寫的文字。進行儀式的目的是與超自然世界溝通，而溝通的其中一個媒介是文字。在不同打醮儀式裡，溝通的文字會以「表」（亦有稱「疏」或「牒」）和「榜」的形式出現，這些載有文字的紙張，最後用火焚化，送到超自然世界。

祭品的狀態也是標誌儀式階段的元素。例如紙紮祭品是獻給超自然世界的物品，很多時在火化祭品的那刻，界定了儀式的終結。以前在儀式完結時，還會以燒炮仗的方式宣告完成。

二、示範環節

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1。

1、響金（錄像編號：101）

示範：梁承宗、陳偉均、梁嘉樂、梁嘉俊、黃振忠、陳權鋒

說明：主要儀式開始前的開場音樂。

2、儼鼓（錄像編號：102）

示範：梁承宗、梁嘉樂、梁嘉俊

說明：拜儼儀式前的開場音樂。

三、對談

參與者：廖迪生（廖）、梁承宗（梁仲）（梁）、
陳偉均（陳鈞）（陳）

廖：我們請陳師傅為我們講解請神，以及儀式中的「表」，好嗎？
剛才開始有響金儀式，然後請神，當中有幾句我們很多時候在儀式中都會聽到。

陳：大家剛才看到幾位師兄弟演奏的是「響金」。音樂和鑼鼓在法事中擔當著「提場」的角色，即是提醒大家。我們行內的意思，一來是提醒大家肅靜，二來是帶動了氣氛。「響金」演奏完畢後，我們便開始科儀的程序，然而不同科儀會有不同的內

容。譬如迎請神明時，會簡單地帶一句，形式一般是這樣：「焚香奉請、天地水陽、四界高真、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大羅法界、諸天上帝。」這也有襯托和帶動過場的效果。譬如你唱兩句之後，響一輪鑼鼓，便帶動了氣氛。當然，不同的師傅喃唱的方式都會有不同的地方，也會有不同的腔口。

廖：通常是不是在儀式中都要用「表」？表又是甚麼呢？

陳：文字方面，對我們來說，文字是很重要的環節，無論是「正一」或「靈寶」，每一項都是以文字為依歸。一般有很多文書，譬如榜文、意文、表文、牒文、疏文、章文和符文，因應不同儀式和法事，所用的書寫形式都不盡相同。譬如表文裡有段文章，清楚列明某個地方、某日所做的事，以及上薦人，例如我上薦兩千元，寫了年月日。那麼我們的工作程序就是請個菩薩，將這些文字帶往天庭，以表民間訴求，我們這些師傅並沒有保佑的能力，只能向上代為向天祈求健康，祈求太平。我們都只是根據前人傳下來的科儀形式去施演。

廖：請師傅為我們講解一下「儼鼓」。

陳：我們一般做一場法事都花很長時間，有不同的儀式活動。其中簡單些的禮儼或者朝拜之類，我們都會打打鑼鼓，目的其一是帶動氣氛，其次是有提場的作用，即是通知人們集中及騰出空間，進行儀式。

廖：究竟響金的意思在哪裡？為甚麼要做響金呢？

梁：誇張點說，響金就是驚天動地，讓上天下界的神明都聽見，知道我們這裡開始做法事了，奉請祂們，接受功德。這是以前的師傅傳下來的意思。

廖：響金裡面也分開幾部份。用你們的術語，最先就是打「四將」，跟著打牌子（亦稱「排子」）。陳師傅可不可以講解這些究竟是甚麼？

陳：總的來說，是鑼鼓音樂中的名詞，儀式分開「文場」及「武場」。開頭的時候響金，打四下，那四下名稱叫「四將」。然後打大鑼（鉦），吹奏嗩吶，內容是廣東音樂小調牌子。

廖：有哪幾種小調呢？

梁：其實我們這些開壇鑼鼓，以前的老前輩叫「牌子」，牌子的名稱分別是「文降臣」、「文波令」、「武波令」、「文吟宴」等。響金時，前面開始的一段，我們稱為「四將」，意思是打四次。這跟（粵劇）戲班在（日戲）演出前打的一套「三五七」鑼鼓相類似（兩者皆有通知準備的意思）。

廖：是不是所有儀式開始都會先做一次響金？

陳：基本上都是。打多少牌子，要視乎時間，有彈性。有時間的話，可以把所有牌子打完。大致上，我們一般做場法事都是這樣安排，可以說是捨難取易。那些牌子我們打慣了，相對來說比較順利些。

廖：做響金通知神明的時候，神明還未到埗，甚麼時候神明才來到參加活動呢？

陳：響金只是「驚天動地」，通知上下，這裡有法事進行，煩請準備。神明甚麼時候到場呢？我們是通過法事的流程儀式，請祂們下來。至於祂們到了這裡沒有，老實說，我陳鈞就看不見，我也是凡夫俗子。只不過我們根據前人流傳，跟科儀形式施演，跟傳統來做。

廖：剛才說到，響金之後開始接神，就好像剛才的一段，就是迎接神明下來。但那只是主要神明，而每個地方都可能有自己的神明，如何邀請呢？

陳：視乎法事當時的情況。視乎所做的形式，做的法事屬於哪一類，大或小，這樣所請的，就有不同。

梁：其實我們請神的口訣，是有多就請多少，即使我們未必知道某個地方所供奉的每位神祇，有一條請神的口訣：「本地侍奉諸位神祇」，便請了這個地方所有的神，沒有遺漏。在表及牒裡，都有這些口訣，都全請了。

廖：那麼我們請完神之後，神就來了。在打醮時，很多時我們要施化給那些孤魂野鬼。打醮的時候豎起幡竿，目的是不是通知祂們來呢？

陳：所謂幡竿，其實就是劃醮場的地理界線，以便所請的每一位菩薩鎮守醮場範圍。換句話說，陽間這個地方有人參與活動，劃給菩薩鎮守，分開內外。（見照片集，圖50）

廖：最重要的是標示了壇場範圍，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行儀式活動了。

梁：還有，以前的老師公說，照幡竿燈籠，就是提示孤魂野鬼來這裡拿食物。很簡單，就像這裡這個範圍，哪個團體，甚麼節日，例如打盂蘭，七月十五有米派，那我通知了，人們便過來拿米，對吧？我們喃嘸師傅的方法也相同，豎起了幡竿燈籠，圍住了，代表這裡某個時候就有東西吃，有衣食給鬼魂拿取。

廖：接著就講壇場，是不是有一個叫做潔淨壇場的儀式？是不是打武禁壇，潔淨壇場？還有沒有其他儀式與潔淨壇場有關係？

陳：潔淨壇場是一個描述，是屬於「武場」的儀式，儀式是請天兵神將下來守護壇場，掃清象徵污穢的東西。一般來說，「禁壇」這套科儀，是傾向第一日去做的。朝早，請我們祖師爺下壇坐鎮，那麼在祖師面前，就先開始這個科儀，請天兵神將下來，掃清壇場。第二天已經是正日，要迎請上面那些老大下來。換句話說，人神一理，講道理就是這樣，例如明天是正日，可能請些局長、司長、首腦到來，那你那塊地全部就要打掃清楚，打掃乾淨。

廖：於是壇場就處理好，可以開始幾天的儀式。可以說，這就是基本的儀式結構。現在讓我們回來正一的師承體系。我不知道剛才說得對不對。正一師傅要懂好幾種技能：吹打、喃唱、科儀、紮作及文書。可不可以談你們的經驗呢？你們學習成為喃嘸師傅時，是怎樣學這些技能呢？是不是都要學會這幾種？

梁：以前就是。以前老一輩的喃嘸師傅，所有事都要靠自己，需要充實自己，最少要懂紮作，懂得喃，最好懂得吹打。全科懂不懂就看你自己。我們種種都懂一點，不精。這視乎你的要求。有時你要求自己做到這麼好，但你未必有這樣的天份。像我們這些，學了多少就做多少，沒天份再進步。以前那輩師傅比較辛苦，種種都要懂。如果那部份不懂，就算把錢給同行賺，同行也不會幫忙，因為有生意競爭，怕流失客源。但現在不同，你不懂紮大士、那些紙馬，給錢便能找人紮，不需要自己紮。

廖：有分工。陳師傅，你有甚麼經驗？學師的過程如何？

陳：無論我來說，他來說，無可否認，在以往的年代，在鄉間的社會，和今時今日都市社會，很多東西不是那回事。在那個年代，做我們喃嘸師傅這一行的，基本來說，老一輩的要求是起碼盡可能種種都可以，不一定要很厲害，但起碼隨時都能夠應付。剛才梁師傅說了，同行之間競爭比較大，近乎水火。尤其是以往鄉間年代，私心重些，思維守舊些，於是很多事都要靠自己。甚至乎，譬如我今日接到一宗生意，請另一位師傅過來幫我寫儀式文書，到時他不出現，我便慘了，主家都去找另一位師傅。所以導致我們有心在這行發展，有心去學的話，很多時盡可能要把每一種都學到為止，亦嚴謹一些，有格式、規矩。

廖：剛才師傅說，今日社會和以前很不同。以前你作為師傅，種種都要去學，種種都要懂。現在則很多分工，可以找別人做。我理解，很多年前，我初初出來做研究的時候，影印較貴，很多時你們的經書都是抄的，究竟以前你們是怎樣學經書呢？我們發覺很長。很多時我們做研究的時候，你們根本不需要經書，就能記誦出來。你們學經書，是不是先抄寫，然後去背誦呢？

梁：祖傳科書通常就不是我們自己抄，而是以前老一輩。以前有位老前輩，在我們早一輩，他專抄那些科書，很有心抄。以前人們可能窮些，又沒節目，只會工作。還有，手抄科書可以賣給行家。以前沒有影印技術，科書全都是手抄。我想鈞師傅也有很多手抄科書。為甚麼現在把科書影印呢？以前科書是用玉扣紙抄的，但玉扣紙遇到水或蠟燭，就會很容易破爛。影印紙好一點、厚一點，那就可以保存下去。我們也有手抄科書，但現在開始破爛、發霉了，所以很可惜。我現在可能年紀大，有空又沒節目，也會用影印紙（白紙）抄抄，那就可以留久一點，但也是抄一半而已。很多比較厚的那些，以前已經影印了，所以現在沒那麼麻煩，全部都用影印本。以前我爸爸那輩就全部手抄，連打醮的長卷通表，也完全是手抄人名。通三表，就抄三次。陪著拜神的那本「意者」也要抄。抄完那本便寫「大榜」，「走赦書」那本又要用朱砂寫。那時很慘，還有寫的那個，真的寫到你手軟。人少沒所謂；好像粉嶺圍這樣，嘩！四千多個名字，真的抄到「阿媽都唔認得」。相信你們都應該全部看過。但是現在就舒服了，影印就好辦了。

陳：剛才梁仲師傅也說過，上一輩對我們這一輩，要求可以說是比較少。現在城市生活的節奏比較急促，最大的問題是倚賴性。隨時有甚麼事，梁師傅你借一本給我，拿過去，不用浪費兩三個小時在抄寫。

26 香港民間儀式

廖：我真的很羨慕你們兩位寫字寫得很漂亮。為甚麼你們的字可以寫得這麼漂亮？

陳：其實文字方面，無可否認，我們的水平當然有限，只不過會在行業裡連帶使用文字。很多方面都要嚴格，而且每個字都硬性規定用手去寫。寫得多，現在叫勉強能拿來見一見人，其實美就不敢講。

梁：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逼出來而已，不停寫、練而已。正如我老爸告訴我：「字無百日功。」只寫片刻，一定寫不好。當你經常被老師罰抄，抄得多，字也會變美。還有一件事，尤其我們做醮，在皇榜寫人家的名字，要見人嘛，要寫到好、砌得美。如果榜貼出來了，主家說：「師傅，你是不是用左腳寫的？」就是說字醜了。所以每一件事我們都要操練。其實我以前寫字也很醜，練字那時畫個四方框，一邊畫一邊寫，才可以寫出成績。那你們像我們這樣練，像我也寫了十多二十年，天天這樣寫，你們也會寫得比我好。每一件事都是要練的。你不練，你多有天份也好，也寫不到一個。好像玩鋼琴，你不操練，你有天份也沒用。對不對？

廖：所以勤奮很重要，不停學習。但我看來，你們作為師傅，的而且確有很多範疇都要懂。剛才師傅說你們不需要每種都懂，而是各有所長。所以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你們很多都會跟幾個師傅學習，並非只跟一個師傅，為甚麼呢？

陳：其實一般而言，見仁見智。現在也好，古時也罷。我來看到師傅哪方面優勝的，我們都會虛心受教，取人之長處，對方肯指導，也便趨之若鶩。尤其是現在的學生，初到下來，都應抱這樣的心態。我們這一輩，法事儀式方面還可以，但在吹打方面，外面市區很多，人家在戲班工作的，都很優勝。年輕的要求打得好、吹得好，有心求學，是一件好事。

廖：我覺得兩位師傅全能，樣樣皆能。

梁：我不是，很少而已。

廖：可不可以簡單講述一下你們跟從師傅的情況？

陳：我本身在這行業只是稍為發展，可以說是祖傳，小時茶餘飯後，向父親的言談舉止學習，未入行時已經對一些基本東西有所認識，後來學起上來也事半功倍，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至於其他，如吹、打功夫，是我跟從先父的一位師弟鄭慶棠師傅學習，他在東莞那邊，在新中國成立時，掃除迷信，我師傅加入了戲班，即是當年的寶安縣劇團。

梁：以前師傅所謂教我們，實際是利用我們，他們不會用心教導。他們會認為「教曉徒弟沒師傅」。以前多是老爸教導兒子。所謂師傅的教導，只有侮辱你，不讓你從旁學習，以免教曉你之後，「多隻香爐多隻鬼」，搶了他的位置。我們以前哪有師傅教？我本來是打鼓的。我師傅陳華教我，因為老一輩死光了，沒人「揸竹」（掌板），那是高功之外最重要的人員。老前輩一個個死光了，他不得不教你。「喃嘸」讀歪一點，便是「難模」，很難。以前只有父子相傳，所以很多失傳了。現在不同，我們教徒弟，無害嘛，徒弟也會幫忙掙錢。你全是一個人做嗎？你可不是千手觀音。那你不教你徒弟，誰幫你做？一壇大醮需要十個人手工作，我沒有十個兒子嘛，我只有兩個。那我便要教，教其他人去鞏固我。所以現在不同了。以前那輩做醮，全部都是師傅，我請你，你請我。現在不是了，人才少，不得不維繫一班人，讓多些人參加。太平清醮，陳師傅和我之外，也沒幾個做下去。做醮不是去殯儀館一晚那些，天天做，天天操練。十年一屆，跟著的不一定有興趣學，因為賺不到錢嘛。學的，就叫嫡系。現在不同以前，在香港地，你少賺了一塊，你也過不了一天。他便會去「大酒店」做法事，差不

多每晚都有，能賺錢。打醮很多十年一屆，甚至上水圍六十年一屆，餓死也沒到，人死也沒到。所以現在很不同，學東西很容易。以前學東西很難。我初出來，被老師趕走，叫我不來，叫我爸爸來，嫌我不會做。那個時代，你想入行也入不了。去學東西，誰教你？小時候，我和陳師傅通常都是跟著父親到（漁）船上工作，結果自己不被接納，要坐小艇離開，轉過來自己在哭。為何多一個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趕走你。現在？我那些徒弟，你不要趕啊，他們幫我做呢。你以為有錢才幫我做？他們不愁生計。以前不是嘛。以前，第一，老前輩個個佔著位置，你想學？沒有的，十件事你學到七成便趕走你。明知你不懂，便留一個你不懂的位置。他明知你不會打鼓，卻叫你過來頂上鑼鼓位置，意思即是趕你走。做喃嘸不是那麼容易。鈞師傅那些，學了很多工夫，你別看他這樣。我們就不是，我們在身邊偷師而已。我師傅有教過我，但教不了這麼多。所以我只有這點本事而已，只會打東西（掌板），其他東西不是很擅長。老實說，跟我這麼久，都知道吧？現在交回陳師傅說他那些。

陳：無可否認，以往老一輩和我們這一輩，思維心態上有很多不同。社會、年代各方面等等亦一直改變。無可否認，在上一輩來說，梁師傅也說了，但這是一個事實。過去想看看、學學，對老一輩要恭恭敬敬，禮數周到，才可以和他們說話，不是說教你。現在不是，現在後一批，私底下、工作也好，我的徒弟、我自己的兒子也好，還是反過來，我要恭恭敬敬，叫他們一點鐘去哪裡飲茶，飲茶還要專車接送。所以我想，時代真的不同了，沒辦法，這些事也不用執著這麼多。現在抱的心態也是一大班人工作，開開心心，能謀生，另一方面也要教曉後輩，亦可以幫到忙做到事。我只有一雙手，就算能飛，也做不

完這麼多事。亦不需要執著那些古板、傳統的東西。但是要有所保留，要知道。始終社會環境不同，很多東西在改變。

梁：那這裡說吧。廖教授講些很專業的東西。因為時間也不多，如果各位有問題問我們，我們懂得答，我們一定答你。如果只是聽廖教授、我們說話，你們好像很沒意思。如果你們不明白的，說得更直入話題。你聽我說話，我們在聊以前的東西而已，你也沒興趣。你們的興趣是甚麼，想問的，你可以發問，那我們可以直接答你。還有時間，很長。有甚麼問就問吧。不要由廖教授決定。

四、問答環節

參與者：廖迪生（廖）、梁承宗（梁仲）（梁）、
陳偉均（陳鈞）（陳）、學員（A~F）

A：請問你們已經二十年沒有做「走八門」儀式，那是不是有機會失傳？

梁：「走八門」怎會失傳？還是可以做的，只是不那麼精湛。應該是三十多年沒做了。我最後一次做就在順風圍。現在按照科儀書，還是可以做回這些古老的儀式。

B：請問陳師傅，你剛剛說曾經跟從幾位師傅，他們以前一直都不會教你，其實是如何令那些師傅教你，從他們學哪一門科儀？梁師傅就說，那個時候師傅不會教你，因為我印象之中真的不會教你。你剛才說過你跟過幾個師傅，那時候有甚麼因緣令到有幾個大師傅可以指導你？

陳：在法事方面，我主要都是得到父親的教導。在吹打方面，我父親雖然也懂，但不是很精湛。我剛才說的教導我的師傅，是家父的師弟，他與家父感情很好，姓鄭，在東莞那邊。他是解放後轉到戲班工作，在寶安縣劇團工作。因為他和家父有這樣的淵源，人也很隨和，毫無保留地將他所懂的教我們。但問題是我的資質有限，算是學到這樣子。

C：兩位師傅你好。剛才聽到少一塊也很難生活，那我想了解一下，可不可以透露一般初入行的，每年可以有多少港幣收入？我不說大師級，那師傅級的每年一般有多少收入？讓這個行業也可以繼續維持嘛。如果太低，沒人入行。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謝謝。

陳：這個問題其實很抽象。一年有多少收入，有沒有師傅教曉你，其實很多事很視乎其他周邊的環境因素，亦很視乎學習者是否專心學、有心學。還要經過壇上實踐。用心去學，就如學唱了一首歌，死記歌詞，記到拍子，都會慢慢唱得順。我們這個行業不同。所以換句話說，答不到正確答案。收入多少、掙多少，真的沒辦法可以預計得到。

梁：我答你一件事。以前我們完全不夠收入。住的、吃的全部都是靠父親，那就可以維持到生活了。以前我們十來歲，生活沒要求，家裡沒節目，斗零可以買一條油條，買碗白粥。如果好像現在這樣，你剛剛入行，乘車也未夠。

C：其實我不是想直接知道多少錢，只是擔心承傳。因為如果行業如你所言，就沒有新人入行，怎樣可以承傳下去呢？次次分享找一班人去聽，不是辦法。

梁：其實現在要學到做大醮這些傳統性的東西，很難。這一代人都去「大酒店」（殯儀館），做「靈寶」，翌日出殯，去火化場。這些需求大，能謀生，所以特別多人入行。你有沒有留意

到，九龍有多少個喃嘸師傅？很多，過千。為甚麼他們可以生存呢？有需求。你想想，每一日都有一百幾十個出殯，每一晚都有一百幾十柩，是不是可以生存？便有人入行了。有些讀不成書，又找不到工作做，試試做吧，跟師傅，跟頭跟尾。做著做著，挺有趣，又容易，又不辛苦，又不用曬，又不用鋤，時時吹空調，有工作做，有錢，便有人入行。別說我們這行，做件工那些，你有沒有留意？十來二十歲而已。為甚麼這麼多人入行？掙錢。現在的人著重錢。嫌惡性？有甚麼嫌惡？沒錢才嫌惡。有錢，明擺著很骯髒，也摸。你留意一下，香港地每一件事都是賺錢，你沒錢就沒命。現在午餐要五、六十塊，你不掙錢，怎麼生活？做件工那些十八、九歲，臭也要抹，不然沒錢吃飯。

D：不好意思。首先我藉這個機會謝謝廖教授，因為兩個大師傅可以坐在同一台上，這個時刻也挺經典，我恐怕很難再有這樣的機會。

廖：將來一定有機會。

D：先謝謝。那我想問，首先梁師傅剛才說在順風圍，不是做了一次走五門嗎？那個是不是在一些喪葬儀式做？還有，我想知道，市區和鄉村的喪葬儀式會不會有所不同？以前和現在的程序或者項目有沒有不同？第二點，其實裡面有表、帖、疏、意文等眾多文書，可不可以借這個機會講一次，它們各自是在甚麼時候用的？謝謝你。

廖：我先答一答她。陳師傅會答你。我們其中一節會講這方面，我們現在還有四節。不過陳師傅也可以答。先看梁師傅答了另一個問題。

陳：所謂疏文、意文、表文也好，其實不是說按甚麼時候做，而是如之前所說，是因應不同法事所用的。例如祠堂有上樑禮樑的

32 香港民間儀式

大法事，通常都要上疏。例如太平清醮的時候，那是榜文。這是取決於儀式。

D：要用牒，又有帖，跟著上表時有表筒，那個和疏有甚麼關係？

陳：兩者之間是不同。例如你們買兩本漫畫書，那兩本漫畫書之間都會有不同。不同的儀式有不同的牒文。那圍著白色小封的，叫做牒文。剛才見到長形的，那些便叫做表文。每一種有各自的名稱。

D：這就是說，你開壇那時候會上表，而表裡面那個是表文？是不是？那我發牒的時候，我甚麼時候發牒？

陳：就叫做牒文。例如化功曹馬時，便帶牒文上去。

梁：剛才陳師傅給你看的，就是表（見照片集，圖 47）。後來放映影片，那張枱那張寫著「上中下三界」的就是牒（見照片集，圖 46）。疏的內容會讀出來，記述現在做的法事、人名、太平清醮的舉辦年份。

D：那另一個問題，剛才問你關於鄉村和市區做喪葬的時候有沒有分別？儀式上會不會多些？

梁：因為做喪事，各處鄉村各處例。有水上、客家、潮州、圍村這幾大類，還有很多小的地方就不管了，即是我們寶安、台山，也會有其特色。那你做喃嘸師傅，最難學的就是學喪事。為甚麼呢？每條村的例式不同，所以以前即使是大師傅，好像陳鈞師傅這樣，太平清醮做第一位、站在中間的高功，去到做圍村的喪事，由於不懂例式，動輒就出事。做大醮，由頭到尾都是這樣做。做喪事則不同。圍村例式又要拿飯又要打穀。而在海邊的那些，有基圍有魚塘，例式不是打穀，而是煮糯米飯，這樣又是另一個例式了。到寶安，到我們沙井鈞師傅的鄉下，要三埕燒酒，其他地方只需兩埕。處處鄉村的例式不同，未做過就不懂，對師傅來說，是一個考驗。我們不懂客家，因為我們

不是做客家，唯有多少也要懂，跟客家師傅去學出殯，充實自己。潮州又不同，又要學。我跟著做潮州儀式的師傅去偷師，不是穿唐裝，穿普通衣服，扮作仵工，假扮抬棺材，別人不知道我做甚麼。我種種儀式都跟別人去做，學怎樣做。客家、潮州，我少做，不過例式我都懂，難不倒我。

D：剛才你說的走五門，在喪禮那時做？

梁：走五門就是圍村有做。

D：對，但是甚麼時候做？在做喪禮的時候做？

梁：沒錯。走五門守夜，歷史悠久。以前圍村，人人耕田為生，較為窮困。出殯沒有走五門，沒守夜，遺體直接從家裡抬上山入土。後期圍村賣地，村民富有起來。凡是冤枉死、意外死，例如溺斃、撞死、自殺，村民都會做出殯儀式，還會找班喃嘸師傅做守夜，開始做回走五門、走八門儀式。以前我們做走五門，一年做不了一次，因為意外身亡才做，有錢做的人家也不多。有些被車撞倒，得到賠償，一定做。現在生活環境不同，會守夜，流行做走五門。

廖：因為時間問題，我們最後兩個問題。

E：我也想問一下承傳方面。因為現在你們沒有人去接手，亦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全真插手打醮事務，你們怎樣去承傳或者怎樣面對全真的入侵？第二件事就是我印象之中，現在國內很多村開始再做太平清醮。你們也是來自國內，東莞也好，沙井也好。有沒有去發展香港和國內，再合併，發展這一門香港獨有圍村特色的太平清醮？

梁：現在其實也有承傳。陳鈞師傅的兒子開始可以承繼到，我們內行說，可以擔綱，即是好比整場醮也可以做到。我們也有些培訓，綠葉六、七個。慢慢培訓，這就有人承傳了。我們這輩，

34 香港民間儀式

接著到這班綠葉。之後再下一輩，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都一定不在了。

E：也請談談全真和國內發展？

梁：我們對全真不是很認識，全真不是我們那一派。

E：但是它進入了，插手了。

梁：哦，這回事，各師各法而已。最重要我們有我們的，他有他們的。很難說怎樣滲入。

F：但你少了生意。

梁：我們這些不是生意，是功德。功德兩個字，是由我們和主家合起來的，不是生意。出殯收錢，是利是，不是生意。我們是為亡者服務，超渡和開解亡者，讓他舒服點，不要有戾氣。人始終要死。人生就是這樣，生老病死。所謂甚麼最公平？不論貧富老幼，全世界沒公平，死就最公平。我們不是做生意，你不要誤解了。

F：但也要謀生。

梁：謀生是一回事。

E：不如回頭講，國內也有很多太平清醮在發展，或者向那方面想一想？

梁：我們不會，因為上面那些太高級。你也知道，在香港舉辦一場「羅天大醮」，建壇自己做，誰能承擔工程費用？我們沒甚麼資源，做不到。我們參與的打醮，別人建起了壇，我們才去工作，也不用太多資源。兩者不能比較。我們做回我們的工作，即是法事、功德。我們也做不到他們的工作。

E：再問：現在市區正一也會搞課程，希望能有更多年青人承傳。你們有沒有和廖生搞一些關於圍村的課程給年青人？

梁：其實如果不是廖教授說要邀請陳鈞師傅和我們，強烈提議講正一和靈寶的話題，我們一定不會做這個課程。因為我發覺，很

多人根本不了解我們。尊重我們的，叫我們喃嘸先生。不尊重我們的，說句俗點的，我們只是一班喃嘸佬，騙神騙鬼而已。所以說我們怎樣提高形象啊？是不是？其實就如剛才所說，賺錢而已，不賺錢，怎樣生活？這是真的。人家掛出大道觀的名銜，不是標榜賺錢。兩者完全是兩回事。不過廖教授就安排現在找陳師傅和我出來，和大家聊聊天，沒所謂。朋友嘛，聊天嘛，大家研究一下。你說想學人家？學不到。人家做的事，我們一定做不到。功德就各師各法。他們這樣散花，全部都是散花，功德做完。我們不是這樣做。你叫他學我，他也學不到。大家不同，各師各法最好。還有沒有東西問？

廖：因為時間問題，我們差不多到這裡。我想澄清我們這個不是課程，是大家坐下來，互相交流。

2. 儀式與物件*

廖迪生

一、導言

1、壇場中的物件

儀式活動在壇場內進行，過程中涉及很多與儀式相關的物件。在儀式未舉行之前，主家會選定一個地點，作為進行儀式的壇場。儀式專家負責在該指定地點，透過設置一些物件，建立專屬儀式的環境，使之可以進行。

在這一場的工作坊，我們以太平清醮為例，討論儀式活動中的物件。以下是太平清醮中主要的科儀項目：

- 上表：向天庭稟報即將舉行太平清醮活動，宣讀參與者名單，透過功曹，將訊息送往天庭（將功曹馬及表文焚化）。
- 取水：到山溪或水井等水源清潔的地方，迎請清水，潔淨壇場。

* 工作坊日期：2018年10月13日，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 揚旛：在鄉村或壇場的邊緣範圍豎立旛竿，向幽魂指示壇場的位置。
- 開啟：稟告天庭清醮科儀開始，緣首接領「意文」（載有所有太平清醮參加者的名字）。
- 發奏：喃嘸先生分配職務，宣讀參與者名單，透過功曹，將訊息送往天庭（將功曹馬及表文焚化）。
- 三朝三懺：每天三次，到每根旛竿拜祭，及進行拜懺儀式。
- 分燈進燭：燃點蠟燭，將香火分枝，寓意人丁不息。
- 禁壇：施演「打武」儀式，潔淨壇場。
- 啟榜：張貼「人緣榜」（載有所有太平清醮參加者的名字，亦稱「金榜題名」）。
- 迎聖：迎請神明到臨壇場。
- 禮斗：禮拜星斗，祈福延壽。
- 小幽：拜祭幽魂。
- 頒赦：迎接赦書，赦免醮信罪孽，宣讀赦書上之人名，然後透過功曹，將訊息送往天庭（將功曹馬及赦書焚化）。
- 放生：釋放生物，為醮信累積功德。
- 大幽：拜祭幽魂，並焚燒紙紮大士王，所有祭鬼儀式完結。
- 酬神：酬謝神明，並焚燒人緣榜、意文、紙紮龍虎將及城隍等。
- 行符：到參與太平清醮的每戶人家，祈福及收集儀式污染物。

儀式的場景由很多物件構成，醮場中的物件是儀式活動的焦點。在揚旛儀式中，村民把旛竿豎起。旛竿的各個部份都是由喃嘸

師傅及村民合力製作而成。村民負責準備竹竿，喃嘸師傅負責旛竿上的燈籠和放在旛竿前的旛亭。旛亭上的對聯也是師傅親手寫的。醮場內的紙紮大士王、城隍和神棚的設立，誦經棚（俗稱「喃嘸棚」）前面置有龍虎二將，棚內兩側有十皇殿的掛圖裝飾。這些物件界定了壇場內有甚麼超自然元素及牠們在醮場中所處的位置。

以前舉行太平清醮時，喃嘸先生要到當地住上好幾天，方便準備儀式用品及各類紙紮。現在交通運輸便利，師傅可以先在工場造好一些架構，運到現場，然後將之組合完成。

當壇場準備妥當，儀式便可以開展起來。不同的物件，顯示了人類參與儀式的方式。太平清醮有眾多科儀項目，在此選其中數項作為例子。譬如「意文」和「榜文」，上面寫了全村村民或整個宗族的人名，代表了整個社區的參與。在進行「迎聖」儀式時，供奉神像的臨時桌子與紙紮南天門之間，置有一道白布，儀式進行時，在喃嘸師傅的協助下，村民沿著白布的上邊，將神像由臨時供桌移回誦經棚內，象徵天上的神明經過南天門，降臨到儀式場地。「祭大幽」的時候，村民抬著紙紮大士像出巡。大士出巡的路線，可以說是界定了與儀式相關的地域範圍。最後進行「行符」儀式時，村民拿著一隻紙船，隨著喃嘸先生，逐家逐戶收集不潔之物，去除污穢，更新社區。行符的範圍表示了參與活動的社區成員的位置。

2、物件與意義的關係

剛才舉的例子牽涉到物件本身和其所含的意義，這些物件在一個特定的場景中，有其所涵蓋的意義。也就是說，物件成為一個符

號，附有當地人所了解的意義。當地人都認為大士王是在醮場看管超自然世界的幽魂，大士王就是一個與幽魂有關的符號。大士王的紙紮像是師傅以竹篾及紗紙等基本物料紮作而成的，本來是一件工藝品，設置在儀式場景後，儀式將之變成含有宗教意義的物體，代表著大士王。也就是說，儀式將世俗的工藝品轉化成為神聖的儀式組成元素。

人類有一項很特別的能力，就是可以利用符號去表意和溝通，更且可以任意賦予物件另外的、或新的意義。將紙紮大士王寄寓成為代表陰間的符號。即使我們離開了實時實地的場景，沒有對著實物，也能討論大士王的性質和意義。這個就是人類一個很重要的能力——「置換性」/「轉位」（displacement）。因此我們就可以給物件增添或改變意思。所以物件的意思不單是跟著字典而出現，也可由參與者所賦予。涵義固定了下來，便隨著歷史進程形成傳統，但是參與者是有能力去改變其本來的含義，所以處於不同時期或不同地點的社群來說，大士王的意義可以有所不同。

概括而言，雖然大眾對某些儀式有一個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參與者可自由附加或改變對儀式和物件的詮釋（interpretation）。任何人都可以詮釋事物，賦予（新的）意義，這些詮釋並無標準可言。所以醮場裡有幾百、幾千人參與活動，可能每個人對醮的看法都不同。所以透過物件呈現的可以是一種，又或是多重的意義。

以神明天后為例子。常用的書面稱號是「天后」，福建及台灣信眾稱之為「媽祖」，香港的地方社會則習慣叫「亞媽」、「娘媽」或「媽娘」。「媽」音的粵語拼音是 [maa5]，這個讀音是

一個符號。在香港的場景中，所指的是「天后」。但同一個音也可以是「跑馬」的馬，即是去賭馬。所以很多時大家在醮場看「走赦書」儀式的時候，把走赦書的「馬」與馬場跑的「馬」聯上關係，即是稍後陳師傅會跟我們示範紮作的那隻馬。與其他符號一樣，[maa5] 的發音本身沒有意思。在不同的場景中，我們將同一個發音，與不同的場景配搭起來，以表達不同的意義。[maa5] 在醮場上代表「功曹」的紙馬，在沙田馬場是指馬匹，去到天后廟則是指天后。我們接觸到一些事物時，或會刺激我們去聯想，想法可以因人而異。所以，物件的意義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走赦書」儀式的意義是由「功曹」騎著馬，將寫上所有參與太平清醮成員名字的卷軸，送到天庭，請天庭赦免大家的罪過。

「功曹」是王朝時代的官員，職掌人事，在道教儀式中是監察世人功過、傳遞文書的神明。儀式中所用的實物是紙紮的（見照片集，圖 49），由村民抬著功曹馬在鄉村繞圈一周後，回到儀式壇場，由喃嘸師傅進行「救馬」儀式。「救」是指由皇帝發出的命令，「救馬」就是皇帝命令官員派那隻馬去做事。然後村民將功曹馬焚化，送達天庭。

「救」這個動作，交代了師傅、馬和村民的關係，喃嘸師傅進行這個儀式，仿如官員行事，表現了王朝官員跟地方老百姓的關係。「功曹」就是記錄和向天庭上報人間活動的官員。天庭、喃嘸師傅、功曹與村民的關係，就好像王朝時代，皇帝與地方社會由官員聯繫起來；在儀式中，透過喃嘸師傅，功曹馬把村民跟天庭聯繫起來，這形成王朝社會統治格局的類比。

喃嘸先生的科儀組織結構，都有一個傳統王朝官僚關係的想像。太平清醮醮場中設有紙紮的城隍，喃嘸先生的禮服式樣是模仿王朝官服形式，官員有發號施令的「令器」，同樣地，喃嘸先生使用的法器，如璽（木印）、朝簡、劍、令旗等都有發號施令的功用，科儀中採用的表牒、文書及榜文，都是模仿王朝管治的溝通方式。

官員不只跟皇帝溝通，也跟整個宇宙發生關係，成為老百姓和上天的中介者。在誦經壇上懸掛的「大羅天」，附著二十八星宿的紙符，就是代表著整個宇宙。整個太平清醮的儀式，也使與整個宇宙關連起來。（見照片集，圖 52）

3、從物件的角度瞭解儀式活動

喃嘸師傅要利用很多物件去進行儀式，當中的物件是焦點，譬如紙馬就是敕馬儀式的焦點。我們可以跟著物件的經歷去了解儀式。物件的經歷會告訴我們整個儀式進入或是離開某一個階段。譬如一隻紙馬，最先在工場用原料造成，再運到醮場進行儀式，使它變得神聖。象徵式給它喝三杯酒，便劃定了儀式的開始。最後我們做完了儀式，這隻馬付諸火化，標示儀式的完結。

太平清醮的揚幡儀式完成後，村民便要開始「食齋」（吃素）；在完成大幽儀式後，村民便將大士王及所有的幡竿火化，大士王及幡竿的功能便完結，這表示醮場中的幽魂都已離開，這樣大家就不用食齋了。大士王及幡竿的建立與焚化，清楚地標誌著幽魂出現的週期。之後，便回復到平常的（人的）週期。翌日早上，村

民馬上以燒豬拜神，然後火化與人及神明有關的儀式物件，如人緣榜、紙紮城隍及龍虎將等。兩種火化在不同日子、不同時間進行，轉化的意義也不同。這裡可以看見陰陽的分野。儀式物品用火轉化，火化是儀式的重要組成部份。同樣，儀式有別於其他活動，因為儀式有轉化的能力，將不好的東西去掉，然後帶村民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儀式反映物件的經歷。每件物件都經歷一個過程，或稱「物件的社會生命史」，即是由製造出來的工藝品，到成為一個商品，然後由商品變成一個神聖的物件，在儀式中發生作用，然後火化完結。

對觀眾來說，儀式過程複雜，動作轉瞬即逝，很難掌握和了解。物件是有形的、實在的、易掌握的。因此大家會覺得物件比較客觀和科學，可以去除主觀，使大家對物件的要求也比較固定而實在。儀式和物件的意義，都是詮釋的結果，這些在人們腦子裡的意識就顯得不實在。

有趣的是，意義的賦予和認受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循環互動。我們可以改變物件的意義，同時物件也會塑造我們的看法。我們可以對醮的儀式有註釋，也可以受現場儀式氣氛、參與者的情況感染，從而改變我們對一些物件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我們既可以對某事物各有看法，亦可以基於群體認同而分享相似的看法。譬如我們是某一條鄉村的成員，對某事物有相似的詮釋，我們形成一個「詮釋的群體」。換言之，物件能夠幫助人類創造一個群體關係。

二、示範環節

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1。

1、紙馬紮作（錄像編號：201）

示範：陳偉均

講解：陳偉均

紮作紙馬的材料是紙和篾。篾是破開及曬乾了的竹片。竹片粗幼大小不一，要因應需要，用刀削切調整。所有紮作物都會在儀式後火化，所以只可以採用可以焚化的物料，不能用鐵線之類的金屬材料。紙馬紮作完成後，在馬背上加上一個功曹人像，便完成。

2、勅馬儀式（錄像編號：202）

示範：陳偉均、鍾卓維、梁嘉樂（音樂）、梁嘉俊（音樂）、
陳裔堅（音樂）、黃振忠（音樂）、陳權鋒（音樂）

講解：陳偉均

I、「敕」是指由皇帝發出的命令，「敕馬」就是喃嘸先生命令功曹騎馬起行，把訊息送往天庭。

II、勅馬儀式喃誦內容：

勅令登程 [動作] 書符步罡

尚伸關召，三界符吏，四值功曹，
從天而降、下地而來，來赴道場，
吾奉祖師三天法主元君律令。

天星天星，地靈地靈，令牌一響、
聽吾號令，法鼓三通，萬神咸聽。
天雷隱隱，龍虎轟轟，日月羅烈，
照我分明，承差官將，速赴登程。

伏以

上登裡內，弟子凡庸不能面奏，
仰凡功曹手持牒文上達天庭，
親面玉皇，無可為敬，無以為誠，
敬備宮花兩朵，美酒三杯奉獻功曹，
初杯奉獻，二杯又來，三杯通大道，
四杯奉向馬頭，伏惟洞鑒。

功曹騎馬去匆匆，疾速飛騰變化中，
帶領文表天上去，拜請諸聖下壇中。

[動作] 擺轉馬頭

[音樂] 騰空飛奏

三、對談

參與者：廖迪生（廖）、陳偉均（陳鈞）（陳）

廖：陳師傅剛才紮了一隻紙馬，然後進行一個儀式，讓紙馬把信息帶上天庭。可否說一下整個過程？

陳：這是紙造的馬，我們所做的科儀是以這件物件作為形式，象徵意義是請功曹菩薩下來，命令祂把我們的訴求帶上天庭，祈求上天賜福，風調雨順，人口平安。我們寫牒文表明訴求，然後開經請神，擔任中介人，以祖師爺的法令命令功曹菩薩帶牒文上天庭。這就是整個儀式的理念。

廖：陳師傅，我們在醮裡看到很多儀式都會用馬，可否說一下有哪些儀式？

陳：首先開壇，必須請功曹菩薩下來，把文書表牒帶上天庭。做白事的話，文書表牒應該送去地府。在醮裡有幾次要用到，先後在開壇和迎聖的時候。迎聖的時候，會先請功曹菩薩帶文書上天，到每一個官府請祂們下來。就像請廖教授過來，會向你派請帖或邀請信。

廖：功曹擔當中介，負責溝通地面的人類社會和天庭。開壇時需要馬，那麼儀式結尾需要嗎？

陳：太平清醮完結後，翌日早上並非請神，而是送神。那隻馬是「金馬」，沒有公仔騎著，用來迎送菩薩，酬謝神恩。

廖：即是整個儀式有始有終，邏輯連貫。我看到做敕馬期間，要給功曹喝幾杯酒，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陳：這是禮儀，你請祂千里迢迢來到，為表敬意，賜祂三杯美酒解渴，慰勞祂，讓祂認真辦好事情。

廖：進行儀式時，在開始的時候，師傅會用符水，也有舞動五雷印，那個是甚麼意思呢？

陳：那是一個施符的過程。五雷印上面很清楚的寫著施符敕令。施符的步驟、符文的細節比較複雜，一時很難詳細解釋。

廖：你寫了一道符，那個是為了潔淨嗎？

陳：理念是為了邀請神明。神明是天上的菩薩，不是凡間的。所以我們不可以直接命令祂下凡，而要通過科儀去演繹，借助符文發號施令，請祂下來。

廖：我有一個問題，不太清楚是否有關係——醮場裡的城隍跟功曹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陳：眾所週知，城隍是神界管城之主，例如寶安縣有其隸屬的城隍，乃神界一縣之主。你在一個地方要做大事，要知會當地城隍。

廖：功曹跟祂有甚麼關係呢？

陳：功曹跟祂只是同樣需要知會和邀請，功曹另有自己的責任。

廖：換言之功曹不是祂的下屬？

陳：不是下屬。功曹是在天上當值的神，分為值年、值月、值日、值時，分別指在該年、該月、該日和該時辰當值。訊息由值年、值月、值日、值時的功曹傳遞往天庭。

廖：按照剛才幻燈片中的儀式，裡面有幾隻紙馬，為甚麼會有幾隻紙馬呢？

陳：正確來說，一般開壇時需要四隻紙馬，分別是屬於值年、值月、值日和值時的功曹。有時或會因應法事規模而增減數目。

廖：四個功曹在做不同的事？

陳：其實祂們的職責都是一樣，只是在不同的時辰當值。

廖：另外，不同的儀式會否用不同類型的紙馬？

陳：每個儀式的紙馬和功曹都大致上一樣。只有在太平清醮中負責走赦書的「頒赦馬」是有所不同。上天知道鄉民進行功德，龍顏大喜，派功曹騎馬下凡頒布赦書，赦免鄉民。由於菩薩、神

仙下凡有五色祥雲相隨。故此頒赦馬的馬背亦由五色彩紙構成，又稱「五色馬」，以隆重其事。

廖：今天我們大概講解了功曹和赦馬。我想回頭說一下紮作。紙紮看上去很簡單，但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紮作，可否跟我們說一下如何學習呢？

陳：這是一門手工藝，要學很簡單，但如何學就不知從何說起。幾要怎樣弄，基本功也得花很多時間學。我們本身做這行業，看到師傅做，見得多，親身幫忙做一下，做起來事半功倍。主要是耳濡目染，慢慢積累經驗。

廖：學的時候甚麼都要做，壇場的事情要幫忙，每種都要懂。

陳：是的，可以這樣說。

廖：紙紮是其中一種，還有其他東西。

陳：尤其是我們喃嘸先生這個行業，在以往跟今天的社會始終有所分別。現在的社會比較方便，一般的紙紮，只要打一通電話去訂，隨時都有。以前物資都要自己兼顧。不論是小型私人法事，還是大型法事，例如打醮造一隻馬、一個大士，以至文字的書寫，全都要自己一力承擔，一力兼顧。所以這行業，若依以往老一輩的傳統，學習上比較困難。

廖：這裡大概說了紙紮和儀式的過程，或者我們開放給大家發問，跟陳師傅討論。

四、問答環節

參與者：廖迪生（廖）、陳偉均（陳鈞）（陳）、學員（A~F）

A：除了透過功曹，平時做儀式還有沒有其他方法跟神明溝通？

陳：有時做其他法事有其他方式。譬如太平清醮或是俗稱「打齋」的小型私人法事，首先會發文書，先在文書表牒寫出做甚麼事情，某時某地方某人或某宗族所祈求的目的，再送（火化）帶上去。

B：焚香時的煙升上天空，會否也是跟上面溝通的方式？另外，在其他儀式裡，有沒有用紙馬以外的溝通方式，例如用紙鶴？

陳：不同儀式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大型法事請功曹負責派帖，送書信上去。有時小型法事也是開經請聖，祈求平安，但形式稍有不同，只有一位或兩位師傅喃誦，焚香拜請，沒有備馬。

B：你們有沒有用白鶴？

陳：一般白事打齋時會用。

廖：我的理解是，我們儘量做好儀式，然後相信儀式圓滿，功曹和鶴會把我們的信息帶上天庭，但我們不會知道結果，因為我們沒有能力跟天庭溝通。

陳：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只是製作儀式成品。天庭的神明有沒有來、是否收到，訴求、目的是否答允，我們也不清楚。我唯一可以做的是跟著科儀，跟著書本，跟著傳統一套，誠心去做。正所謂人在做，天在看。那麼上面有沒有天庭呢？還是未有定論。

廖：努力做好儀式，盡力做好，但我們並不知道上天怎樣看。

A：可否說，這一刻未必收到上天的回應，但我得到平安，所以每若干年再做一次儀式？

廖：我相信民間社會覺得把事情做好是對社會來說是好的，所以大家願意去做。我們說的溝通不是像打電話這樣，有來有往，直接有回應。

A：祂保佑你便是回應。你明白我的意思！

廖：儀式專家施演師承所授，做好儀式科儀，僅此而已。儀式的形式象徵跟天庭對話。有些人有能力跟天庭溝通，則是另話。

陳：我們所做的以科儀為主。有些人說幾句，甚至跺腳，請到齊天大聖或關帝下來，是真是假大家看不到。我們不知道神明是否收到訴求，也不知道本身需求。即使如此，在科儀中，我們有我們的角色。人們求的不外乎是心安理得，這可以說是中國人所求的最高境界。例如有條鄉村今天開醮期，卻突然決定不做，人人都會心感不安。沒事發生，倒也無妨。若果傷風起來，頭暈發燒，就會擔心是不是不打醮的緣故，不打醮會有甚麼後果等等。打醮後便瞬間治癒心靈。例如你總記掛爺爺生忌，年年會回去，一大早上香拜祭。遇事沒有拜，就心感不安。該做的我們都做了，心靈便平靜點，所謂心安理得。

C：師傅，想問一下，泰亨太平清醮時有「行大朝」儀式，穿著黃袍，是否意指上天朝見三清呢？

陳：我們叫「上大朝」。為了隆重其事，穿黃袍上天去參拜祖師爺。平日不是高功不穿黃袍，穿普通道袍都是參拜祖師爺。

D：陳師傅，我想跟進一下菩薩的關係。剛才說功曹馬有不同數目，陳師傅說了發文書用四隻功曹馬，又說原來送神的馬規格可以不同。那麼師傅可否分享多些上奏天庭的馬的情況？上奏的馬有沒有一定數目或有甚麼規限？廖教授提到的五隻馬是適用在甚麼場合？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有關敕馬儀式。我有看到幾次儀式的步罡。師傅方不方便分享一下，步罡是否類似朝天或朝聖？是躋位，還是有甚麼特別的意義？謝謝。

陳：步罡的每一個罡當然都有一個形式，甚至發符水的時候，有步罡踏斗。甚麼時候踏甚麼斗，甚麼時候走向步罡、天罡或者八卦罡，都是因應每次做的事情。至於馬的數目則沒有規定。正規來說開壇的時候應該是四隻馬，是年月日時。有時數目不同，可以是一隻、三隻或五隻，背後的緣故，我不敢說得很肯定，可能因為有些地方不太清楚而出現謬誤，譬如分東、西、南、北、中央五方而有五隻，分上、中、下三界而有三隻。雖然是謬誤，但有時也尊重他們本身的傳統，這些做了過百年的傳統，很長的時間，也相安無事，要恢復四隻是沒意思的。互相尊重。

廖：我想問一問陳師傅，剛才說到步罡，是怎樣學的呢？

陳：靠科儀書記載，也靠口授。家父在世的時候，在家教授，例如發文書要怎樣怎樣，敕馬要怎樣，跟著做，用心去記。

廖：主要是靠記憶去記著。

陳：是的。

廖：譬如做儀式的時候有其他師傅在旁，以我理解這都是學習的過程，他們在旁看著，慢慢做、慢慢學。

陳：這可以叫實踐。若只是偷師，領悟不到其意義，再聰明也只不過虛有其表。應該要經過教導，和行內人一樣理解儀式的意義，並能將意義展現出來。外人不知其所以然的，只會說喃得很生猛、說得好，但卻不知所以。

E：師傅，我想問你們圍村的功曹馬是否以紅色為主？如果有其他顏色，譬如黃色、白色等，那甚麼顏色用在甚麼科儀？另外，五色馬是指五隻顏色不同的馬，還是那隻馬有五種顏色？謝謝陳師傅。

陳：五色馬顧名思義是擁有五種顏色的彩馬，正如仙人下凡時的五色蓮花、五色祥雲，是吉祥的徵兆，並不是指五隻顏色不同的

馬。可能有行家的師承是這樣，各師各法。但以我的淺見來看，這是謬誤。總括來說，頒赦走赦書的是紅色馬，因為是天庭派下來報喜訊的。一般情況的功曹馬正規是白色的。有些地方水上人居多，他們覺得白色會聯想到喪事，用紅色是順其意，沒有分別。酬神是喜慶的事，則一定用紅馬送菩薩回去，就像我們通常在地上鋪紅地氈迎接大人物。

廖：或者我再問一下陳師傅，剛才聽到功曹有兩種，是否指頒赦的功曹是天庭派下來的，平時的功曹則不然？

陳：平時和頒赦時的功曹菩薩都是在天上當值，所做的手續也相似，只是形式和意義不同。平時功曹是應科儀所請下凡，帶文書上去。頒赦則是天庭派遣功曹頒派赦書下來。

廖：有些人可能不理解頒赦，它是太平清醮一個很隆重的儀式，有一名鄉民會拿著馬，拿著赦書繞著自己的社區範圍走一圈。據我的理解，五色是吉祥的，譬如客家的麒麟著重五色，麒麟被也是五色的。

F：剛才介紹迎聖儀式的幻燈片中，有一個類似牌樓、牌坊的紮作，我想問師傅它的名稱。現在那個牌樓是師傅親手紮的，還是訂的？另外，赦馬的兩朵金花紙紮，即是年尾換神樓的金花，是由師傅自己紮還是從紙紮鋪買回來的？

陳：迎聖時你看到的那個外形像一個牌坊的，俗稱「迎聖亭」，類似一個牌樓，是迎接嘉賓的地方。紙馬頭上的兩朵金花，以往是用蠟紙去捲成，現在是用現成的，在紙紮鋪購買，不需要自己造。打醮時，基本上有一條紅，插兩朵花。現在比較方便，工夫是少做了。

廖：我們還有十多分鐘。

A：想追問一下步罡。步罡我看得不多，許多時由高功做。有沒有儀式需要不同喃嘸調整身位，配合高功的罡步？第二個問題，

發文書邀請天庭和地方的神靈，會否有不同的方式？你們在新界做這麼多儀式，有沒有一些神靈是後期加入的，有沒有印象呢？

陳：步罡是很重要的環節，所以必定由高功領導，其他人要配合高功。重要的事情，發號施令一類，一定由高功做。有些地方做儀式時，高功頒發符水給左右做潔淨，大家都要配合，整個儀式才會完整。第二，我們所用的文書表牒有很多，每一種裡提到的地方神明的稱謂都不同，例如請的是「五方解穢童子」，所以解穢之前化符。有些寫著「十方守護神祇」，顧名思義即是守護這裡的土地神。最後一封是「本境侍奉諸位神祇」，即是自己鄉內所敬奉的所有神祇，之前若有錯漏，便可一併補請祂們。

廖：大家還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那今天到此為止。謝謝大家。我們還有兩節，接著的兩星期都在同一地點。

3. 儀式與文書*

廖迪生

一、導言

1、模仿官僚體系的文字

正一儀式壇場的設計，是仿照官府衙門的場景。喃嘸先生就像是皇帝委派的官員，信眾的角色是老百姓。正一儀式的壇場裡，有幾個基礎的組成元素。第一個元素是儀式專家的科儀動作，既是為了溝通人間社會和超自然世界，亦是讓主家成員（或信眾）參與的儀式部份。第二個元素是音樂，是儀式活動的伴奏，也是各個儀式過程的標記。第三是以紙紮作而成的祭品及儀式工具。從前喃嘸先生到壇場時只會帶法器及樂器等基本器物，由於搬運的問題，大型的紙紮品都需要在現場製作。另外一個元素就是文字，也是我們主要討論的主題。

* 工作坊日期：2018年10月20日，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官僚體系靠文書來溝通，正如地方官員上奏民情，皇帝硃批奏摺，發還地方，層級之間靠文字紀錄。由於儀式結構仿照官僚體系，所以在科儀活動中，文字是儀式中的媒介，用以溝通人類社會和超自然世界。儀式專家和信眾的關係就像官民關係。模式、動作的安排，也很像進入衙門的情境。所以正一的儀式體系就是對官僚體系的模擬、類比。

2、科儀書與傳承體系

由於文字在儀式裡的重要性，所以正一儀式的學徒，都需要練習寫字。很多師傅憶述年輕時，還沒有影印機，他們有空的時候，就會抄寫科儀書。但可以進行這些抄寫，前提是要得到師傅的認可，能夠按照師承體系傳承，成為正一科儀專家。簡單來說，正一儀式專家要識字，掌握寫字的技巧，因為在壇場裡的文字都要張貼出來，書法要「見得人」。所以書寫文字是師承的其中一個元素。

科儀書是正一傳承體系中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份。現在我們去觀看儀式，和儀式專家討論，他們都願意讓我們看科儀書。但我在三十多年前，剛開始做研究的時候，氣氛並不是這麼開放，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看到科儀書，因為科儀書正正就是體系的核心。科儀書也是師徒關係的證明，當師傅認為徒弟可以信任的時候，才會把科儀書傳授給他。相同儀式中所採用的科儀書的內容都可以有其差異，除了因抄寫而起之外，也是因為不一樣的師承傳統。當然，儀式專家除了要識字、掌握書寫技巧之外，也要明白文字背後的超自然世界觀。

雖然科儀書的文字很重要，但我們做研究亦發現另一個有趣的情況。科儀書內有很多字，但喃嘸先生非常熟練，根本不用翻閱。科儀書的內容，都在他們的腦海裡。對他們來說，文字與音樂、儀式動作和紙紮物品相互配合，結合在一起。

3、醮壇中的文字

醮場中的紙紮大士王，是管理幽魂的符號，大士王左手執著寫有「分衣施食」四字的記錄簿，右手則拿著一枝筆，將應該要做的事，透過文字紀錄下來，「分衣施食」是指把儀式祭品分配到幽魂的手上。用來劃定醮場範圍的幡竿，上面的燈籠也有指引幽魂的文字。以前鄉村結盟，是為了合力保衛共用的灌溉系統和各自的田地，免被外人侵佔。太平清醮正是表現聯盟關係的重要時刻。聯盟鄉村中所有的神明都會獲邀請到儀式場地，參與打醮。但很多神明所處廟宇遠離醮場，不便迎請，於是村民將寫了村名和神名的紅紙貼在竹條上，再將竹條插在盆裡，代表神明的參與。（見照片集，圖 40）

文字亦能反映鄉約聯盟所拜祀的神。有甚麼聯盟鄉村，有甚麼神參與鄉約聯盟的活動，都一目了然。總結而言，文字還能用來界定關係。這反映文字記錄的重要性。

正一師傅的儀式有很多文字，常見的包括牒、表、榜、符。牒是文書、證件。意文（或稱「意者」）是文書之一種，每逢儀式，頭名緣首都都要拿著意文。意文收錄了全村參與者的名字，並會送上天庭，所以是很重要的文件。（見照片集，圖 44及45）意文通常

以這幾句重要的話語作結：「列聖扶持庇佑，家家迪吉，戶戶禎祥，男康女泰，老少安懷，丁財兩旺，國泰民安。」

表是王朝時代，大臣寫給皇帝的奏章，是為表章。上表是為了通知天庭，太平清醮即將舉行。讀完表上的人名後，將表放在封筒裡，然後按照筒上所示，送往「天地水陽宮」。

榜是張貼出來的通告或名單，以儀式專家的簽名作結。金榜題名（亦稱「人緣榜」）（見照片集，圖 41），好像皇帝公佈皇榜一樣，在儀式中將所有參與者的名字貼出來，由頭名緣首開始，包括所有緣首及醮信。榜文是研究地方社會的重要材料，內容反映地方的家庭結構。每個家庭是一條柱，通常父親最重要，故以父親的名字為首。父親去世後，便先寫長子的名字，然後寫「母」和母親的名字。要是成員和外國人結婚，表上便會有外國人的名字拼音。這種成員關係可能代表該家庭移民國外。其他還有「欸榜」（見照片集，圖 42）。「幽榜」則貼在大士棚的側面（見照片集，圖 43）。

符是儀式專家畫出來驅鬼的符號和線條，符咒或護身符之類。打醮時有些解穢符，在儀式中火化，混成符水，用來潔淨環境，解除污穢。在正一儀式裡，符除了是寫在紙上，也可以用手指或劍，在空氣中劃出來。那些都是文字，向符注入重要的宗教力量，排除不祥的東西。經棚中央上方掛著一個方形的「大羅天」，大羅天的四邊懸著二十八度紙符，代表二十八星宿，也就象徵著整個宇宙，而儀式為整個宇宙進行（見照片集，圖 52）。

4、老百姓與儀式文字

正一儀式的特點是容許老百姓（或主家）的參與，因為儀式是應老百姓的要求而進行。以前大部份的老百姓都沒有讀書的機會，香港也大概是在1960年代才開始普及教育，中國傳統鄉村的人口，大部份都是「半文盲」，只認識少許生活上常用的文字，例如有關價錢的數字和自己的名字。對老百姓來說，個人的名字很重要。在新界鄉村及水上人的社會，結婚標誌著個人進入成年人的階段。在新郎的婚禮過程中，有一個稱為「請大字」或「安大字」的儀式，他會獲得一個新的名字，表示他已經長大成人，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認得和懂得寫自己的名字十分重要，譬如作為宗族的成員，名字登記在族譜裡，才有資格分豬肉，享受宗族成員的權利。

邀請喃嘸先生進行科儀，這是因為他們懂得文字，亦即掌握和超自然世界溝通的渠道。對老百姓來說，在科儀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名字在甚麼時候出現。在很多地方，十年才舉行一次太平清醮，太平清醮所費不菲，大規模的，動輒需要數百萬經費，組織者要設法多方籌集。很多鄉村沿用抽丁口、抽戶口的做法，每丁、每戶登記後交若干金額，履行義務，名字就會在清醮的表文及榜文中出現。進行上表儀式的時候，喃嘸先生宣讀全部參與者的名字，上報天庭。這時候，大家就會很緊張，站在喃嘸先生旁邊，傾聽他有沒有錯讀或漏讀自己及家人的名字。進行上榜儀式的時候，當人緣名榜（亦稱「金榜題名」）一貼出來，大家便會馬上查看，看看自己及家人的名字是否正確，若有需要，便馬上請喃嘸先生改正。這緊張的互動過程，反映文字的重要性。這些文字在儀式中出現，

成為了活動的紀錄。儀式完結後，所有這些紀錄都會焚化，象徵將人類世界的訊息轉化往超自然世界。但這個習俗卻把研究者認為重要的材料消滅，因為文字紀錄是明白和分析社會的重要材料，所以我們要在它們消失前，抄也好，拍照也好，千方百計將之紀錄下來。

在儀式活動中的人名紀錄，反映著參與者在社會上的位置。有錢人有機會讀書識字，他們的活動比較容易有文字紀錄，他們捐助維修地方或廟宇設施，名字便會刻在石碑上，所以廟宇碑文上的名字，多是那些有權、有勢或有錢的人，普通老百姓的名字就比較罕見。

從前普通老百姓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壇場也便成為民間社會的一個教化場所。讀書人透過文字教導這些沒讀書的老百姓為人處世。太平清醮壇場上每一個儀式活動的地方，都有一副對聯，言簡意賅地表現出活動的含意。撰寫這些對聯的，並不是普通人。讀書人和統治階層藉對聯表達對地方社會的期望，希望能夠教化社會。儀式專家也有一套道德的看法。在儀式裡，他們唸誦經文，告誡大家要向善，不要做壞事。以前即使沒有普及教育，儀式也可以教化大家，學習傳統知識和正統理念。

塑像紙紮附文字說明，大家靠文字也可以理解塑像的寓意。喃嘸先生在經棚誦經，也有用文字教化的作用。這個是教化的方向。

然而，當進行與幽界有關的儀式時，人們卻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公開。在祭大幽儀式之前，舉行大士出巡，村民抬著大士王巡遊鄉村，將祂帶到他們認為鬼魅出沒的地方停留，以驅走幽魂，取

得平安。鄉村社會都有一個傳統，就是參與的人都不要發出聲響，不許叫對方的名字，以免幽魂知悉哪些人參與活動，為他們製造麻煩。在這個環境中，人的名字可以被視之為文字的一個形態。

5、小結

正一道教科儀的結構是模仿王朝的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強調文字，在科儀中的文字也成為老百姓溝通天與地、與超自然界的媒介。不識字的老百姓，也會覺得儀式中的文字很重要。科儀中的文字將識字的和不識字的人、不同階層的人連結起來。讀書人和統治階層透過文字進行教化，在醮場提倡應該做的事，然而地方社會亦因應生存環境，在歷史過程中形成地方習俗，在儀式過程中展現出來。重要的是，不同層次的意義會同時在醮場出現，並且互不衝突，共治一爐。

二、示範環節

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1。

1、頒赦儀式（錄像編號：301）

示範：陳偉均、陳裔堅

講解：陳偉均

I、頒赦儀式是天庭派功曹下凡，頒贈赦書，公告天下，赦免眾人的罪孽。當功曹抵達醮場的時候（村民手持紙紮功曹馬到達誦經棚），功曹與喃嘸先生互不相識，喃嘸先生與之對話，然後接受功曹帶來的赦書。之後，喃嘸先生坐在高台上，朗讀赦書上的人名，然後將赦書繫在功曹身上，予以焚化。

II、頒赦儀式喃誦內容：

先生：前面來的人馬匆匆，你們從何而來？

功曹：我們從天上而來。

先生：天上這麼高，你們怎樣下來？

功曹：我們騰雲駕霧而來。

先生：天上三十三天，從哪一天而來？

功曹：我們從中天而來。

先生：可曾掛號？

功曹：有！

先生：在哪裡掛號？

功曹：在龍虎山。

先生：到來何事？

功曹：到來查點功果。

先生：天下之大，攸攸九州，不知尊官查點哪州哪縣功果？

功曹：到來查點香港科技大學正一工作坊的清醮功果。

先生：不錯，本處正進行清醮法事功果，請問尊官從何得知？

功曹：呵！你們先前早有文書表牒投遞上去，直達紫微宮，龍顏大喜，特命下官到來，一則巡查九州善惡，二則帶領赦章到來赦免合鄉眾信人等。

先生：呵！原來如此。

功曹：先生，請問你們身穿紅袍，是何等樣人也？

先生：正是壇中道士也。

功曹：既是壇中道士，不在壇內功課，在壇外玩耍，是何道理？

先生：尊官有所不知，我們壇內壇外，皆有功課也。

功曹：原來如此，功果可曾完滿？

先生：大致圓滿，尚有晚朝謝醮未完。尊官！請壇內奉茶。

功曹：不必！下官正要宣讀赦章。

先生：如此！尊官請便。

功曹：聖旨下！

先生：萬歲、萬歲、萬萬歲。

2、放生儀式（錄像編號：302）

示範：陳偉均、陳裔堅（音樂）、梁嘉樂（音樂）、

黃振忠（音樂）、陳權鋒（音樂）、何敬威（音樂）

講解：陳偉均

I、鄉民為了感謝上天大赦天下，舉行放生儀式。放生所用之生物由鄉民選擇決定，出資購買，然後在儀式中放生。

II、放生儀式喃誦內容：

清清水，常清常淨。

大聖好生度命天尊、妙解羅網天尊、

開濟四生天尊。

高北擁出玉京山，颯颯風响珮環，

闔闔要開雲底事，須教物類出人間，

不可思議功德

以今晚朝行道，在此河岸釋放，不知魚婆魚公，願你時乖運不通，醮主誠心買你回來放，放你回家見太公。為何不在深水處，你們走在淺水而遊，偶然打魚之人，取你性命而回，在此長街發賣，今因醮主誠心買你回來河岸釋放，放你回家見太公，你們有恩便把恩來報，有德便把意來投。

三、對談

參與者：廖迪生（廖）、陳偉均（陳鈞）（陳）

廖：剛才講了些文字與儀式的關係，跟著陳師傅就替我們示範走赦和放生儀式。陳師傅有沒有補充呢？文字的角色是不是真的有如我們想得那麼重要呢？

陳：剛才教授也解釋得很清楚，文書是很重要的一環。我補充一點。你剛才所講到的「意者」，那個名稱叫「意文」。牒裡面的文章叫「牒文」。奏上天庭的表，稱為「表文」。意文不單只有人名，亦清楚寫出該地清醮法事的緣起、意義及訴求。

廖：其實意文就是整個清醮最重要的文字。

陳：裡面文字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廖：太平清醮中很多儀式都需要書寫文字。你們要寫這麼多字，要多久之前開始呢？要怎樣準備這麼多文字上的工作？

陳：準備的時間沒有太明確、硬性的規定，不是指定朝九晚五去做某事，說白一點就是習慣隨時自發工作。例如這節工作坊完了，我回到家裡，沒甚麼事幹，吃完飯，有精神，那就又去書寫，寫著寫著又把它收掉，去飲茶，今晚繼續，明天又做。有空的時候整理一下，有法事有事做的時候就這樣做。換句話說來講，心中會衡量大概需要多少時間，但算不上確切，亦沒有統計過。幾代以來都是這樣的模式。

廖：那就是說，譬如十一月做醮，那你八九月已經要開始準備替村民工作，開始寫字？

陳：年尾打醮之前，主家先和我們簽約。期間有空就著手準備，先做一些細緻的東西。例如表文、意文，因為都是很大一張紙，然後將它縮小成相關的尺寸，然後再補回它，反覆準備。

廖：主家負責整理人名，然後給你？那人名有沒有次序？是不是按照戶主來排，依這個格式寫在榜文裡？

陳：正規來說，榜文一般先寫緣首名字，再寫醮信名字，即是清醮的信奉者。每戶排名很清晰，以一家之主為首，其次是妻某氏或者男丁。因為我們中國人普遍傳統是男尊女卑，所以必定先寫兒子，之後只會寫未出嫁的女兒。現代社會改變很大，有些離島的地方或水上人家可能沒有鄉村人那麼執著，認為外嫁女

兒都可以寫進去。現在有些遷居外地的人士，把全家的人名交來，但沒有註清楚親屬關係的，我們唯有把全部名字寫出來。

廖：我們這裡見到的就是金榜題名，最重要的那張。我知道你們上頭表、二表、三表時都會有一張寫上所有人名，以前都要用手抄寫。

陳：在以往我師傅的年代，以一場清醮來說，單是寫人名也要寫幾次。現在我們這一輩好一點，譬如通頭表，首先手抄。到後來準備意者、疏文的時候，我們就把先前所寫的影印出來，再改年期、日期。

廖：我另外發現，上表和上榜都要找雞血去做儀式。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陳：自古以來，取公雞陽剛之氣，治污穢。

廖：即是辟除了污穢，才可發表。

陳：其實儀式所用的東西，意文也好，表文也好，我們都盡可能用活雞，在牠頭上取點雞血來治污穢，公雞有陽剛之氣，因為牠們在天亮時便開始活動。

廖：剛才我們有個看法，就是你作為正一師傅，有師承，有一套科儀書，可不可以講講科儀書對你們師承有多重要？

陳：科儀書就是紀錄法事儀式的程序和做法、裡面那些文書之類。師承體系也透過師徒意會相傳，沒有正式寫在文書上。

廖：我們回到剛才說的走赦（亦稱「走社」）和放生。還有沒有補充？背後的理念是甚麼？

陳：大家剛才見到儀式中有兩位先生：其中一位是我，就是醮場裡科儀的主持人；另一位就是代表上天派下來巡查功果和頒發赦章的功曹。通過剛才的對答，大家亦很明白地看到，因為上天收到了文書，得悉數日以來所做的功德法事，便派功曹下去巡查是否真的誠心打醮，亦帶同赦書，赦免鄉民過去的不當言

行。頒赦完了，放生買回來的鳥獸，唸經超渡，以功德上報天德，拜謝神恩。

廖：頒赦儀式中間有個環節，就是有位鄉民拿著紙馬，很快地圍繞鄉村走了一圈。那個又是甚麼意思？

陳：這個問題，我記得最初大家也略為講過。功曹騎著五色馬帶赦書下來。五色馬圍繞醮場或做法事的鄉村跑一圈，象徵赦免村內所有人士。

廖：我還有一個細緻的問題，就是剛才放生的時候，你們會拿著旛舞動，是甚麼意思？

陳：這是一個動作。不管動物是在地上走也好，水中游也好，天上飛也好，那枝旛是用來引領牠們前往生方。

廖：是不是迎接、歡送的意思？

陳：也可以這樣說。

廖：「迎聖」（儀式）的時候也做這個動作？

陳：迎接、歡送的儀式也會有這個動作。

四、問答環節

參與者：廖迪生（廖）、陳偉均（陳鈞）（陳）、學員（A~G）

廖：我問了陳師傅一些基本的問題，這裡可以開放給大家，直接和陳師傅討論剛才我們談到的相關內容。

A：不好意思，剛才你提到影印，你是不是指名字寫了一次，之後就不用再寫，全部影印？醮裡有沒有文字一定要抄寫，不可以影印？

陳：基本上，內文首尾一定手抄。他們交來的人名格式很混亂，所以我們必須整理清楚，先手寫一次，之後就可以影印。配合手寫的內文，準備文書。

A：意文是不是一定要手寫一次？

陳：其實意文都是手寫。意文或者是通表時的所有人名和疏文，都要手寫。抄寫一次之後，其他所有都可以影印。

廖：或者我這裡可以補充少許。打醮是全年活動，年初打緣首，之後其他人就參與作醮信。活動的負責人逐家逐戶收集人名，把整疊人名交給師傅，師傅按此書寫上表的名單。上表有三次，分頭、二、三表，每次都有相同名單。師傅剛才就說，三表首尾有別，那段一定要再寫，但人名基本上影印也行。問題是，打緣首是正月做的，醮通常在年尾做，一年裡面很多家庭可能人口有變動，所以過程中負責人和參與者都很緊張人口變動有否反映在表裡面，尤其是有變動的那些人家，到上表、上榜的時候，會真的走過去檢查有沒有更新，因為資訊錯了，就得不到上天保佑。但是榜一定是手寫的，因為只有一張榜是這麼大，亦和表的格式不同。有些大群體的榜幾十米長，他真的要寫很久才寫得出來，而且由頭到尾那些字都很漂亮、很工整。這個是我很羨慕的地方，我寫的字不美。

A：寫這些文字的師傅，是不是誰有空誰就寫點，字跡也有少許不同？還是由同一個人負責寫的？

陳：我們的傳統體系並沒有固定的分工。以我的團隊為例，我與其他成員有師徒關係或者父子關係，以師承維繫，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替我打工。他們可以分工幫忙，我亦可以自己負責某些工作，或分配各人工作。至於以往的老前輩，文字大都是自己寫的。當然，自己不懂，唯有求助於人，這是我的工作模式。

A：即是大部份以至全部都是你寫的？

陳：是，可以這樣說。全部自己做，做過的東西也心中有數，或者知道那一方面要向人求助。當然別人是否願意幫忙，又是另一回事。老一輩基本上把吹打，甚至乎紙紮、紮作之類，交給後輩實踐。基本上只要有心想在這一行發展，也要練練和行業有關的事務，寫人名也好。

A：村中骨幹成員如果想幫你，行不行呢？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寫得很漂亮。

陳：基本上，村民、村長既然聘請我們做事，我自然要負責任。當然，私底下交情是另一回事。

廖：或許我補充一下。如果我作為村民，我相信師傅的能力比我高。他的能力不是單單寫字，而是他接受了自己的師承、訓練，能夠在宗教儀式的場景中，為那個字加上儀式意義。我們這些凡人，很多是沒有這個能力。

B：陳師傅，早晨。剛才你說過早上陽氣盛，取雞冠的血來加持寫符，我想問那隻雞之後怎樣處置？或者那隻雞是用來取雞冠血的話，對牠有甚麼要求？

陳：最簡單的要求，就是那隻雞必須是名正言順的公雞，闖了的不算。之後通常會將牠放生。

B：只取一次？

陳：我想沒規定多少次。以往可以的話，每一隻雞都是用一次。但以現在的環境來說，能夠找到一隻回來已經不錯。所以很多東西隨著社會環境不同，必須有相應的對策，作出改變，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B：根據我馬來西亞那邊的師傅，他就一直養到牠肥肥白白，所以我想問兩地會不會有不同的處置。

陳：我相信兩地原理大致上差不多，只不過方式不同。

B：放生了牠之後，有沒有村民尾隨捉了牠？

陳：那我相信，以現在的社會環境來說，就一定不會。數十年前，就很難說，當時生活艱難，相信大家都理解。我們現在還有消夜，甚至下午茶、早點之類。我想山豬野狗之類會是對象，但雞應該就不會了。

B：即是也給牠路走？

廖：這裡我有少許補充。在香港民間宗教儀式裡面，公雞是辟邪、解除污穢的元素。這不只是南中國的情況，過去很多少數民族地區也是用相同方法。東南亞的印度不屬於我們的文化體系，但雞也是當地很重要的儀式物品。

C：廖教授你好，陳師傅你好。我想順帶跟進雞冠的問題。現今社會注重動物權益，我留意到，起碼近幾年，都是同樣捏一捏雞冠，差不多不見血。那我想問陳師傅，以前是不是會刮一刮，讓雞冠部份釋出多些雞血？但我留意到現在，尤其是近兩三年，都是裝模作樣，捏一捏雞冠，其實幾乎也見不到血。另外也想請教廖教授，如果將來更加注重動物權益，有沒有其他選項？雞冠部份如何處理？謝謝兩位。

陳：或者是各師各法，別人怎樣做，我不清楚。我自己本身信奉道家，亦恪守修道人過百年的傳統。我們必定是在雞冠最末、最軟處，用指甲捏一捏，擠幾滴血下來。我曾經見到有些人拿剪刀剪去部份雞冠，這不符合我們的前輩先祖所教的做法。你說有時見到捏完沒有血，這可能是公雞未成熟，雞冠未長好，才捏不出血。

廖：我想補充一下。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世代相傳，就是保育我們認為很重要的傳統。這些傳統基於當時社會的原因而存在，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傳承時會面對社會變化的挑戰，不只是你說到的動物權益。譬如現在很多女士在場，我們會想到男女平等。傳統有很多東西和我們今日的看法很不同，令我們要考

慮如何衡量習俗和社會變化，如何回應社會變化的挑戰。我們認識到這些東西在今日的社會衍生不平等、歧視的問題，但社會往往以這些所謂歧視的方式延續社會組織，而我想大家在特定境況底下會接受這種差別對待。正如當我們要追求平等，按理也要面對跟父姓而不跟母姓的現象。社會是複雜的。香港不准養雞，當然有理由，但社會的傳統亦是有其基礎發展而來，於是傳統和社會現況的互動便會出現變化。我記得最初政府禁活雞的時候，我看到有人用一隻塑膠的雞解決那個問題。由此可見，儀式是一個想像，可以連繫實物，可以脫離實物，可以令我們將沒有的東西延續下去。至於雞的前途是怎樣，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大家做的時候，沒有人去投訴批評，所以還沒有替代品。但我覺得社會在變。其實《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亦提及再創造這一點。儀式面對當前社會經濟環境，是必然會一直改變的。沒有一個儀式是不會變的，問題是方向是怎樣。我不知道能不能答到你的問題。

D：廖教授、陳師傅好。我其實是想問符、牒格式上的東西。很多時候這些牒或者符都在中文大學圖書館的一些微縮膠片看到，其實想了解它們是怎樣留下來。

廖：我說說幻燈片的這張是怎樣來的。梁師傅也有參與工作坊，但他今天不舒服，來不了。他跟我們談到榜和表，還給了我幾個樣本，放給大家看。這個就是他給我的其中一個解穢符，他根據他師傅所傳而這樣寫。

陳：我們稱這張做解穢符。一般會燒掉，傳遞通牒上去，先延請天兵神將下來，用意就是為壇場掃除污穢，才請菩薩下來。（見照片集，圖48）

D：因為有時，會見到師傅那些一疊疊的，也想問「分燈」（儀式）其實是不是也有下牒下符？我們觀察到你們燒幾次東西，

卻不知道在燒甚麼。可不可以講講其實為甚麼會做幾次？那些是牒？是符？也想了解一下裡面的意思。

廖：你在說「分燈進燭」（儀式）那個燒符的過程？

陳：因為每一套符，每一套科儀的法事，有各自一套做法，有不同的性質。至於原因，有時真的很抽象，解釋不了。科儀是傳統，由前人一直傳下來，我們只可以理解它，跟隨傳統來演繹。

廖：我這裡補充一下。科儀好像科學實驗，需要按照步驟進行；科儀要按照門派師承、正確的動作去做才有效。但當然，先生去到地方社會的時候，需要按照地方的情況，要麼向民眾解釋，要麼與民眾有所互動，融合鄉例和師承去進行儀式。譬如分燈，師傅教我們做完就燒掉那道符，一定是按照他們的科儀程序。

D：在陳師傅傳承給那些徒弟的過程裡，也會有個程序吧，其實這些有沒有寫下來？

廖：譬如我們講分燈，那做完分燈，中間會燒幾道符，要不要很清楚地紀錄在手冊，叫你的徒弟熟讀，將來就知道怎樣做？

陳：這個必定要。他們也不熟那些，怎樣去邀請他去做儀式？現在你見到的這張叫解穢符，在開壇的時候用，分燈的時候也有燒幾次。分燈施符召集陰神陽神下壇時，亦需要解穢符，分左右各一張，解除污穢。召集陰陽二神時，各自敲叮、敲噹噹的次數都有規定。

廖：有少許補充的地方，不好意思。儀式進行的時候，其實有音樂、動作、文字，很多不同元素一起進行。我想舉個例子。假設你學打太極，二十四式可以簡化成招式的名字，但當中詳細的過程沒可能完全紀錄。我們要接受一點，師承訓練有另外一套學習的形式，就不是我們讀書的訓練過程。很多時候你發覺

師傅在這邊做，徒弟邊學邊做，結合文字、音樂或其他，去掌握儀式，就不是只看著書唸，跟著樂譜去做。

E：我想問剛才廖教授提到，陳師傅或者正一儀式的師傅寫榜文等文書，和普通村民寫的效果會不同，是不是這樣的意思？陳師傅或其他師傅寫這些文字之前，會不會焚香沐浴，或者有甚麼特別儀式？另外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也很重要。正一除了注重演繹一些法事儀式，其實也是宗教。宗教很注重和神明的溝通，其實陳師導演繹這些儀式的時候，會不會有某個階段覺得和上天能溝通，或者感應到神已經降在你身上？多謝。

陳：你剛才講到文書方面，村民可能有好朋友，寫上來還比我漂亮，也可以幫忙。其實誰人所寫，都是同一個字，同一個格式，沒分別。若以為只有我們能寫，能傳上天庭，這其實只是心理上的問題而已。而且儀式不只是寫字傳遞上去，先生還要喃經文等等。正一是宗教教派。你說我可不可以和神溝通。但是我要告訴你，我自己就真的和上面的神明溝通不了。但是我們很清晰地知道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通知上天，我們跟科儀去演繹，寫出正規的文書，自己簽名，蓋上符印，放進筒裡再火化，一切跟從儀式的傳統。因為我們正一都是科儀派，是演繹。其他道教教派屬於法派，有符有法，情形則非我所知。當然我們正一派也有我們的一套，例如以往在鄉間年代驅邪治鬼、施符治病之類，但亦不是說真的請到太上老君降在我身上，否則我老早懂得飛了。只不過我們通過前人所教的，唸道經、箴言咒語，書寫符文。

廖：或者我補充一下這位朋友的問題。我想這位朋友問到非常核心的問題，就是怎樣為之宗教。我們做人類學，比較寬鬆去界定宗教的意義。宗教可以有很多不同類型，有些非常有體系，有神職人員、經書、儀式場地、固定聚會時間；有些則可以很鬆

散。我們很難用同一個標準去界定。民間宗教，尤其是正一喃嘸這個情況，跟制度化宗教不一樣。正一傳統對喃嘸先生來說不只是宗教、道教的信念，也是職業。而且他們有自己的運作方法，模擬官僚體系去建立權威，並非單純在講神、鬼這些宗教的概念。信眾見喃嘸先生，就好像百姓在見縣官大老爺。我們的研究方法就是嘗試由他們的角度去看我們的世界，而不是由我們的角度去量度他們怎樣做。我們便嘗試去問剛才你問的問題：究竟神聖力量從哪裡來？神聖是怎樣建構的？我的理解是，先生是一個職業，依循正確的師承做法，完成差事，就負了責任。之後的與他們無關。我不知道答不答到你那個問題。

E：我明白廖教授你說的那個情況，我是想了解陳師傅工作的時候會不會有某段時間和上面可以溝通，那他剛才答了他不可以。

廖：亦可以說因人而異。

E：另外我好奇，想多問一點。剛才陳師傅說，有些不是那麼正統或正式的公雞，即是甚麼？謝謝。

廖：有些叫騙雞。

E：即是沒用？

陳：換句話講，那些就是雞的世界裡的閹人，雞的太監，騙雞。

E：那會不會影響到效果？或者令儀式無效？

陳：對我們來說當然不可以，亦當然不是正統的做法。

E：即是由主家提供，就不是你們帶來的？

陳：當然，這些是他們法事需要用的物品。我總不能每逢做法事就連雞也帶上，那還行嗎？我隨時要背著貨櫃走。

E：意思是也不包辦紙紮之類？

陳：其實很多東西取決於雙方之間的溝通。沒有說方不方便，若他們要求我們替他們代辦，未嘗不可。

E：我問得深一點，即是公雞這些習慣上是由村民提供？你們不會負責或者不收錢替他們找的？

陳：不是說習慣，而是本身就是他們做事需要用。當村民不知道怎樣做，我們會向他們解釋。物料由他們提供，當然我們既有的道具、工具由我們準備，區分得很清晰。

廖：或者我補充你那個問題。太平清醮是地方活動，村民不只請師傅來做儀式，同時還有其他很多社會活動，請粵劇戲班做一台戲，又做場木偶戲，另外找多少個壯男舞獅舞龍，然後每日安排盆菜。社區為表虔誠，會有自己的參與，包括按照鄉村沿用的清單提供祭品，例如有些村一定要有茶粿拜神。所以每條村自己有本醮簿，列明自己的傳統責任。與此同時，師傅受社區所託，亦有自己的傳統去做好清醮儀式，有他們的責任。雙方各有責任，有合作，亦可能有衝突，因為十年時間不短，但人的記憶很短，可以有偏差，可能連選多少個緣首也不記得。但彼此會不斷互動。

D：可不可以答我一個問題，師傅？我想問的是，符需要與咒一同使用，但要配合固定的一套咒嗎？還是其實一條符可以有不同的咒，發揮不一樣的作用？第二條問題是關於解穢符。其實很多時候有拍照，但不好意思，我有時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拍甚麼，所以今次工作坊都很重要，難得聽到這麼多這些東西。所以我想問這條符是不是只在開壇的時候應用，將壇場清淨，之後不能再用？還是其實在其他儀式裡有用到，譬如禁壇？還有，是不是只用這道符去清理壇場？因為平時見到其他，譬如玉華司符之類。第三條問題，不好意思。上榜要用雞來掃每一個名字，又要畫一道大符。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先父究竟有沒有告訴過你怎樣解讀呢？如果沒有雞，怎麼辦呢？是不是代表榜文根本沒用？其實拿甚麼代替那隻雞呢？謝謝。

陳：符咒相關，理所當然。每道符有不同咒語，都是必需。例如做白事，蓋棺的時候，有張符貼著棺木封口，作為封棺符，就有相應的封棺咒語。簡單點說，每一道符必定有它不同的咒語。

D：是不是有很多種咒？

陳：是。一首曲可以配幾首詞和不同唱法，符咒一定一樣。

D：第二條，解穢符。

陳：你所見到的，這個是解穢符（見照片集，圖48），慣常在開壇發文書的時候用。一般紅白二事都必須開壇發文書請神明下來壇中，掃除污穢，簡稱解穢。

D：就是說只是用在開壇一次？

陳：是。

D：開完壇以後的儀式呢？

陳：其他那些不需要做。

D：禁壇的時候也不需要？

陳：不需要。

D：但禁壇的時候，一樣在潔淨壇場。第三條問題就是雞。

陳：無論先父有沒有說過，做法大概一貫如是。就算沒有雞，對我們來說亦是很簡單的事。我們本身有符文咒語，把符燒了掉進水裡，製成符水；我們也寫了符、施了符，可以解穢潔淨。換句話說來講，沒有陳鈞那就不打醮了？沒可能嘛，對不對？「沙士」（非典型肺炎）期間，政府立例禁止養活雞，但若是少了一隻雞就沒打醮，責任也擔當不起。

D：即是照我理解，那隻雞也是用來潔淨那些人名。

陳：簡單而言，雞冠血是以陽剛之氣去辟除污穢，潔淨人名也好，潔淨文書也好，或者潔淨我也好，全部都包括了。甚至乎你見到有些人做完法事，回到家裡拜神，也會找隻雞，在家裡四圍灑血，用意一樣。

廖：或者我補充，額外給你一個對儀式的看法。我們講儀式，要著眼於儀式的結構和意義。我想我們人類和其他動物有很大分別，就是我們有能力將儀式和意義分開。世界改變的時候，我們有能力面對，可以改變儀式內容，也可以另外再調整意義。所以無論有沒有雞，我們都可以面對那個問題。

F：早晨，陳師傅和廖教授，我想問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大羅天」。二十八張符是不是不同模樣的？那二十八張符貼的位置有沒有規定？第二個問題是，你們行符時分發符給村民自行張貼，其實是在甚麼時候進行儀式，令符能保佑村民？第三個問題就是說，師傅你背了很多經，有沒有規定把那些經全背了才可以做某個儀式？徒弟用不用有這樣的資格，熟悉那本經才可做儀式？還是有印象就可以，到時也是看著經書唸？

陳：其實教授也講過很多次，大羅天象徵宇宙，主要是將宇宙順序。大羅天二十八張符代表二十八星宿，這二十八星宿抱於一，即是正一，每一日當正，不斷循環。它的貼法當然有規定。好像排幾張椅子給廖教授和陳鈞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寫個「陳」字、「廖」字，不可以改坐對方的椅子。

徒弟要在壇上各個崗位實習，懂得喃經文步法之類，理解到內容，這樣才可以施演出每種科儀，才能擔當那個位置。這是起碼要具備的要求。當然，很坦白說，現在社會亦要謀生，打醮時人手緊張，便要比較有彈性，角色、崗位不分你我。任何一輩人做每一個角色、崗位，都必須逐步熟練。今日第一次做，走十步只走了九步半。知道了，就下次再調整。早幾年，幾場醮一起舉辦，我分身不暇，有一邊交給兒子代替我的崗位。就算他懂也好，始終初初擔當重要位置，演繹和我多多少少都有分別，你不可能要求他踏步踏得一模一樣。他自己也心中有數，慢慢去熟練，他就真正可以做到那個崗位。

廖：或者時間關係，最後一個問題。

F：還有第二條，關於行符那條符是甚麼時候燒？

陳：行符的時候，就不是去燒符。你所指的是？

F：天師符貼在村民那裡，甚麼時候做儀式，令那條符有效？

陳：派給村民的時候已經有效，不需要將那道符另外做甚麼儀式。

村民在醮場上已經做了幾日功德法事，訴求已經傳遞給上天，清清楚楚。

廖：或者我依我理解補充一下。喃嘸先生先派符給村民，跟著行符當日早上，先生分開幾隊，走遍村莊，逐家逐戶為他們做儀式。最後一條問題。

G：現在我去看打醮，看你們做禮斗，是做全真大梵斗。以前是做清微斗，後來因為清微斗太長，所以改了全真大梵斗。我想問林培師傅那個時代究竟是做哪門？

陳：你講到那位前輩，他們那時候是做哪門，我就不是很清楚。他們和我先父那代合作的時候，禮斗都是交回我們這邊去做，他們很少做。其實我們本身的傳統都是做清微斗。以前我先父那代初到香港的時候，他也不懂全真梵斗，後來才融入這裡的做法。加上清微禮斗起碼要一兩小時。現在別人嫁娶，單單為了禮禮斗，拜拜神之類，做兩個小時的話，做不了。全真梵斗比較簡短一點，一般需時半小時至四十分鐘左右。打醮做禮斗，始終要因應時間，久而久之，一般壇場都習慣做這門。現在清微禮斗其實近乎失傳。我隔了十幾二十年，少做，現在才慢慢重新接觸。而且只有我一個人懂沒用。其他人都是用全真梵斗，駕輕就熟。要其他人配合，才可加插我們傳統的清微禮斗。

廖：由於時間問題，我們今日去到這裡。儀式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改變社會現狀，更新社會。鄉民為了迎接好的改變，請專家做好儀式，所以我們有太平清醮。

4. 儀式與音樂*

廖迪生

一、導言

1、過渡禮儀 (Rites of Passage)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之階段，一個人出生，讓家庭及群體增加了新成員，形成了新的人際關係，反之一個人去世，也讓既有的人際關係改變。成員間的權利與義務也有所變更。以婚姻作為例子，結婚是人生中的一個里程碑，坊間的理解是「成人」，新人組織一個新的家庭，面對完全不同的人際關係。所以結婚儀式是向大家宣佈、確立新關係的重要方式。

出生、結婚、大壽、死亡都是很重要的過渡禮儀。傳統的正一道教科儀，例如禮斗及脫褐（亦稱「脫學」）等祈福儀式（在第五章討論），目的是幫助老百姓面對和適應人生不同的關卡。這些儀

* 工作坊日期：2018年10月27日，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式稱為「過渡禮儀」，這些過渡禮儀包括由「分離」、「過渡」到「聚合」的結構。最初分離的階段（separation）是把一個人從既有的社會關係分離出來。譬如有人去世了，我們要吃素，停止社會活動。儀式把成員從既有的社會關係中分開。中間是過渡期或邊緣的階段（transition）。喪禮中，大家會為死者感到傷心，心理上很脆弱。儀式過後就是聚合的階段（incorporation），成員慢慢回復到正常的社會狀態，然後跟從新的人際關係發展。

2、死亡的社會意義

今天說喪禮和音樂方面的問題。我先用平日教書時的說法來談喪禮的意思，師傅可能不太認同這套說法。最後我們會一起對談。若果我說的內容有問題，到時師傅可以糾正我，大家也可以跟師傅討論。

死亡是人生必經的階段；死者通過死亡儀式，從人類世界進入超自然世界。當中很重要的含意，就是改變了社會關係。家庭是一個社會組織。家庭當中有父母、夫婦、子女的關係，蘊含相應的權利和義務。譬如父母有責任養育子女，到父母年紀大了，子女有義務供養他們。故親子有一種互惠關係，以「孝」的概念維繫。而且「孝」跨越世代，也適用在祖先和子孫的關係。當有家庭成員離開人類世界進入超自然世界的時候，關係便因此而發生改變，權利和義務亦隨之而改變。死亡儀式就是回應社會關係，以至權利和義務的改變。在喪禮的「遊十殿」儀式中，喃嘸先生到地府將死者帶到儀式壇場，為死者與儀式參與者建立新的關係。

對死亡的理解，可以分為肉體和社會的角度。生物賴以維生的功能永久終止，就是肉體的死亡。要是我們仍然記著那個人，那麼他在社會上仍未死亡。若沒有後代記得先人的名字，他便在社會上死亡，從人類世界中消失。族譜把祖先記載了下來，對保存、翻看族譜的人來說，他們的祖先在社會性質上是存在的，未完全死亡。雖然離開了人類世界，名字亦維持在後世的記憶之中。儀式便是幫助我們維持對先人的記憶，適應這個改變。

民間社會把先人分作祖先和鬼。這是人類學家的理論。剛才說過，在孝的關係之下，後代有義務供奉先人，每年準備祭品，進行春秋二祭。先人有後代照顧，便可以安穩地在另一個世界生活，在民間社會，他們被理解為祖先。反之，子孫不孝，沒有定時祭祀先人，為他們準備衣食和紙錢。在別無選擇之下，先人便會轉而打擾其他人，尋求幫助，在民間的觀念裡，他們便是鬼。簡言之，要界定先人是祖先還是鬼，在於他們在人類世界的後代的行為。鬼的概念還牽涉另一點，就是死者有解決不了的冤屈，也會成為冤魂。所以人類社會要進行一些宗教儀式去解冤，使他們不要成為鬼。民間宗教活動中，例如太平清醮，及盂蘭勝會等儀式，最重要的目的是給鬼解冤，使世界有個太平的環境，這樣大家便可以過著安穩的生活。這些儀式可說是民間社會的福利工作。

3、死亡與儀式污染

死亡儀式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解決「儀式污染」，即是解除概念上的污穢，因為人們相信這些「污染」會給人類帶來惡運。從

一個文化適應的角度去理解，古時人們不知道傳染病，只知接近死者會引致死亡，形成傳統社會對死亡的忌諱，認為經常去喪禮會沾染煞氣、污穢。文化適應的機制逐漸形成，將人和污染分開，創造不需要去喪禮的理由。譬如生肖相沖的，或運氣欠佳的人，都不應該參加喪禮。於是形成喪禮參加者有等級、親疏的分別。這樣給予人們不參加喪禮的理由，然而子女及至親則有責任參加喪禮守孝。

家中有人去世，家庭關係出現突變，成員或難以適應，需要一個平靜的環境來面對，自然會避免社交活動。大家亦會視之為社交禮儀，避免互相打擾，希望幫助有成員去世的家庭適應改變，走出傷痛。宗教上的污染觀念，讓他們遠離人群，不要到別人家裡，以免污染對方的祖先神位。社會發展出這些文化習例，讓家屬安頓下來，適應成員去世而起的變化，面對新的社會關係。

家庭成員在喪禮儀式中承受「儀式污染」，同時儀式亦會幫助成員面對和解除污染，讓他們慢慢由「穢」的階段回復正常。喪禮最後要進行「纓紅」及「脫孝」等儀式，慢慢把污染的程度降低，然後回復正常的狀態。生老病死是重要的人生階段，亦涉及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的改變。出生、結婚、大壽或者死亡，都是很重要的時刻，人們需要面對和適應新的環境。

4、儀式意義

喃嘸先生負責喪禮的儀式，他們根據科儀傳統進行，然而喪禮的主家也可能會對儀式有所要求。主家除了核心家庭成員，也有延伸的家庭成員、宗族成員和姻親等。他們都有可能對喪禮安排提出

要求。主家成員之間可能有複雜的人際關係，不同成員又或對儀式有不同的理解，他們的要求，都會在喪禮現場的不同元素中一一表現出來。

以普通家庭為例，假設夫妻有兩個兒子，兩個兒子成家後與父母同住。這樣父母便把兒子的兩個核心家庭聯繫起來，形成一個擴大家庭，屬於坊間理想中三代同堂的情況。但是當老夫婦去世後，連繫兩個小家庭的橋樑不再存在，家庭關係發生改變，過渡期牽涉財產繼承等問題，亦有可能出現紛爭。喪禮儀式中各人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是展示解決問題的方式。

喪禮現場有很多不同的裝飾及儀式元素，例如儀式的安排、紙紮的製品、親友送的花圈及祭帳等，參與者都會透過這些元素，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然而儀式都有一個特性，就是它們的意義是含糊或不明確的，更且濃縮了不同的聲音在當中。由於喪禮是重要的人生禮儀，很多時候，人際之間的紛爭，也容易爆發出來。

5、儀式音樂

音樂伴奏是正一科儀的基本組成元素，音樂的基本組合是廣東敲擊音樂，樂器包括鑼、鈸、鼓、哨吶、二胡，木魚、磬、簫、笛等，演奏時由掌板領導。儀式動作部份則由高功領導，施演儀式時，掌板與高功要相互配合，才能達致最佳的效果。

哨吶是正一音樂組合中別具特色的樂器，喃嘸先生稱之為「大笛」，俗稱「吶打」，可以產生高頻聲音。高頻的哨吶聲音加上響亮的敲擊樂，形成充滿節奏感的音樂，一來可以調控儀式的進行，

劃分儀式的階段，能夠提醒參與者準備。另一方面，可以把儀式正在進行的訊息傳到遙遠的地方，讓旁人知悉儀式的進行，準備參加，又或有時間作出迴避，因此高頻及敲擊音樂在社區儀式、鄉村喜慶或喪禮中，有著重要的社會功用。

二、示範環節

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1。

1、講解：梁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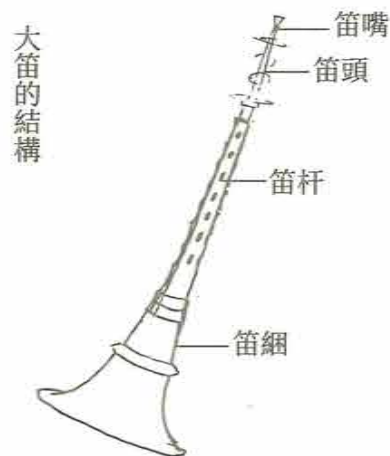
I、音樂拍和是施演科儀的一個組成部份，敲擊樂器產生節奏，而大笛可以產生高頻的聲音，達到俾眾周知的效果。

II、大笛結構

笛嘴：是發音的部位，用蘆葦草（鹹水或淡水）造成，分為硬嘴和平嘴。

笛頭、笛錘（笛盤）：以青銅及黃銅為原料，加入白銀後，聲音效果不一樣。

笛竿：以木材為原料，形狀是上尖下潤。



梁嘉樂繪

III、排子樂（亦稱「牌子樂」）

我們的音樂拍和與粵劇的都一樣，都是以「排子樂」為基礎。「排子樂」的名稱亦有「牌子樂」的書寫方式，我們入行時，師傅都是用「排子樂」這個名稱。以開壇鑼鼓為例，「響金」之後，演奏的是基礎排子樂：「文降臣」、「文波令」、「武波令」、「文吟宴」及「小開門」。「小開門」是「過場音樂」，它將兩個排子樂連接起來。

IV、響金的演奏結構

響金（亦稱「四將」）→文降臣→小開門→文波令→武波令→文吟宴→小開門→尾聲鑼鼓。

2、「士太平」（錄像編號：401）

示範：梁嘉樂

說明：圍村喪禮儀式音樂。

3、「金對」（錄像編號：402）

示範：梁嘉樂、陳裔堅

說明：行朝儀式音樂。

4、「手托」（錄像編號：403）

示範：梁嘉樂、陳裔堅、梁嘉俊

說明：喪禮破地獄儀式音樂。

5、「上雲梯」（錄像編號：404）

示範：梁嘉樂

說明：學習吹奏哨吶的練習曲。

6、遊十殿儀式（錄像編號：405）

示範：陳裔堅、陳偉均、梁嘉樂、鍾卓維

講解：陳偉均

I、「遊十殿」是喪禮及打齋儀式中的一個環節，科儀內容有勸勉世人，有教化的意思。儀式的過程是讓死者後人（孝子）提著旛，在喃嘸先生帶領下，到地府十殿尋找先人，最初是尋找不到，幾經轉折之後。尋獲先人，並將他帶到儀式壇場。

II、喃誦內容：

道人：湛湛青天不可欺，舉頭三尺有神祇，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吾乃陽凡道人是也，今乃三六之期，
超冲道岸，陽間修齋超薦不見靈魂，
因此命道童，帶領孝眷人等挑擔水飯，
沐浴衣裳，尋遊十殿就是。
道兄！

童子：在！

道人：今乃三六之期，超冲道岸，
陽間修齋超薦不見靈魂，
因此命道童，帶領孝眷人等挑擔水飯，
沐浴衣裳，尋遊十殿你們心中可願。

童子：食君之祿，擔君之憂，願往不辭。

道人：好啊！賜你長旛開路，早去早回就是。

童子：領命！

遊地獄、出幽關，冥司陰路是難行，
為人子者先行孝，追思懷念把恩酬，

養育劬勞難報答，死歸黃土復生難，
仗道修齋來迫薦，早憑道力去投生，
十殿巡遊分善惡，放開量度莫充煩，
遊十殿、轉輪君，紛紛罪鬼聽言文，
有個齋娘同在此 生前善念誦經文，
孝順翁姑從父道，三從四德有慈心，
冥王見了多歡喜，傍邊賜座問言陳，
送佢轉輪投仙道，先為國母後把仙登，
傳報世間男共女，恭神拜佛要神心，
父母在生當孝順，生辰死忌獻茶湯，
人有神心常庇祐，常聞忠孝鬼神欽，
十殿已經遊過了，復回齋所領經文。

三、對談

參與者：廖迪生（廖）、陳偉均（陳鈞）（陳）、梁嘉樂（梁）

廖：我們請陳師傅一起討論喪禮儀式。喪禮有很多不同的傳統，譬如圍村，或者是水上人家的傳統。你可否跟我們說一下喪禮大概有甚麼主要的步驟呢？

陳：儀式由我們正一道士主理，加上各鄉村本身的傳統，大致上以廣東一帶的傳統為主。剛剛大家聽到兩位師傅所吹奏的「士太平」，我們俗稱「喪笛」。傳統上，當老人家彌留之時，家屬會請師傅前來，當老人家吞了最後一口氣，便要吹大笛，鄉村

俗稱「喪笛」。笛聲驚動鄰居，告訴大家有喪事在辦，俗稱「開喪」。以前在東莞鄉間，是很重要的儀式。現在香港是都市化的社會，先人多在醫院彌留，家屬一般會去見先人最後一面，收拾心情，回家商議身後事。

廖：剛才我們說了笛的角色，那麼先人去世之後，傳統儀式有甚麼基本的步驟呢？譬如大殮、上山，主要的儀式是怎樣的呢？

陳：傳統喪禮有一些基本儀式，但實際的內容及安排，會因應家屬的經濟能力、或地方環境等因素而有所改動。殮葬方面，我們俗稱「守孝」，披麻戴孝，孝敬先人。儀式方面，一般請師傅來，規模要看主人家的意願，簡單的話一般請幾位先生吹喪笛。最簡單的便是開路，然後請土地、菩薩，從地府帶先人上靈堂，然後買水作洗臉、沐浴更衣之用。接著封棺，獻上祭品，撒酒飯，送靈柩上山。

廖：陳師傅剛才說了喪禮的基本元素。喪禮豐儉由人，視乎家庭的意願，既可以多做一些不同的儀式，也有些基本的，有經濟的做法。對死者來說，進入另一個世界最困難的是甚麼呢？有甚麼可以幫他較容易進入那個世界呢？

陳：對先人來說，最困難是哪方面，我也不清楚。我們做我們應做的事，驚天動地，請菩薩神明下來，開經，做儀式，例如剛才大家看到的遊十殿。在地府找不到（先人），便衍生了破地獄，要從地獄裡救先人出來，這些都是儀式。又例如招魂回來，幫其做功德，誦經做法事，給子孫拜懺，即是懺悔。還有超渡先人的儀式，包括撒花獻祭，過仙橋，目的是解除先人生前心中鬱結、冤屈，令先人安息，也切合中國人所講的因緣論。簡單的做法也可以有高深的意義，大致上是這樣。

廖：剛才陳師傅提及進入另外一個世界，下了地獄，有破地獄、遊十殿的儀式，反映我們對另外一個世界的想像。下葬了，上山

之後，還有頭七、二七、三七，稱為「打齋」，意思是甚麼呢？

陳：打齋概括了頭七、二七、三七，在以往的年代比較盛行，作為子孫對父母的報答。父母去世之後，兒女為他守孝，這是理所當然的。以往，子女在先人下葬後，回家設靈守孝，第七天為之「頭七」。之後每個七都有守孝，進行儀式，拜祭先人，豐儉隨人。簡單的話，可以買祭品拜祭或請師傅來做法事。通常做三七，設靈守孝，請師傅打齋。之後孝子需要脫孝除服，俗稱「纓紅」，換衣服。再傳統一點的，還得寫一張紙牌位，重新供奉，一直守至一百天，俗稱「百日」才脫孝。屆時造一個神主牌，或是造一個公仔，因應鄉村的環境和傳統，請到家中神枱，然後拜祭所有祖先。整個傳統喪禮儀式就是這樣。

廖：陳師傅講解了打齋的結構。一個人去世，牽涉很多家庭成員。我們觀察喪禮中，清楚知道每個家庭成員的身份和角色。是否每個家庭成員都可以參與喪禮儀式。

陳：在鄉間，每個家庭成員都應該在場，尤其是子女。受環境、時間所限，趕不及回來，當然例外。所以以往有句說話：家有老人，孝子不遠遊。以往的社會環境不同，去廣州、北京，哪裡都好，都是走路去的，中國人特別有孝心。所以老人家到了某一年紀，萬一真的要離開，你身在遠方，回來的時候，看不到左右孝子，你會心有遺憾。

廖：剛才說到孝子，兒女，譬如外嫁女在喪禮中有沒有角色？

陳：本身外嫁女並無明確角色、分工。只不過在某些鄉間傳統，若請師傅來做三七，兒子要做頭七、三七，二七就由女兒付錢。兄弟姊妹間給多少，這是另一回事。

廖：在儀式中，姻親有沒有角色的呢？譬如太太的家人，在喪禮中有沒有特別的角色？

陳：直屬兒女，例如長子嫡孫，有傳統的角色。其他人則沒有特定角色，視乎親疏關係。來拜祭，來幫忙，搬桌子、椅子，都是發自內心。

廖：另外，我們剛才說到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有圍頭、有水上人。概括來說，圍頭和水上的喪禮，主要的分別是甚麼呢？

陳：請師傅來做事，內容和訴求大致相同，做法則因應不同地方、不同鄉村的習俗傳統。現在以這三類為主：所有市區，俗稱「街上」；圍頭的，即新界的鄉村；水上的。水上人一直都在水上生活，所以水上喪禮比較另類些，和街上有很多很明顯的分別，例如首先請的是河口、海口土地，一般以海上的神明為主。

四、問答環節

參與者：廖迪生（廖）、陳偉均（陳鈞）（陳）、梁嘉樂（梁）、學員（A~E）

廖：從剛才的背景介紹，我們大致了解喪禮的不同部份和不同群體的情況。現在開放給大家討論。大家有關於大笛的問題，也可以請梁師傅和幾位師傅幫忙解答。其實陳師傅也能解答牽涉音樂的問題。

A：多謝教授、陳師傅。剛才梁嘉樂師傅示範了吹奏大笛，我想請教一下。我許多時看到吹奏嗩吶的師傅，不知是否習慣消毒一下，會把笛嘴浸一下液體。吹的時候口水已滋潤了笛嘴，但我看到他們都會浸一下。

梁：個人喜好。水和口水是分開的。

A：原來是這樣。

梁：或者是洗一洗它。許多時你喝了咖啡、奶茶，口水（成份）會有所不同了。

A：明白，即是個人的習慣。

梁：口水酸性很高，會傷害到笛咀。

A：所以把它稀釋。明白。多謝。第二個問題想請教陳師傅，剛才說豐儉隨意，我見到你其中有一節是關於封棺的。可否分享一下正一道士的封棺儀式是怎樣做？

陳：封棺儀式是在喪禮大殮的時候進行，把先人放進壽棺。封棺之後有一位先生唸咒語，請六甲將軍來蓋棺。由於（蓋棺時）煞氣比較重，主家一般要迴避。

廖：說到由人的世界過渡成為祖先，我發覺在岸上圍村和水上人的有很大分別，就是水上人許多時會用木製公仔，放在神枱代表祖先。可否跟我們說一下分別在哪裡呢？他們如何選擇用哪一個形式？造了之後，他們習慣怎樣處理呢？如何供奉？跟其他有甚麼不同呢？

陳：其實沒甚麼特別，只是大家風俗不同。街上也好，圍村也好，神枱也好，祠堂也好，必定有祖先的神主牌。水上人的傳統習俗是，把神主牌造成公仔，放在神樓供奉。有些公仔坐在椅子上，一般代表老人家，或是有家室、有兒女供奉。那些騎龍、騎虎、騎鶴的，代表夭折了的先靈。

廖：陳師傅說的公仔是從前水上人家較常用的木製「家先」。家先的姿勢代表先人的情況。坐著的代表自然身故的祖先。如果騎著龍、騎著虎，或是騎著鶴，表示先人的死亡不是正常的。另外，怎樣分辨公仔屬於哪一代祖先呢？

陳：騎虎者屬於年青一輩，沒有後代的，沒有指明屬於第幾代。譬如有個先兄離世、出生時夭折、或血光之類，基本上不能歸入

先祖，而是歸為當代的，記下身份，一同供奉。而坐著的都是有家室、兒女，那些才可以分到輩份。圍村則會清楚寫著祖先是哪一代，與水上人有所分別。水上人家以往十之八九都不識字，只能憑記憶辨認。他們也很聰明，辨認得很清楚。

B：我想問，未結婚的先人是否要做結婚儀式？

陳：這個不是由我們控制，是家屬自己的問題。

B：冥婚是否有一套科儀跟著做的？

陳：所做的事情，隆重也好，簡單也好，必定有一套科儀。只是每個地方、每一派、每一個師傅做法不同。如果那個人有豐富的幻想、創作能力，可能他做了，那他更加有為。

A：我想問一下，現在很多水上人都識字，這十年間，他們是否少了造木像而做神主牌呢？還是現在仍有造新木像？如果翻新，是拿原像重新塗裝，還是重新造一個新的公仔？第二個問題是，主家沒有木像樣本或者目錄，是怎樣挑選造像呢？是否需要知道祖先細節的分別，例如有鬚鬚？

廖：拿一張照片給他，照著照片造？

陳：總括來說，怎樣挑選是看他們自己的心思。一般依照不成文的傳統來造，心中有數。有地方的話可能造大一點，5寸高；沒地方便造小一點，3寸高。普遍都不會跟潮流而要求某種款式的衣服，因為木像始終是用來供奉。基本上他們本身有默契，大概知道形象姿勢。

A：如果現在訂造新像，只要說得出姿勢，造像公司便可以造到？每間公司的藝術變化可能不一樣，那麼主家是不是看到姿勢正確便接受？

陳：除非特別要求，否則一般造公仔的，騎虎的，大概5寸。

A：有沒有試過有人特別要求？

廖：或者我嘗試用我教書的方法回答。同一群體的成員，有相同的身份認同，共享某種文化。這些重要元素界定了成員的身份。水上人家是一個群體，成員之間很容易溝通，所以只有外人或者研究者，才會請他們解答剛才討論的問題，我們要到現場觀察他們的互動才會明白。

A：現在造的話是否造神主牌？

廖：今天水上人比較多造木像還是造牌？

陳：現在一般都是造牌的比較多，牌比較簡單。老人家會造神主牌，年輕的會造一個較小的牌，簡單一點，也比較節省空間。

廖：主要節省空間。

B：教授、師傅，既然這是一個正一儀式工作坊，我想問有關儀式的問題。多謝教授安排了互動環節，請儀式專家跟大家分享正一的傳統儀式。我有興趣了解多些遊十殿儀式。之前提到脫褐，就有先齋後斗，同樣有遊十殿，而且是破地獄後遊十殿的。剛才陳鈞師傅帶領著各儀式專家做遊十殿。聽陳鈞師傅說，似乎是遊十殿後，找不到亡者才破地獄。兩者之間的遊十殿會否有分別？兩者有沒有一個先後次序？吟唱的時候會否不同？多謝你。

陳：現在市區遊十殿，是在破地獄救了亡者上來之後，帶亡者去看為善者、為惡者在地府的情境，以示提醒。我們新界傳統打齋做法事，按逐個步驟做。孝子帶著衣服、茶、酒、水飯等，去地府找先人，帶他上陽間。理念是孝子巡遊完地府十王殿亦找不到先人，唯有請六甲將軍，擔旛持劍下地府，救亡者上陽間。兩者其實分別不大，只是每個地方各施各法，承傳的演繹方式不同。

B：陳師傅，遊十殿的喃唱方面或是儀式方面有沒有分別？

陳：喃唱方面差不多，類似南音，一般吟誦方式比較輕鬆，有拍子（板）或伴奏，拍子要拿捏得好。

C：許多時打齋走五門、走八門、賣雞郎，可否簡單介紹一下？現在有沒有一些很少做，有失傳危機的？廖生，如果有失傳危機，現在的保育方向是怎樣呢？

陳：「賣雞郎」科儀又稱「賣雞娘」，科儀的名稱是「董士訓科」。走八門、賣雞郎等都是很久遠的傳統，以往在鄉間年代很流行，例如在東莞寶安一帶，很受歡迎。簡單來說這些屬於小品，俗稱「喃嘸戲」。以往社會環境不同，沒有電視機、收音機，夕陽西下便烏燈黑火，做法事時村民會出來看一下喃嘸戲。這個功德科儀起碼需要三日兩夜，但現在儀式要限時完成，以致很少機會做，所以失傳危機頗大。這個科儀在鄉間則比較完整。

廖：我回答如何保育的問題。正如陳師傅說，正一的傳統面對著傳承的問題。我覺得傳承的問題有幾方面，其一是師承系統如何教育下一代。另一方面，非遺很多都是社會不太重視的傳統。傳承固然需要儀式專家的參與，但只將儀式的影像記錄放進博物館裡，是傳承不了的。社會願意接受、欣賞和參與，才能延續傳統。這樣不容易，也事關在座各位。保育非遺在香港只有很短的歷史。從2006年到現在2018年，香港政府12年來投放的資源不多，但漸漸編成一份名單，繼而創立代表作名錄，始見方向。隨著社會變遷，有很多因素不是我們能控制的。我相信長遠的互動過程很難預計，亦要結合多方面的工作。不知是否回答到你的問題。

B：師傅，是否每一個齋儀都要遊十殿呢？

陳：一套齋基本上是要有的。

B：剛才你一直強調遊十殿的重要性，說遊完十殿找不到（先人）才破地獄出來。但我認知之下，不是所有情況都要做破地獄，例如百年歸老的長者遊完十殿，並不需要做破地獄。是否因此引申到市區法事才破地獄，再遊十殿？你明白我的問題嗎？

陳：大致上明白你的問題。基本上一套齋儀裡面，破地獄是必須的。先人如何去世並沒有關係。一套完整的齋儀，包括發文、起懺、朝王、朝先靈、過仙橋等。

B：破地獄也包括在內？

陳：可以這樣說。

B：謝謝。

廖：如果沒有問題，我想問梁師傅。梁師傅跟我們示範了吹奏大笛。我自己有少許私人的興趣，想知道如何學習大笛和遇到的困難。可否跟大家說一下？

梁：我們入門時，有一首叫作「上雲梯」的練習曲，我們又稱之為「七重天」，因為該曲目可以以七個不同的調來吹奏，而這首曲目更可以不停地循環吹奏。透過練習，我們可以清楚掌握這七個調。很奇怪的，現在一般音樂教育認為這個要求很苛刻，雖然這個要求可能令入門的門檻提高了，但對我們來說，這個入門要求其實是很實用的。

D：可否示範一下？

梁：這首入門的樂曲是前人作的，編輯得很好，尤其適合初學者。因為每個調的最後一句剛好和下一個調的開頭很接近，剛好可以過渡，如此類推奏出七個調。起首學過調子，之後學大笛事半功倍。（「上雲梯」樂曲示範）（光碟 1，錄像編號：404）

我們練習時會用這支簫，因為聲音比較小一點。我從第一個調開始銜接。

已經轉到另一個調了。因為太長，一直下去會很繁複。這首曲尚未完結的，但同樣沿著對沖線一直上去，是為「合轉上」。我再示範第三個調。

廖：我想問，你們吹奏的時候用甚麼樂譜？

梁：用傳統的工尺，即「合士乙上尺工反六五」多個音，還有大、小工之分。

廖：我不懂音樂，但剛才聽你吹奏的時候，那個調很熟悉，不知在哪裡聽過。

梁：我猜粵曲小調基本上應該有，或是在儀式上的奏樂也有。

廖：大家還有沒有關於音樂方面的問題？

E：最後轉到最高的合轉上，也算工尺譜嗎？

梁：合和上在樂理上稱為「對沖音」，也適用在工尺。

廖：即是最先用簫學習，學完才學吹笛？我想問，大笛很嘈吵，學習的時候怎樣練習？

梁：很多時候是在停車場、山上這些空曠地方，會有危險。

陳：有甚麼危險？

梁：斯文一些的會趕你走，更甚者可能會出現暴力。

廖：我住將軍澳，駕車回來科大時，經過一道天橋，常常會聽到天橋下有人吹奏大笛，吹得挺不錯。由於時間關係，今天到此為止，我們非常多謝各位師傅。

一、工作坊活動剪影

工作坊 1 (2018年5月24日)



圖 1：（左起）江有財、廖迪生、唐光裕、鄒興華、霍寶林、李子強、
鄺健威、黃澤霖、馬健行



圖 2：發佈鼓（音樂）



圖3：孟蘭勝會啟壇儀式
工作坊2（2018年6月30日）



圖4：（左起）霍寶林、詹偉文、唐光裕、江有財、黃澤霖、李子強



圖5：禮斗儀式



圖6：大開門（音樂）

工作坊 3 (2018年7月15日)



圖 7：(左起)黃澤霖、李子強、唐光裕、詹偉文、霍寶林、江有財



圖 8：準備壇場裝飾



圖 9：遊九州儀式
工作坊 4 (2018年7月21日)



圖 10：(左起)廖迪生、梁嘉樂、李子強、霍寶林、鄭健威、唐光裕、黃澤霖、江有財、馬健行



圖 11：遊十殿儀式



圖 12：過橋召請儀式

工作坊 5 (2018年7月28日)



圖 13：（左起）唐光裕、黃澤霖、霍寶林、李子強、江有財、黃天豪



圖 14：祭幽儀式

工作坊 6 (2018年9月22日)



圖 15：(後排左起)黃偉暉、陳權鋒、黃振忠、梁嘉俊、梁嘉樂
(前排左起)陳偉均、廖迪生、梁承宗



圖 16：響金 (音樂)



圖 17：問答環節 1



圖 18：問答環節 2



圖 19：大合照
工作坊 7 (2018年9月29日)



圖 20：（左起）馬健行、鍾卓維、黃偉暉、陳裔堅、廖迪生、陳偉均、
梁承宗、梁嘉樂、朱宏宇、陳裔鈿、郭浩賢



圖 21：淨手儀式 1



圖 22：淨手儀式 2



圖 23：淨手儀式 3（音樂）



圖 24：對談環節 1



圖 25：對談環節 2
工作坊 8（2018年10月13日）



圖 26：（左起）鍾卓維、陳裔堅、陳偉均、廖迪生



圖 27：紮作紙馬



圖 28：勅馬儀式

工作坊 9 (2018年10月20日)



圖 29：（左起）何敬威、黃振忠、廖迪生、陳偉均、陳裔堅、梁嘉樂、陳權鋒、馬健行



圖 30：頒敕儀式



圖 31：放生儀式
工作坊 10 (2018年10月27日)



圖 32：吹奏大笛



圖 33：遊十殿儀式



圖 34：(左起) 鍾卓維、陳裔堅、陳偉均、廖迪生、梁承宗、唐光裕、
梁嘉俊、梁嘉樂



圖 35：唐光裕及廖迪生與學員合照



圖 36：陳偉均及廖迪生與學員合照



圖 37：梁承宗及廖迪生與學員合照



圖 38：大合照

二、正一道教太平清醮圖片（廖迪生拍攝）



圖 39：吉課，元朗元岡太平清醮，2018



圖 40：神棚內供奉之神明，由木像、木牌及紙牌代表，元朗元岡太平清醮，2018



圖 41：人緣榜（金榜題名），元朗山厦太平清醮，2011



圖 42：欸榜，元朗元岡太平清醮，2018



圖 43：幽榜，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2019



圖 44：意者，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2019



圖 45：意文，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2019



圖 46：牒文封套



圖 47：表筒（表文封套）



圖 48：解穢符



圖 49：紙馬，元朗山厦太平清醮，2011



圖 50：旛竿，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2019



圖 51：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壇場（2019），圖左為「一見發財」（「財神」），中央為道壇，前方置龍虎二將，右方為「大士王」



圖 52：在「禁壇」儀式中辟除「大羅天」之污穢，元朗山厦太平清醮，2011



圖 53：祭小幽儀式中的「賣雜貨」環節，元朗山厦太平清醮，2011



圖 54：大士巡村，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2019



圖 55：祭大幽，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2019



圖 56：酬神儀式之後，火化人緣榜及龍虎將等紙紮品，元朗沙江圍太平清醮，2019

三、市區正一道教科儀圖片（馬健行拍攝）



圖 57：街坊商販舉辦的盂蘭勝會，壇場設於路旁，旺角街坊盂蘭勝會，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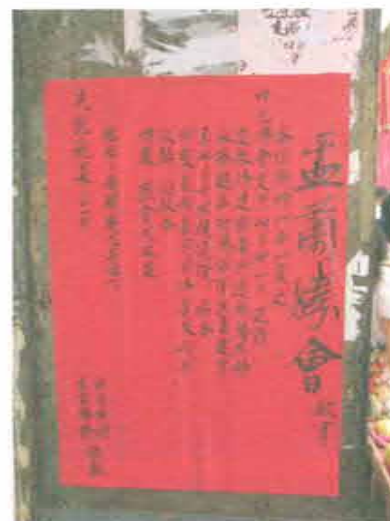


圖 58：盂蘭勝會告示，旺角街坊盂蘭勝會，2010



圖 59：旛竿，旺角街坊盂蘭勝會，2010



圖 60：金榜題名，旺角街坊孟蘭勝會，2010



圖 61：祭幽儀式，旺角街坊孟蘭勝會，2010



圖 62：設於公屋邨天井的孟蘭勝會壇場，香港仔華富邨華昌樓孟蘭勝會，2010



圖 63：在屋邨各樓層進行灑淨儀式，香港仔華富邨華昌樓孟蘭勝會，2010



圖 64：附薦牌位開光儀式，香港仔華富邨華昌樓孟蘭勝會，2010



圖 65：壇場神像開光，天后誕祈福禮斗儀式，柴灣，2014



圖 66：啟壇儀式，天后誕祈福禮斗儀式，柴灣，2014



圖 67：過關儀式，天后誕祈福禮斗儀式，柴灣，2014



圖 68：善信手持「官箱」恭迎北斗九皇，禮斗儀式，佛堂門天后廟，2007



圖 69：殯儀館靈堂壇場的基本設置，2016

5. 祈福儀式*

馬健行

一、導言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很多潛在的風險，對生命中不同階段所出現的轉化，都難以適應和掌握。民眾因此希望通過尋求儀式專家的協助，以解決他們的問題。而喃嘸先生，正是擔當人們與神明溝通的中間人角色，通過對掌管人間禍福的星斗及所屬神明的祭拜，令民眾得到福庇。人生經歷不同的成長階段，特別是婚姻，標示邁向成年的階段，面對新的社會關係和責任，民眾也希望通過儀式來保護他們順利過渡進入新的人生階段。民眾邀請喃嘸先生為他們進行祈福儀式，這在民間社會有著很長的傳統。在這一節工作坊，我們探討禮斗、脫褐及過關等祈福儀式。

* 工作坊日期：2018年6月30日及7月15日，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1、「禮斗」儀式

「禮斗」是祈福儀式中比較常見的一個。民眾邀請喃嘸先生施演禮斗儀式，藉著禮拜星斗，祈福延壽；但另一方面，禮斗也可以是一個比較具規模的祈福活動的統稱，以「禮斗」作為核心儀式部份，其他內容儀式的組合可按主家要求而定，成為能切合主家需要的禮斗。所以禮斗既可以是一個單獨的儀式，也可以按不同的儀式脈絡和場景，加插其他儀式元素，再以禮斗酬謝神明的恩典，達致新的開始，得到神明的庇佑。

禮斗的規模往往視乎主家的要求。最基本的是由四位喃嘸先生負責，三位負責誦經，一位負責音樂，而較大型的會邀請六或七位喃嘸先生來執行儀式。

I、家庭禮斗

普遍來說，在家中安奉了神位的市民，也會邀請喃嘸先生在家中進行禮斗儀式，以保佑家宅平安。在每年的節慶中，歲末成為了常見的禮斗時間，善信酬謝神明過往一年的福庇，以及展望新一年的開始。基於生活的日常，也會涉及遷居、擴展事宜等，在過程中會影響神明所處的空間，當中或是希望送走既往供奉的神像、或是將神像翻新，又或是供奉新的神明，均會請喃嘸先生禮斗。昔日在市區的水上人社區，例如油蔴地、香港仔、筲箕灣等，不少也會在新船下水時，邀請喃嘸先生禮斗。

II、神誕禮斗

在地方社會，部份因地緣或業緣的社會過程而認識的信眾，透過組織花炮會參加神誕的祝賀活動。在香港，花炮會成員亦會在神誕日，如天后誕、洪聖誕、觀音誕等，邀請喃嘸先生禮斗祈福。昔日不少由漁民或輪船相關行業成員組成的花炮會，會在他們的船上舉行賀誕和禮斗的活動，但隨著行業的式微和轉型，部份成員移居岸上，從而改在會址進行儀式。由於每年的賀誕活動，花炮會通常會以問杯等方式，決定來年由哪一位成員把花炮神像帶回家中供奉，因此也有花炮會直接在該會員家中進行賀誕。然而香港一般的家居面積並非寬敞，部份也會選擇在住所附近的街道或合適的場地，甚至是把神像請到衣紙鋪或道館舉行禮斗的儀式。

而部份供奉神像的家庭，也會於賀誕期間，邀請喃嘸先生到家中進行禮斗儀式。尤其農曆三月廿三的天后誕，是大量善信邀請喃嘸先生進行禮斗的日子。據喃嘸先生憶述1980年代，在正誕當天仍有大批善信一同賀誕，喃嘸先生從清早開始，便不斷到停泊在避風塘、代表不同作業類型的船隻（如「罟仔」漁船、躉船、貨船）上進行禮斗，一直到接近傍晚時分才結束。在近數十年，部份水上人已不再居住於船上，部份或已轉業，需要登船禮斗的情況已日漸稀少，餘下的主要是定居岸上後，仍在居所安奉既有神明的家戶，還會於家中舉行儀式。

部份社區更會在賀誕期間舉辦醮會，潔淨社區。在醮會中，喃嘸先生亦會進行禮斗儀式，為社區成員祈福。

III、禮斗儀式的規模

如果施演的「禮斗」包含其他儀式，通常會由以下的儀式組成：開壇請神、解洗、還經、禮斗、還神、過關、轉運和祭幽。當中，邀請神明降駕壇場是最首要的。儀式壇場的桌上，往往供奉了斗姆元君和北斗九皇的神像。在儀式開始時，喃嘸先生會稟呈神明進行儀式的原由。

開壇儀式，普遍也會包括一隻紅色的紙紮功曹馬。在開壇儀式完成後，便將有關的文書、寶帛（即金銀衣紙），連同功曹馬火化，象徵當天儀式的開始。而在開壇請神後，接著是解洗儀式。這個儀式主要是希望解除厄運。喃嘸先生會邀請善信代表準備一盤水，通過火化符紙將之潔淨，也會邀請參與的眾善信到水盤前火化符紙，並將灰燼留在水盤內。過程中，有不少參與者會以符紙在身上象徵式地抹過，然後才將之火化，希望藉此將身上的災障帶走。完成後，喃嘸先生將早前要求主家或主會準備的硬幣放進水盆中。硬幣在掉下和沉沒進水盤時，會帶來不同的面向，喃嘸先生便會將代表「正面」或好的「陽錢」取回交給善信，並囑咐要以陽錢來購買香燭供奉神明。在解洗後，喃嘸先生便會開始還經儀式。這個儀式主要是由喃嘸先生禮誦經文，酬謝神明的庇蔭。

接下來的禮斗儀式，喃嘸先生會禮誦經文，在邀請神明時，會邀請善信的代表將「官箱」火化。官箱是一個箱型的紙紮品，就像現今送禮的禮盒，是獻給神明的供品，以表示感謝。在這個儀式中，音樂拍和對儀式的進行尤其重要，特別是在儀式開始後，需要迎請北斗九皇神明駕臨壇場以庇佑善信，喃嘸先生以「大開門」或

「小開門」的音樂拍和來恭迎神明，同時也會示意善信，每邀請一位北斗九皇後，將該官箱火化，並燃點斗燈，象徵帶來光明，讓善信消災解厄，延年益壽。儀式尾聲，喃嘸先生會誦讀以下經文，感謝神明降臨，幫助善信解除各種災厄。

「迎鑒接駕科事，小臣弟子祐領，臨壇官班道眾於□方修建酬恩禮斗還經賽願解洗除災增福祿壽利泰迎祥功德事……午朝行道天門開放，恭迎斗駕已來臨……」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災四煞厄，五行六害厄，七傷八難厄，九皇夫妻厄，男女產生厄，復連疫癘厄，疾病精邪厄，虎狼蟲蛇厄，橫死咒詛厄，劫賊枷棒厄，天羅地網厄，刀兵水火厄，七元解厄天尊……」

禮斗完成後，喃嘸先生會開始替善信進行還神儀式。在這個儀式，喃嘸先生會按善信主事者的組織（如家庭、花炮會、值理會）所提供的名字，為他們祈福，喃嘸先生在讀出善信的名字後，再以問杯的方式來確認神明的保護，亦會同時對新一年作出期許，喃嘸先生會按參與者的性別、年齡、身份等因素，提出合乎期盼的願望，例如身體健康、貴人扶持、祿馬匡扶等。善信在參與儀式的過程中，既得到新一年的盼望，也得到心靈的愉悅。喃嘸先生也會在這時候感謝迎請前來的神明：

「尚來朝斗以畢，有勞師駕座鎮斗壇，紀錄善功，提攜末學，指點科儀，今則朝斗已週，虔具寶財化奉，謝師如法。」

在還神後，便進行過關儀式，喃嘸先生便會在壇場內駕起一塊印有虎口圖案的布帳，令場地建立一道臨時的「關門」，並準備開始「過關」。這個儀式是由喃嘸先生帶領善信，穿過象徵不同關門的布帳，帶來好運。五個關門分別是東方的木德關、南方的火德關、西方的金德關、北方的水德關、中央的太平關。喃嘸先生會向每位參與善信派發由五色紙製作而成的「運錢」，並示意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拿著。在儀式中，喃嘸先生會帶領參與者到關門前，說出關門的名稱和性質，以及吉利的祝福，然後詢問參與者是否希望過這一關，參與善信歡欣地和應並跟隨喃嘸先生一起穿過關門，環繞壇場一圈，回到布帳前，準備過下一關。通過象徵吉利的四個關口後，喃嘸先生會將布帳勾起，示意善信不用通過象徵不吉利的太平關，然後將運錢火化。

在過關後，最後的儀式是超幽。儘管禮斗是祈福的儀式，然而有些孤魂並未獲得照顧，民間認為牠們或會侵擾現世的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另外祭渡孤魂，也是一個積善的過程。除了祈福外，也冀望以報施孤魂積善，讓眾人免受孤魂帶來的纏擾。喃嘸先生也會喃誦超渡孤魂的經文，完成後讓善信上香，完成整個祈福活動。

2、脫褐儀式

人由出生到死亡，會經歷不同的階段，婚姻標示著當中一個很重要的階段，代表長大可成家立室的重要過渡。而通過邀請喃嘸先生執行「脫褐」儀式（亦稱「脫學」），期望能在新的人生階段得到祝福。脫褐儀式的結構也像禮斗般，是一個單獨的儀式，也可以

是一系列祈福儀式的統稱。因應著善信的狀況和要求，脫褐儀式也可以有著不同的儀式組合。

I、脫褐儀式的安排和規模

脫褐，按字面的意思，便是脫去舊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象徵著成年。古時候，人們在孩童的階段會有一個名字，長大時會多一個新的名字。而到結婚，除名釋褐，正是象徵脫去過往的身份，迎接隨婚姻而來的新階段。因此一般來說，當一個家庭邀請喃嘸先生主持脫褐儀式，代表他們將會有一個家庭成員迎接婚姻，可能是娶媳婦或是女兒出嫁。主事的家庭需要為儀式準備物品，包括紅傘、紅色的衣褲、新內衣褲、新鞋、利是兩封、銀包、梳、紅頭繩、柚葉、扁柏（要有籽的）和舊衣一件。在脫褐儀式完成後，這些物品會被保留起來，留待結婚時使用。昔日家中的小孩能成長到可以成家立室的階段並不容易，面對疾病等不同的成長障礙，會令父母徬徨無助。當中也有父母為小孩查花根，將小孩上契給神明，如觀音、關帝、天后等，期望神明可以保護小孩平安成長，在成家立室時才與神明脫契。

基於脫褐涉及婚姻的安排，是人生的重大事情，因此善信家庭往往也會擇日子舉行脫褐和禮斗。儘管沒有一個特定的準則，但日期多數會定在結婚前一至三個月左右。另外也有一些水上人的家庭，會避免於農曆七月，這個被視為不吉利的月份舉行脫褐儀式，以免對新人帶來影響。

至於儀式的規模則會按善信的偏好，若果只是單一的脫褐儀式，只需邀請一位喃嘸先生。如善信家庭希望一併安排禮斗，則最基本的規模也需要四位喃嘸先生。而不少水上人家，會邀請喃嘸先生為他們快將成婚的家庭成員，花約半天的時間，一併舉行脫褐和禮斗的儀式。而部份的善信家庭，或會在整個脫褐和禮斗的儀式上，再附加一個奉祀祖先的打齋儀式。這是因為婚姻並不單是準新人之間的事，也代表為丈夫家庭帶來了新的成員，為家庭的延續帶來了基礎。因此夫家安排齋事功德，既要將家中成員結婚的好消息告訴祖先，也讓祖先得到敬奉，這種在喜慶脈絡下的功德，俗稱為「快活齋」。家庭在齋後安排禮斗脫褐的儀式，讓到祖先與現世的家庭成員，能一起迎接新成員的加入。

脫褐儀式普遍在主家的家中舉行，喃嘸先生會帶備簡要用品前往，包括儀式使用的符疏、法器。然而在當代香港，有不少準新人在婚前已不再與父母同住，他們往往需要回到父母家中舉行儀式。若該戶水上人仍以船為家，脫褐或會於船上舉行，如已遷居岸上，則在岸上的居所舉行。當然還有一些家庭，因家居環境等原因，未能安排在家中進行儀式，亦會安排於衣紙鋪或道館舉行儀式。

II、脫褐與禮斗的儀式

若果脫褐和禮斗儀式一併舉行，常見的儀式組合包括開壇、脫褐、還經、禮斗、還神、遊九州、過關、轉運、祭幽等儀式。

i、脫褐

脫褐儀式可分為男褐和女褐：男褐是娶媳婦，而女褐就是嫁女。在傳統的父系社會，基於婚姻為夫家帶來新的成員，對婚禮較為重視，因此男家在娶媳婦時，較多也會安排禮斗儀式。至於女家在嫁女時，一般只會安排進行脫褐儀式。

脫褐儀式的過程，首先是喃嘸先生把繩繫在主家所準備的紅傘的邊緣，再繫上符紙。在儀式中，喃嘸先生誦讀經文的同時，指導準新郎或新娘解開傘上的繩結，並將符紙火化，象徵厄運的解除。而在儀式中使用的紅傘等物品，會被保存下來，留待日後在婚禮中使用。

a、男脫褐

脫褐的儀式包含教化的意涵。對準新郎新娘都通用，包括脫除小時候的乳名，在婚後變為成年人，故經文有這樣一句：「從此脫除名字去，乘龍跨鳳做大人」。也有提醒新人對孝道等價值的傳承，特別是在成家立室後迎接生兒育女的階段，他們更應該以身作則：「不信但看簷前水，點點依然印舊痕」，時刻實踐倫理價值，言傳身教下一代要孝順：「為人子女須盡孝，做人父母要慈心」。

對將要娶妻的準新郎而言，儀式中的經文更是強調母親從懷胎起的養育過程，希望他們在建立家庭時，仍要反思孝道和緊記母親的養育之恩：

「一諫褐男要遵依，孝順爹娘養育時；

十月懷胎如重擔，親娘辛苦自家知；

臨盆生下兒歡喜，三年哺乳不曾離；
 含茶嚼飯多提理，屎尿時常濕透衣；
 日夜爹娘輪抱你，抱在胸前不放離；
 雙手抱兒床上睡，親娘暫暫放開眉；
 仔眠乾處娘睡濕，愛惜如同掌上珠。」

b、女脫褐

昔日的婚姻往往是通過媒人安排，準新娘並不認識她的丈夫。而當婚事確定後，準新娘準備離開娘家嫁入夫家，面對將來身份的轉換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脫褐儀式的經文也提供了指引，尤其是強調要孝順老爺奶奶，宜勤懇，也要盡量避免言語的衝突。在日常秉持孝道和維持家庭和睦，達致營造歡欣家庭的期許：

「一諫褐娘心要知，上頭脫褐唔同做女嗰時；
 翁姑堂上知天地，孝順殷勤莫放離；
 佢做公婆憑住妳，妳為媳婦要遵依；
 倘或家中難處事，細問家婆點樣為；
 雖然老大多長氣，忍氣低頭自己知；
 朝晚飯食存五味，要茶要水莫推遲；
 倘或閒言來罵你，莫共公婆論是非；
 後生小句唔生事，大家安樂兩家便宜；
 免俾旁人談論妳，不怕他人說是非；
 父母見娘行孝義，心中歡喜笑微微。」

ii、遊九州

在整個脫褐儀式的組合中，往往也包括「遊九州」儀式。在儀式中，喃嘸先生邀請善信家中的祖先，到訪南中國九個不同的地區遊歷，故又稱「遊九州」，讓祖先認識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昔日交通並不便利，人們對外界的認識也不多，遊九州一方面是為祖先安排功德，另外也是給祖先和善信家屬提供娛樂和對外界的想像空間。儀式開始前，喃嘸先生需要準備一隻木製的舟船，將善信家庭的祖先移請到船上。在不少水上人的家庭，他們所供奉的祖先牌位多是木製的神像。儀式首先為載著祖先的舟船開光，然後再配合經文移動船隻，象徵到達不同的地方。基於家庭成員和祖先共樂的儀式，在開始時，喃嘸先生也會相應地說出祝福和吉利的賀詞作開場。

儀式經文對遊九州經過的地方有不同的描述。惠州的是四時鮮果產量豐足，例如：「春有黃梅桃李杏，芬芳奇豔子成球，荔枝將紅杞子笑，丹朱成熟尚書留」；潮州的是四季花開的景致：「雪壓梅梢春信早，雨滋桃蕊歲來朝，梨花與月相爭白，柳絮同煙各逞才」；韶州是生活中常用油的生產地：「南山斬竹先求火，油是園中蘇子生，蘇仁榨出油千擔，生火添油就點燈」；雷州是重要的通商地方，有大量織品供選購：「鋪中貨物般般有，逐人排開綠襯紅，有名稱說雷州葛，白繭雲紗羨廣東」；簾州是釀製不同美酒的地方：「雙料太和兼水酒，糟燒橙汁蜜淋漓，竹葉青同秋露白，葡萄柳綠甕頭春」，尤其當中有關狀元酒的描述，更是回應民間的家庭，會在兒子出生時釀造、到兒子娶妻時拿出來享用的美酒；高州

是販賣香煙的地方：「生熟名煙隨客意，任從方便自家裝，食去滿天星斗現，吐來遍地是冰霜」；瓊州是銷售各地出產名香的地方：

「此訖地頭香出處，萬年珍重在南邦，古樹沉壇香結實，茄楠異品播名揚」；德慶州是酒樓宴客的好地方：「貴客到來光顧後，童叟無欺老實頭，騷人把盞吟風後，遊客傳杯詠粵謳」；最後是羊城廣州，以飽覽羊城八景作結：「勒馬回頭到廣州，羊城八景好風流，五仙觀內仙人掌，大鐘藤掛甚清幽」。在遊歷九州後，喃嘸先生便引領善信家庭的祖先返回神樓。在儀式中，喃嘸先生帶領祖先欣賞美景，鑒賞九州的各式物阜，是一個歡愉的過程。在酬備婚禮的脈絡中舉行這個儀式，是希望家中祖先亦能一同參與，感受這份喜慶，並期望祖先在家庭成員婚後，也會福庇他們。

iii、過關和祭幽

脫褐儀式中，往往也包括過關儀式。過程與社區性的禮斗儀式中的過關安排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參與者並非由社區成員組成，而是整個家族的成員一同參與，家族多會讓族中的小孩接受過關儀式，希望藉此讓他們日後的成長更加順暢。

如果主家家庭在脫褐禮斗儀式前進行齋事儀式的話，一般便會包括「祭幽」儀式。是以祖先在整個儀式的參與，不單是在「遊九州」時被邀請到各地遊歷，還有祭祀的部份，藉著祭幽科儀，達成

陰安陽樂的目的。祭幽儀式的經文一般會提及幽魂受到的苦劫，功德能令祂們得到超脫，善信施恩也會得到福報。

「長夜漫漫何時旦苦海沉沉陰魂散，窮魂相聚嘆悲哀何日起昇登道岸，望蒼天，如窺管，音信不通肝腸斷，今宵甘露自天來濟汝饑餒充飽滿，不可思議大功德……」

「聞今普召來赴法筵受持施食功德，惟願大道法門真廣大，筵開無礙莫妨來，萬類幽魂來臨法會……」

「香花引入無為路，鑾鶴迎歸不夜天，奉送幽魂登碧落，福留施主度綿綿……」

3、小結

在市區和部份漁民社區中的喃嘸正一道館，服務社區中的不同群體。而祈福儀式，除了週期性的賀誕禮斗，以及嫁娶的脫褐，其他生活上的事件，如小孩出生、大病初癒、答謝家先、貨船平安到埗、訴訟勝利、商販年尾酬神等，都會邀請喃嘸先生替他們禮斗，酬謝神明的福庇。儘管一般民眾不會深究每個科儀或經文的含意，但也明白禮斗是傳統酬謝神恩的儀式。若果禮斗儀式是因為婚禮而安排的話，儀式中的用品，亦會保留到婚禮當日使用，透過使用這些器物，將相應的文化意義，尤其是婚姻在生命中的過渡，家庭成員角色的改變等方面突顯出來，祖先的角色在過程中也進一步被強化，將家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繫起來。這些科儀隨著時代變

遷，不少已消失或變得較為罕見，但無疑這些祈福儀式，尤其在生命禮儀和社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讓不同的成員在參與過程中，凝聚和傳承他們的文化傳統。

二、示範環節

示範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1。

1、禮斗儀式（錄像編號：501 祈福禮斗儀式）

示範：詹偉文、唐光裕、黃澤霖、江有財、李子強、霍寶林（音樂）

說明：在禮斗儀式過程中，喃嘸先生首先禮請掌管人間延生植福的北斗九皇來到壇場，善信亦將紮作官箱火化，禮奉到臨的九皇。喃嘸先生以火枝燃點斗燈，象徵帶來光明照耀，給善信消災解厄，益壽延年。

2、大開門（錄像編號：502 祈福大開門）

示範：唐光裕、霍寶林、李子強、黃澤霖

說明：迎請北斗九皇到壇場時，喃嘸先生以「大開門」或「小開門」的曲目音樂恭迎。

3、還神儀式（錄像編號：503 祈福還神儀式）

示範：詹偉文、唐光裕、黃澤霖、江有財、李子強、霍寶林（音樂）

說明：遊九州儀式前的還神儀式，答謝神明和家仙福庇。

4、遊九州儀式（錄像編號：504 祈福遊九州儀式）

示範：詹偉文、唐光裕、江有財（音樂）、霍寶林（音樂）、李子強（音樂）、黃澤霖（音樂）

說明：遊九州儀式的目的是請善信的祖先遊歷觀光。在儀式中，喃嘸先生將善信家中供奉的祖先神像，按輩份排序，放到模型木船上。喃嘸先生然後拉動木船，按經文唱誦，描述經過南中國九個不同地方所看見的景色。

5、小幽儀式（錄像編號：505 祈福小幽儀式）

示範：李子強、黃澤霖、唐光裕、江有財、詹偉文、霍寶林（音樂）

說明：整個祈福儀式，也包括祭祀主家的家先，透過小幽科儀超度幽魂儀式，令到陽間的家庭成員得到福報。

三、問答環節

工作坊（2018年6月30日）

參與者：馬健行（馬）、唐光裕（唐）、學員（A~O）

A：在壇場中，「翹瞻鶴駕」橫額有甚麼意思？

唐：這個與恭迎聖駕的意思一樣，今天剛好準備了這張。

A：那翹瞻鶴駕有沒有甚麼意思？

唐：翹瞻鶴駕是指抬頭。

A：還有甚麼字眼是適合這種場合？

唐：恭迎聖駕、鶴駕臨軒等都適用。

B：可以解釋一下那個對聯嗎？

唐：都是一些吉祥的東西。那些言詞、名詞都是往吉祥那一方面的。

B：哪一方面的背景會有這些詞語出現？

馬：壇場的文字有不同的典故，但也要考慮在儀式的場景裡運用不同的旛和對聯，讓參與者明白，這裡已經成為了一個神聖的空間，而當中亦會有不同的象徵意義。有時候，這些文字或會說明當日儀式的主題，我們當然可以考究那些文字的出處。但我們在坊間會見到不同的道院和師傅，他們會按照自己的傳統方法，準備不同的法器。儘管各家也有不同的偏好，但基本上那些文字是要符合壇場的主題。因此，我們除了這句對聯外，還會請師傅即席揮毫。「酬恩禮斗」（橫額）是指當日你許過一個願，希望得到神明的庇佑。你當然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酬神，我們亦希望可以通過師傅執行儀式，酬還神恩。我們可以這一個方式來理解，為甚麼在這個儀式活動裡，會見到不同的文字，法器或佈置。

C：師傅在唱經時，除了粵語，還有沒有用其他地方的音調？例如「天尊」，我聽到天「莊（音）」，那個是甚麼話？

唐：有時那個腔調，「尊」和「遵」字會發成「莊」的音。因應音韻，或需要改變字的發音或聲調來遷就。

D：那會不會像粵劇大戲般，會特意加入一些官話？

唐：會的。有時有些發音，如「七」或「九」，為了避諱，因或會讓人誤會是不雅用語。主要還是因應喃誦的腔調和發音。

E：我去過香港仔的一個醮會，禮斗會做兩個：一個天斗和一個地斗，兩者有甚麼分別？

唐：天斗是五朝元帝，地斗則是我們剛剛喃誦的那一本。行內俗稱「天地斗」，但天斗是五朝元帝，即是玉帝、紫微那些。兩者禮奉的是不同的神明。而有些地區，如果禮斗是在晚上11時舉行，往往代表斗轉星移、交接之時。但現今的環境，儀式多數也是在下午進行了。

F：壇場上擺放的那枝是甚麼？

唐：那枝叫「燈杖」，是用來點燈，但這裡不可以燃點。在真正的儀式，我們是會燃點它的。

G：那塊鏡的用途是甚麼？

唐：鏡的用途是（幫助開光儀式），如果有很大座的神像，或那個位置是我們不能直接觸及的。那我們就會用一塊鏡，透過反射作用來開光。

H：可不可以講解一下台上擺放的物品？例如這九個公仔代表甚麼？

唐：這些是九皇的神像，燈用作點燈，茶杯酒杯是用作敬神，米斗是壇場用的。如果我們用主人家的東西，便會全部還給主人家的。

I：最高那四個字是不是「酬恩禮斗」？

唐：是。

J：你剛剛有提過要在市區水上人的社群中傳承。但你又提到這個水上人社群正在消退，而且很多水上人都已經上岸。那麼師傅你們現在是不是越來越少到水上人那裡做儀式？而且你們提到，在新船下水亦會做這個儀式。那你們是不是更加少做新船下水的儀式？你們對上一次在新船上做儀式是何時？

唐：以新船下水為例，從業以來也只做過三次，上一次做儀式也是兩年前了。

K：師傅在開光時，還會配合很多步法，有甚麼意思？

唐：是步罡踏斗。

L：有些傳統的儀式如收邪破禁和打武，水上喃嘸是不是已比較少做這兩科的儀式？

唐：少了，禮斗也少了，更遑論是這兩科。而收邪破禁往往在新船下水時做，指將不好的東西收走，船隻就可以大吉大利的意思。

L：你有沒有做過？

唐：做過三次。

L：真的做到收邪惡的？

唐：對。

L：那最近那次……？

唐：最近那次……因為現在越來越少會要求做這個儀式，懂得做的師傅也越來越少，畢竟應用的機會少，也造成越來越少師傅學習。

M：那打武呢？

唐：打武的話，則市區比較少一點。

L：那麼在船上還有沒有打武？

唐：船上也有打武的。

L：但是比較少？

唐：我接觸的情況是這樣。

M：科大再辦一場？

唐：只是打武？

N：收邪那個儀式是甚麼意思？

唐：收邪惡法是指把不好的東西收起來。

N：但是新船下水與這個有甚麼關係？

唐：主要是因為新船下水。唯恐當中涉及有諸多看不見的壞東西，便通過這個儀式把這些東西收起來。

N：即是那些動作是把不好的東西收起來，是收到哪兒？

唐：我們工具中，有一個叫「禁罌」。而在儀式中，蛋是代表不好的東西，便以罌收起它們，也象徵收除了不好的東西。

O：師傅你是不是本來，即未入行前已經懂做這些儀式？

唐：那時入行是要學習做這些儀式的。

O：是一定要學的？

唐：一定要學，但我入行這麼多年，所以都生疏了。這個儀式的科儀書是有關「請將」（請武將）的，當中包括了收邪破禁的儀式。

O：你們也是用蓍「打四方」，即「打四邊」？

唐：我們不會打的，我們是收的。

O：是不是找一個罐去收的？

唐：不是，是用罌，用那個罌去收了象徵不好的蛋，然後把它拿回壇內。

工作坊（2018年7月15日）

參與者：馬健行（馬）、唐光裕（唐）、詹偉文（詹）、
學員（A~G）

A：有沒有一些是為了新生嬰兒而舉辦的儀式？要等多少日才會有嬰兒的儀式，例如百日宴？當中的過程是怎樣？是不是待那個嬰兒出生一百日，即是我們現在常常說的百日宴，就要進行儀式？

唐：百日宴是現在新興的潮流，昔日都是滿月慶祝而已。正如你剛剛說，人們懷孕時可能會找我們。未必會像禮斗般做這麼隆重的儀式，往往是找我們作福，讓嬰兒平平安安出生。

A：那麼出生後，有沒有儀式要進行？

唐：若是男丁，會安排一堂禮斗答謝祖先。至於擺滿月還是百日的宴會，則是由主家自行決定。

B：會不會有上契的安排呢？

唐：現在就比較少了，以前會找我們幫小孩查花根，看看是否需要與一個神明上契，以保佑孩子平安、快高長大。

C：今天所提及，在結婚時舉辦的儀式，是否要父母俱全才能舉辦呢？如果父或母不在，又或是雙親都不在，是否不可以做呢？又或是那些把他養大的人都可以做？

唐：不一定要父母都健在才可以進行這個儀式的。儀式能否舉辦與父母健在沒有必然關係，把他養大的叔伯也能參與的。這只是一個象徵由小孩長大成人的儀式。

C：遊九州的九個州份是否不變的？會不會有其他州出現？

唐：是的，那九個州份是不變的，我也沒有見過。但如果在灣頭灣尾等不同地方，或許遊歷各州的次序會不同。

C：這九個州份是不是很多年前定下的？

唐：是的。

D：脫褐儀式需要從傘上解結。所以本來應該是需要在傘上繫結的？

唐：真正的儀式時，我們會燒一道符，再解一個結，為新人解除不好的事。

D：那麼紅白線有甚麼意義嗎？為甚麼一定要這兩種顏色？

詹：以前是沒有皮帶的，這是用來當作褲頭帶的。

D：是結婚時那條褲嗎？

詹：不是，是唐裝褲。以前很少用皮帶的，穿不同的褲都是用褲頭帶的。紅色這條線就是這樣用的，白色的就不要了。

D：一定要是用紅色和白色嗎？

詹：一定。

D：男的和女的脫褐儀式，在過程上有甚麼不同呢？

詹：男女的成長過程是很相似的，從懷胎起，父母一樣是那麼操勞，為不同的事情擔心。而經文上男女是有不同的，其中一段是：「出嫁要記兩頭親，你敬爹娘十六兩，他日子孫還你一斤」，還有「不信但看簷前水，點點依然印舊痕」。

D：是在解結的過程讀這部份的經文？

詹：對，是指人們知道出嫁後，就沒有了父母（不能依靠父母），以及出嫁後大家雙方要和睦。

D：那麼遊九州時讀的經文是否一樣？

詹：一樣的，因為是由古人一直傳下來的。

D：儀式的過程順序是甚麼？

馬：當中也有彈性的。一方面儀式有一定的結構，但另一方面也看主家的需要，因為儀式主要都是為那個家庭解決目前面對的情況，因應主家的需要，儀式組合可有增減調整。

E：脫褐儀式的一些用品是不是有一些限制需要跟從的？例如師傅你在儀式中所使用的傘子上有八道符，那些符是要化（燒）的，數量一定是八嗎？而且剛剛介紹儀式時也有提及，這個儀式可以獨立做，又或是包含在禮斗的儀式中。那化（燒）這些符時，與禮斗中的解厄符是否有關？數目有沒有規限？

詹：現在已經簡化了。早幾十年前，在我年輕時是有三十六道符的。但時代改變，年輕人、新人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來聽我們的說話和參與儀式了，因此演化為八道符。這八道符，我們盛一盤水，將符逐一火化，逐一解結並說出訓勉的話。例如先說母親是十分辛苦才把你生出來，之後再燒一道符，解一個結，然後是成長的過程，又燒一道符，解一個結。最深刻一次是新人一邊解結化符，一邊在哭。

E：我發現遊九州請祖先到船上，以及請祂們復位後，船頭的方向是有所改變的，是有甚麼意思嗎？另外，船的兩側都有一些帶拉引著，是不是因為今天時間等安排而簡化了？若有的話可否補充說明？

詹：有關遊九州請祖先返位的方向問題，由於地方問題，剛剛我們的做法是，遊九州後，在鑼鼓響後把這條遊九州布搭放在祖先枱上，而每個家庭也有一個祖先神位的。就算躉船、貨艇也好，也會有一個神位的。假設這個是船頭，這條布會搭在神樓那裡的，並由那些族長、新人和新老爺把祖先一個個請回神樓。

E：一頭一尾的帶有沒有繫連？

詹：有（師傅現場示範拉動舟船）。

E：為甚麼遊九州經文最後一句都是「仙童下馬，元寶化奉」呢？是不是應該為「仙童落船」？仙童是騎馬領著船去遊九州，還是與他們同坐一艘船？

詹：我也沒有問過以前的老師傅。因為經文是世襲的，老一輩的教導是每遊完一州，在鑼鼓聲響起後，便提示主家化奉一份寶帛。我的理解是請他（仙童）到來。仙童是指天上的童子，仙童在天上騎著馬看遊九州。

F：安奉祖先要旺船，那麼要打武嗎？因為我看過有關澳門道教的書籍，是有打武，現在會常常打武嗎？以前有沒有出名的師傅做打武？

詹：我在油蔴地植根了幾十年，甚少有在這些歡喜事做打武。打武是另外一科來的。喜慶的儀式是不會包含打武的，是不同的科儀來的，並不在今日的討論範圍內。據我所知，要找專科的師傅來做這些儀式的，我們並無做這些儀式。喃嘸先生也是有分科的，用我作為例子，我一直都是為別人做喜慶的儀式。我們做喜慶的，在水上的社區，跨過別人的艇頭時，人們會問我們是否來找丁的，因為我們吉利；但做那些大吉利是（白事）的喃嘸，居民會打你的，認為對他們不吉利。因此我們分門做紅事和白事，分得很清楚的。

F：你剛剛說的歡喜事，是不是指青壇？教授剛剛講了青壇和黃壇，青壇辦的是不是就是喜慶的儀式呢？

詹：是的，可以這樣說。青壇使用的神像亦是傾向喜慶的，例如福祿壽三星，白事的話，則不會請他們。

G：聽說以前做紅事的喃嘸先生為表自己的身份，會在店鋪前吊一隻紅船，你有嗎？

詹：我自己沒有，亦沒有聽說過或看見過，我只是會自己站在店裡作「生招牌」。

6. 盂蘭勝會*

馬健行

一、導言

每逢農曆七月，香港不同的地方社區都會舉辦形形色色的祭祀孤魂活動。小則以家庭為單位，準備食物、香燭和紙錢等祭品祭祀孤魂，俗稱「燒街衣」；大則有社區組織聘請儀式專家來主持比較大型的祭祀活動，稱為「盂蘭勝會」，而正一傳統的喃嘸先生也會受社區聘請主持儀式。在民間宗教概念裡，人們認為未得到妥善處理的亡魂，是不潔的，會帶來惡運，以及侵擾人們的生活，因此人們希望通過祭鬼儀式，以減少它們對人類的影響，同時祈望透過這些功德，得到神明保佑。另外，人們也會在勝會中祭祀祖先，達到照顧祖先的效果及得到他們的庇蔭。

* 工作坊日期：2018年5月24日，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一般盂蘭勝會的壇場，有供奉神像的神棚，當中有儀式專家進行儀式活動，包括喃誦或唱誦經文，並通過演奏不同的管樂、絃樂及敲擊的樂器，來配合喃唱的拍和。除此之外，有些盂蘭勝會還設有附薦棚，用作供奉先靈。棚中的每個靈位，均寫上了需要超渡的孤魂野鬼類別，或是先人的名字，或以家庭歷代祖先作統稱的附薦位。而這些附薦位的形式，則按活動規模而定，有些只是一張寫有名字和類別的紙條，也有製作成紙紮的牌位，整齊地被供奉在附薦棚內。壇場內也有一尊面容兇惡、腹部隆起的紙紮像，是為鎮懾孤魂的大士王。主辦團體在活動期間裝飾壇場和準備供品、衣包（即金銀衣紙），而善信來到壇場，都會向場內代表各個神明和先靈的香爐上香，也有不少會燒衣祭拜。而在最後的祭幽儀式，喃嘸先生則會重新佈置壇場，由主科法師坐在蓮花形狀的法座上，喃誦經文祭幽。儀式尾聲會同時火化大士王和附薦牌，象徵整個勝會結束，讓社區成員迎接一個新的開始。

在香港，不同社區的盂蘭勝會，其規模與呈現的方式也會有很大的差異。以屋邨為組織單位的盂蘭勝會，參與者均來自屋邨；此外，亦有由地區居民和商販聯合籌辦的盂蘭勝會，參與者包括日常有業務往來的商戶和居民。活動以祭祀孤魂的儀式為中心，主辦單位亦會安排以不同的活動，例如神功戲、派平安米或福物競投活動等，感謝社區成員的參與和支持。

下文將簡單介紹由正一傳統喃嘸先生所執行的盂蘭勝會的活動內容。

1、活動時間和規模

喃嘸先生所執行的儀式類型，可分為「青壇」和「黃壇」。盂蘭勝會雖然涉及已離世的祖先和孤魂，但並非直接處理與死亡有關的喪禮和殯葬，因此屬於青壇，是為功德，為社區祈福。香港的盂蘭勝會，是週期性的活動，社區按自己的傳統，進行不同的儀式。也會因應社會的變遷，對儀式的組合和執行作出相應的調整。

喃嘸先生為不同社區執行盂蘭勝會，儀式內容和規模或有些差異，這往往與社區的參與程度、經濟能力有關。傳統上，整個農曆七月均可以舉行盂蘭勝會，而當代都市社會，整個活動往往只歷時一天或半天。若是一整天的儀式，一般不遲於早上10時開始，並在晚上10時左右完結。如活動歷時半天，大約會在早上10時開始，下午5時完結，或是下午4時開始，晚上10時完結。由於整個活動涉及場地和人員的安排，不少社區會把日子固定在農曆七月的某一天，讓社區成員習慣活動的週期，安排時間參與祭祀，以至協助籌辦活動；但也有社區把活動安排在週末或假日，希望讓成員能在公餘的時間前來參與。由此可見，儀式也離不開都市人的生活模式。

舉辦盂蘭勝會，有關場地、人手、資金等安排，都需要事先統籌。在公共屋邨舉行的盂蘭勝會，多由居民組織或互助委員會負責籌辦。一個歷時半天的盂蘭勝會，籌辦單位在開始前數個月，便要接洽場地的管理機構提出申請，也要同時與喃嘸先生緊密聯繫，商定儀式範圍，亦要開始向社區成員宣傳及籌募經費。此外，主會在勝會開始前，需準備和佈置場地，協助前來參與的善信進行拜祭。

等。因應屋邨的環境，不少孟蘭勝會於大廈地面出入口附近的位置或天井的平台層設置壇場，方便善信的參與。

至於在商住混合的社區，籌辦孟蘭勝會的值理會多由商戶及居民聯合組成。由於缺乏有上蓋的空間進行活動，便需要物色地點搭建臨時壇場。部份商戶的店鋪更會成為臨時的籌辦聯絡處，安排活動物資的分發。喃嘸先生則會因應主辦團體的要求，視乎儀式的規模和場地的狀況，來準備壇場中的器具，以及神像。如情況許可，一般也會供奉道教中地位最高的三清（即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及道德天尊）、鎮守壇場的龍虎二將，或主事祭幽的太乙救苦天尊等。神像的材質，有畫布、木、鏡、紮作等，有時候甚至只以一個香爐來代表。

孟蘭勝會的規模和喃嘸先生的人數都是由主辦團體按自身情況決定。規模較小的孟蘭勝會，可由六位喃嘸先生負責，當中一位為負責音樂拍和的醮師，儀式可以只歷時一個晚上；而在規模較大的勝會，喃嘸先生的數目可增至十多位，當中包括二至三位醮師，可以歷時三天。喃嘸先生負責壇場的佈置，提供神像及法器，也需準備不同的紮作品，以配合儀式的進行。到祭幽的最後階段，喃嘸先生會指示主辦團體，將大士王和附薦牌位火化，送走大士和孤魂，結束整個孟蘭勝會。

2、儀式結構

由於孟蘭勝會的主要目的是祭祀社區內的孤魂，因此儀式的服務範圍和對象也需要界定清楚。喃嘸先生在儀式中，邀請神明到

臨，同時也通過「揚旛」儀式，到社區不同的位置設置儀式地標，一方面引領孤魂前來領受超渡，同時也象徵或劃定社區的界線。如活動的時間充裕，並超過一晝或一夜，則每節皆有「行朝」儀式，朝禮被邀請的神明。然而不同的社區會有不同的要求，有些社區要求舉行破獄儀式，期望能將孤魂從地獄中拯救，再行超渡；亦有水上人社區安排祭水幽儀式。在孟蘭勝會中，善信一方面通過喃嘸先生，為生活中的惡事向神明表達懺悔，也在活動的最後部份，以祭幽的儀式來超渡孤魂，在儀式層面讓社區回復潔淨。以下介紹啟壇、揚旛掛榜及禮懺儀式的內容。

I、啟壇儀式

啟壇儀式中的重要部份是潔淨壇場，在儀式中，喃嘸先生奏響鑼鼓，各參與者排班就位，迎接勝會的開始。喃嘸先生按科儀書的內容，唸誦「禮讚」經文，同時，主科法師在法器「水盂」中火化符紙製成符水，並以柚葉灑拂符水，潔淨壇場。儀式通過對神明的讚頌，通知神明儀式的開始，邀請祂們到來，也通過這個儀式來確立儀式空間。現節錄「禮請」當中有關以靈符法水潔淨壇場的經文：

「琳瑯振響。十方肅清。河海靜默。山嶽吞烟。萬靈鎮伏。召集群仙。天無氛穢。地無妖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靈符蕩穢大天尊……令敕江河淮濟。非凡符水。九龍吐出。伏之千萬

年。臣今將來蕩穢。加持靈符法水蕩滌妖氛。一洒天清。二洒地靜。三洒人長生。四洒萬穢滅……」

「中山神咒。元始玉文。持誦一篇。却鬼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手。待衛我軒。凶穢消散。道炁常存。常清當靜天尊。香雲浮蓋天尊……上通三界遍諸天。下達八門並九地。十方三界悉遙聞。萬聖千真齊下邁。」

喃嘸先生跟著上呈儀式文書給相關的神明，通知祂們將要進行的儀式活動。在道教的神明譜系中，農曆七月十五日是「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或稱為「地官」）的誕辰。地官是道教的三官大帝之一，主管赦罪。人們祈望通過拜祀地官，能使祖先得到赦免，達致陰安陽樂。因此在農曆七月舉行的孟蘭勝會，需要恭請掌管赦免人間罪孽的地官，祈求神明降臨壇場，見證這個社區的功德善事。節錄部份儀式文書於下：

「臣昔嗣天師門下。太上三五都功經錄。奉行請聖科事。臣弟子祐與臨壇官班道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奏啟供養……。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下元三品解厄永官洞陰大帝……上界天府鴻蒙真宰，中界地府坤輿列聖，下界水府澤國群仙……悉仗真香普供養……」

在壇場中，喃嘸先生會準備一匹紙紮「功曹馬」（一匹紙馬，背上載有功曹像），負責發奏任務，把訊息傳遞給神明。喃嘸先生

宣讀表文，說明孟蘭勝會的因由後，便指示主會火化功曹馬，將勝會的訊息帶往天階。節錄部份表文於下：

「正一天師張大真人。龍虎山。武當山。鶴鳴山。三山煉道。五百靈官前傳後教。列位師真。年值。月值。日值。時值功曹。光臨到座……虔具寶馬一匹。文疏一通。交與功曹。為吾帶至。天庭地府。海角陽槽……承差官將。攬表登程。傾茶奠酒。拜送雷威。玄音奉送……」

II、「揚幡」、「掛榜」儀式

當邀請神明到壇場之後，便開始揚幡。「幡」是用來招孤魂的紮作品，組成是一支竹篙，頂部掛有燈籠，以引領幽魂前來勝會壇場接受超渡；燈籠頂部設有紮作寶珠，標示活動性質是祈福的青壇儀式。幡下有一個亭狀的臨時神明崗位，由土地神站駐服務。喃嘸先生按主會的意思，在社區不同位置豎立幡竿，是以幡竿的數目也會各有差異。主辦單位多會於主要出入通道豎幡，希望儀式涵蓋社區成員日常生活的範圍。喃嘸先生在揚幡儀式中，燃點火筆為幡竿開光後，孤魂便可循幡竿的方向，前來接受超渡，主辦單位成員也會每天定時準備祭品到各幡竿祭拜。幡竿會一直豎立，到最後祭幽儀式時才被除下，以示整個孟蘭勝會將要終結。

在孟蘭勝會中，揚幡是施引孤魂前來聞經受渡，而掛榜則是喃嘸先生以儀式執行者的身份，公告社區成員，讓眾人和孤魂了解勝會目的。勝會的榜文，特別是「金榜題名」，除了列出迎請之神明外，也說明了活動的時機、原由、功能和參與者的芳名，期望藉

勝會的舉行，合眾人之力祭渡孤魂，修成善事。現節錄金榜內容於下：

「時惟瓜月，節屆孟蘭，家家薦祖德之隆，處處結人緣之盛，念彼爐峰寂寂，間有未度孤魂，香海茫茫，不小飢寒滯魄，古雨怪風而有感，迷煙失度以無依，勿使過時而不遇，致嘆法語之罔聞，須知勝會補修，好向瑤壇受度，茲逢本月十五日迺地官開赦罪之門，坤府啟冥關之鑰，眾等聯結一心，同修寸善……」

因此，張貼榜文，一方面是讓社區的成員知悉活動的意義，另一方面，是讓神明知悉他們的善行，帶來福庇。然而部份孟蘭勝會受到都市空間的限制，而不懸掛榜文，有時只會在儀式中宣讀榜文內容。在一些孟蘭勝會，喃嘸先生會將題為「寒林施食所」的榜文（俗稱「幽榜」）貼在大士王的附近，講述孤魂沉淪滯道的狀況，指出孟蘭勝會讓牠們受渡超升，社區成員不受侵擾。

基於孟蘭勝會的目的也包括潔淨社區，一些主辦單位會於喃嘸先生揚旛掛榜的同時，帶領和協助喃嘸先生以符水潔淨社區範圍。而部份在公屋屋苑舉辦的孟蘭勝會，主辦方更會請喃嘸先生到各樓層灑淨，可見社區成員亦很重視勝會潔淨社區的功能。

III、誦經禮懺

孟蘭勝會時屆農曆七月，象徵一年走了一半。大家在上半年均會犯上不同的罪過，祈求通過誦經禮懺，反思懺悔在日常生活中的

過犯，希望能得到神明的赦免。在正一派的科儀經本中，雖然有不少懺本（即懺悔用的科儀文書），但孟蘭勝會往往會喃誦有關反思罪過的《三元水懺》。《三元水懺·上卷》是有關偷、盜行為的懺悔，節錄於下：

「從此已上。禮念天尊聖號。乞懺某。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七祖九玄。師資父母。存亡二世。一切眷屬無量偷盜之罪。或偷盜天尊形像。三寶種種財物。或偷盜親姻種種財物。或偷盜富貴貧賤。種種財物。或偷盜國家庫藏。輸貢科。歛官錢財物。或偷盜妻妾男女良賤財物。如是偷盜等罪。無量無邊。今日虔誠。咸乞懺悔。次復回向。上元天界。一切高真。皈依皈身皈神皈命。大慈大悲無上天尊。」

《三元水懺·下卷》是有關不孝的懺悔，節錄於下：

「天尊聖號。乞懺某。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存亡二世。道俗兩門。不思父母劬勞。養育不報。十月懷胎。三年乳哺。推乾就濕。嚙苦吐甘。洗浣提撕。憂愛重恩。返生忤逆。不孝重罪。或為男為女。為氣為財。殢酒迷花。為冤結呪連累父母。怨氣無邊。或造宅初墳。犯多禁忌。罪盈惡貫。是致流殃。或報在塚訟徵呼。先亡勾連。或報在命運衰危。惡星行度。見世創為種種冤報。地獄則為種種果報。慈尊言。如此生身果報。皆人前世犯於罪業。死經地獄。及至來生受報。六道輪迴。無有休息。今日虔誠。咸乞懺悔。次復回向。下元水界。一切先哲。皈依身皈神皈命。大慈大悲無上天尊。」

3、小結

當代香港社會，農曆七月期間，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不少社區舉辦孟蘭勝會。當中由正一派喃嘸先生承壇的孟蘭勝會。

喃嘸先生按照主辦單位的要求，配合社區狀況，設置壇場，設立附薦棚及大士棚，協助社區超渡幽魂，潔淨社區範圍。與此同時，參與者亦透過活動祭祀先人，維繫祖先與現世家庭成員的關係。

另一方面，喃嘸先生按照其師承科儀傳統，在活動中通過各項儀式，界定儀式所服務的社區界線，這也讓成員在儀式過程中建立大家的身份認同，以及地方的歸屬感。

二、示範環節

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1。

1、發佈鼓（錄像編號：601 孟蘭發佈鼓）

示範：唐光裕、李子強、江有財、黃澤霖

說明：儀式開始前，喃嘸先生演奏鑼鼓音樂，示意儀式即將開始。

2、啟壇儀式（錄像編號：602 孟蘭啟壇儀式）

示範：江有財、唐光裕、李子強、黃澤霖、鄭健威、霍寶林（音樂）

說明：啟壇儀式中，喃嘸先生首先潔淨壇場，然後邀請相關神明到臨，繼而通過功曹，發奏送函，將是次儀式功德訊息送往天庭。

3、禮懺儀式（錄像編號：603 孟蘭禮懺儀式）

示範：唐光裕、李子強、黃澤霖、鄭健威、霍寶林（音樂）

說明：在日常生活中，善信人等或會犯上不同的罪過，例如貪念盜竊、遷怒於身邊的人和事物、又或沒有秉持孝道等。透過喃嘸先生主持的禮懺儀式，為善信懺悔，祈求平安。

4、封相賀壽（錄像編號：604 孟蘭封相賀壽）

示範：唐光裕、霍寶林、李子強、江有財、黃澤霖

說明：孟蘭勝會在農曆七月舉行，適逢負責赦免人間罪惡的地官（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的誕辰是在當月十五日。在孟蘭勝會的祭幽儀式時，高功坐上蓮花法座前，喃嘸先生演奏「封相賀壽」選段來恭賀地官的誕辰。

三、問答環節

參與者：廖迪生（廖）、馬健行（馬）、唐光裕（唐）、學員（A~C）

A：剛才發馬儀式中，提到一句「一聲令下九州兵。四界功曹速現形。若有遺神不聽令。一通文書達上清」。這四小句是廣東話押韻，即應該在廣東地區才有這一段經文。因為理論上道教都是信奉太上老君，而全中國信奉道教的，都應該是奉太上老君為始祖。那在其他方言的地區是不是有類似的經文？這一段經文其實是十分工整的。師傅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沒有接觸過中國不同地區，以不同的方言來執行發馬或請聖儀式，它們的模式會不會很相近？

唐：因為經文都是由曾在廣州的前輩流傳下來的，我們也是學習廣東話的科儀。我們也很少聽過用普通話來演繹的經文。

廖：道教雖供奉太上老君，但我們討論的是廣東的正一道教傳統，是集中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帶，即其他地方是有各自的宗教傳統，他們的音樂和經書均不相同。至於不同地區宗教傳統的分別，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比較才能得知。正一傳統在廣東已有很長的歷史，修辭和經書講究師承。例如現在正在討論的這個問題，在50年前是不可能討論的，因為儀式專家是一個行業，學習這類知識要按師承，跟隨師傅學習，並不能公開學習或討論。從師承一直流傳下來的經文，有規定的讀法和唱法，這是學習的內容。所以經文對於儀式專家來說很重要，是必要學習的東西。剛剛師傅他們喃誦時，是用一本本的經書。現今我們要複印是十分容易的，但三、五十年前還沒有影印機的時候，那本經書是如何傳遞呢？因經書是十分重要的材料，學

師的第一件事便是抄寫經書，所以師承在某個意義上是一種壟斷，這個系統只有該派別的人才懂得。此外，經書的文學基礎深厚，不是一個普通人可以寫得出來的，經文內容亦值得深入研究。其實我們做研究的，所知道的只有很少。每個師傅他們都會學很多的經書，不同的儀式有不同的版本。

A：我今日終於聽得懂師傅們在喃唱甚麼。以前從小看到師傅們在做儀式時，我都是不知道在做甚麼的，因為我聽不明白。另外，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從事殯儀行業的。他說女士因陰氣較男士重，所以較難入行。因此通常儀式都是由男士完成，以往是不是大多傳男不傳女？

唐：我們一直都沒有女性入行。我們也沒有明確規定傳男不傳女，只不過一直以來都是喃嘸先生。

B：正一的儀式完成後，會不會有個別的街坊或信眾要求要一道符？

唐：我們一向都會有鎮宅符提供，讓他們帶回家，貼在門口。這個是不成文的規矩，我們外出做儀式時，多數也會帶備鎮宅符的。主會沒有要求我們帶符，但我們已習慣了帶。

C：道教好像有兩大派別，分別是正一和全真。那全真派有沒有類似這些的儀式？如果有，他們的儀式和你們的又有沒有甚麼大差別？

唐：全真以我的理解，大多是祈福和做法會，即是供諸天那些大法會。至於他們有沒有替人渡亡，這方面我則不太清楚。

馬：這其實是視乎渡亡儀式有多具體。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走進一些道觀內，也會看到他們有安奉先人，也有提供一些齋事功德的法事服務。按廣義來說，全真是有提供渡亡儀式的。但對於處理死亡的一些重要部份，仍然需要由正一派師傅執行。例如當先人去世後的開路功德、引領亡魂接受後續法事活動，

以及在大殮當日引領孝子買水、入殮等，都必須由正一派師傅完成。所以，在當代的香港社會，死亡的處理會由不同的儀式專家組合而成，例如在當代殯儀館舉行的喪禮，在下午4、5時會由正一派的師傅先進行開路儀式，到了6時則會有全真派的經師，可能有男有女，視乎那間道堂的人手安排而決定，他們會在晚上做一些超渡的法事。到了翌日早上出殯，買水等儀式則會由正一派的師傅負責。由此可見，在從事渡亡方面，正一派由明代以來，已有一個十分長遠的歷史。至於全真派，因為在香港這個特殊情況，以致他們通過提供處理死亡，或安奉先人等服務和儀式活動，則是另一個課題。

廖：提到道教儀式，我們可以從歷史角度了解香港道教。喃嘸先生在提供儀式服務方面，有一個很長的傳統。在地方社會脈絡裡，我們需要一些儀式，便會禮聘喃嘸師傅來做這些儀式，這是一個有很長歷史的地方傳統。而全真派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道士會聚在一個地方一起誦經修行，並不是完全為了擔當提供儀式服務的角色。在1960年代後，香港的全真道士才開始為公眾提供儀式服務，所以在了解香港渡亡儀式的脈絡時，要同時了解他們的歷史過程和彼此的分別。加上香港社會變化很快，正一和全真都有各自的發展方向，所以需要配合歷史過程，才能得知兩個派系的發展，以及明白兩個傳統的出現。

A：有關傳承問題，你們入行是熟人介紹，還是來者不拒？如果有學生告訴我，他在畢業後想做喃嘸先生，那是不是我把他介紹給你，你便會收他為徒？你們是以甚麼準則授弟，把知識傳承下去？

唐：暫時我們沒有開班授課。至於我本人，我的祖父已開始做喃嘸先生，即是子承父業。有些人是由熟人介紹，暫時不用登報招聘。

7. 市區喪禮儀式*

馬健行

一、導言

死亡是人生必經的階段，儘管是居住在市區的人們，尤其當中並沒有選擇某一特定宗教儀式的，也會按民間傳統的方式安排喪禮，透過儀式將先靈超渡，同時協助人們過渡到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在香港市區，喪禮在殯儀館舉行，處理死亡及相關的儀式，喃嘸先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當市民需要籌辦喪事，不少也會先接觸承辦喪禮的經紀，部份或按需要再接洽喃嘸先生，進一步商討儀式的安排。在喃嘸先生的儀式體系中，喪禮的儀式被視為「黃壇」，是有別於祈福性質的「青壇」儀式，當中使用的經書文本，以及法器也有不同。然而基於喪禮主家的不同需要和治喪環境的轉變，喃嘸先生也需要彈性回應當中對儀式的要求。整體來說，現今在殯儀

*工作坊日期：2018年7月21日及28日，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館舉行的喪禮日趨簡化，一些來自不同家鄉習俗的「鄉例」也日漸散失，代之為我們常見的喪禮安排和儀式。

1、喪禮的壇場和規模

當代香港都市人治喪的場地——殯儀館，多是一座樓高數層的建築物，當中的樓層被劃分為大小不同的房間，由數百呎到數千呎不等，成為舉行喪禮儀式的靈堂。在靈堂後方的空間，是存放先人遺體的靈寢室，靈堂中間則是一個固定的祭台，即「靈前」的位置，主要放置先人的遺照、香爐和供品。若果場地許可，還會在門口附近的位置，放置一張小桌供奉觀音大士（「大士王」），象徵統御靈堂內的幽冥秩序。

喃嘸先生會按靈堂大小和儀式的規模，靈活地佈置壇場。在一般規格的喪禮中，喃嘸先生進行儀式的壇場，設於祭台前方以及親友來賓就坐的椅子前方的空間。壇場主要是由桌子鋪設的延伸位置為主，桌子每側可坐兩位喃嘸師傅，末端設有可供儀式活動進行的空間，桌上架有面向靈堂入口的「蓮花座」，是一個基本的、可供六位儀式專家行儀的壇場。蓮花座是紙竹紮製的壇場法座，在進行祭幽儀式時，一位主科師傅便會登上法座執行儀式，而其他師傅則會坐在蓮花座兩旁，一起誦經和執行儀式。此外，桌上亦會放置太乙救苦天尊的神像和象徵功德的十供禮器。若主家希望喪禮以更小的規模進行，壇場會以一或兩張桌子組成，並不會設置蓮花座，僅在桌子後方懸掛祭幽主題的卷軸，例如十王殿等等，儀式也會有相應的調整。若在較大的靈堂舉行喪禮，往往也代表主家願意將喪禮

的規模相應提升，也會邀請喃嘸先生鋪設「大壇」的壇場。大壇的基本規模包括蓮花座壇及另一個壇場。所加設的壇場亦是由數張桌子組成，配以直幡橫幅的布帳來豐富壇場的層次感；布帳上掛著道教最主要的三位神明——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的畫像，兩旁則掛上象徵保護壇場的龍虎大將畫像，和配合超幽主題的十王殿卷軸，以築成莊嚴的壇場，更能強調行儀空間的神聖。若果喪禮的規模再擴大，則會邀請更多喃嘸先生參與儀式，在大壇的基礎上擴充壇場的規模，將蓮花座增設至三個，以供三位主科法師坐在蓮花座上，同時進行祭幽的儀式，俗稱「三寶」。由於按喪主的要求，這種較大規模的儀式往往需要更多喃嘸先生參與，需要的空間亦較多，這個部份的壇場普遍都是在祭幽儀式前，才由喃嘸先生合力鋪設。

紮作品也是壇場的重要組成部份，當中除了供給先靈的物品，部份更是個別儀式和壇場配備中的核心部份。因靈堂地方有限，大多數紮作品均會被放置在靈堂門外：有一類是喪禮所需的基本紙紮品，如大屋、文明轎、轎夫、金山、銀山等；另一類則是各種滿足先人在另一個世界生活的紮作品，以汽車、飛機等較為常見。至於部份紙紮品，例如代表祖先的紅幡和先人的白幡，以及分別代表祖先和先人的牌位，會被置於靈前；而其他如沐浴亭、「妹娣」僕人和金銀橋，則會在相關儀式進行時，才被移至壇場中，在儀式完成後再度被移送到門外。

2、喪禮的時間與儀式結構

市區的喪禮日漸簡化，一般是在殯儀館設靈，並安排合共兩天的儀式，主要包括在晚上「坐夜」的環節超渡先人，以及於翌日出殯。由於出殯的日子，對先人和主家而言，不論在宗教上還是世俗事務安排方面，都很重要，因此會先決定出殯的日期，然後再於前一天晚上「坐夜」。而當代的喪禮，坐夜一般會於下午4時左右開始，召集主家參與「開路」的儀式，讓先靈可從陰間前來參與喪禮。然後主家會先享用晚餐，於6時或6時半左右開始晚上其他的儀式。

近十多年來，坐夜儀式的時間有縮短的趨勢。三數十年前，坐夜最早也會到晚上10時許才完結，孝子賢孫甚至會在坐夜後請喃嘸先生先行告退，然後繼續守夜。這情況已越來越少見，人們轉趨縮減儀式間間距，使之可以於9時左右完結，然後回家休息並準備翌日出殯事宜。在這種情況下，喃嘸先生需要彈性地處理和安排儀式，從而適應社會的要求。

I、坐夜儀式

i、開路

坐夜第一個儀式是開路，由一位喃嘸先生負責。下午4時左右，家屬陸續齊集於靈堂，殯儀館的堂倌負責整理靈堂，協助家屬穿上孝服、準備緊接儀式用的香燭、協助擺放家屬帶來的食物祭品等。然而在開路儀式前，喪禮還不算正式開始，喃嘸先生的儀式，是要把離世的先人，在茫茫幽界中，引領回來接受超渡。而在民間

宗教系統中，對幽冥世界的想像，也是參照傳統社會的官僚系統。因此在儀式中，喃嘸先生需要準備象徵公文的「路票」，上面寫有先人的相關資料，在儀式中宣讀，以請示冥府的官員，將訊息傳達至超自然世界，將先靈帶回靈堂。所以在喪禮中，只有在開路後，家屬才會在靈堂上香給先人，堂倌也會安排致祭來賓上香。這個儀式為場地賦予了宗教意義，正式將這個空間轉化為超渡先人的靈堂。

ii、開壇

開路之後是開壇儀式，喃嘸先生的人數，按該喪禮的儀式規模而定。常見的主要是六位喃嘸先生，其中一位為醮師。如果是小幽，則是由四位喃嘸先生負責，當中包括一位醮師。至於大壇的規模，會在以上基礎再增加喃嘸先生。儘管在殯儀館的靈堂，每晚均會有喪禮在進行，然而基於每個喪禮都是獨立的，在每個喪禮儀式前，喃嘸先生也會透過儀式潔淨靈堂的空間，然後進行「請聖」儀式，邀請神明到座，參與超渡儀式。因此喃嘸先生會各司其職，使用不同的法器協助儀式進行，傳遞信息給神明，期間或會使用木魚掌握節奏，擊響「鑼」以示頂禮朝拜神明。若由高功法師主持儀式，則需要以符水潔淨壇場，並禮誦經文和神明的「聖號」名稱：

「……加持靈符法水蕩滌妖氛。一洒天清，二洒地靜，三洒人長生，四洒萬穢滅……」

儀式所需要邀請的神明，首先是道教系統中最高階的神明，包括「玉清聖境無量度人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無量度人靈寶天尊」、「太清仙境無量度人道德天尊」等。基於喪禮需要超渡先靈，相應的神明包括「昊天金闕至尊玉皇赦罪大天尊玄穹高上帝」、「東宮慈父東極太乙救苦天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冥京主宰十殿慈王」及各個在地府的神明等。而邀請各個神明，既是代師宣法，同時也是讓神明見證超渡亡靈的功德。喃嘸先生在請聖儀式後，並不會跟隨主家火化金銀衣紙，而是列班移步到大門附近的大士王，高功法師以火筆施畫符咒替其開光，進一步確立大士王在靈堂超拔儀式中的角色。完成後，高功回到靈堂中央的位置，再以火筆為紮作的牌位和旛開光，令先靈臨壇。往後在整個喪禮中，這些象徵先靈的紙紮品，無論是由喃嘸先生手執，或由孝子抱持，在儀式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iii、誦經

在開壇儀式過後，喃嘸先生會稍作休息，準備往後的儀式。當中不少會承接誦經儀式。喃嘸先生會返回蓮花座壇就坐。有關誦經的儀式，包括有喃唱的環節，亦會有誦讀經文神咒的環節。而誦經的內容，我們既可以聽到包括「淨天地咒」以潔淨壇場、「香咒」以傳達訊息給神明等等的咒文，還有主旨救贖亡魂的經文。現節錄

有關開壇儀式的經文於下，內容主要是說明儀式的要旨在於超渡亡魂。

「東宮慈父，救苦真人，九頭獅子座壽林，說法度亡魂，願汝亡魂，承此早超昇。朝禮太乙救苦天尊。」

iv、破獄

在都市常見的喪禮中，也有破獄的儀式。儀式開始時，便會將靈堂內的燈光關掉，堂倌也會指示剛來致祭或希望離開的來賓，待儀式完結後才可以內進或離開。而靈堂中央的空間會被短暫佈置成象徵地獄的場景，包括鋪設代表九個主要方位的磚瓦，中間有一個燃點了蠟燭的小器皿，俗稱「獄盤」。在過程中，孝子需要手抱代表先靈的牌位和旛，跟隨喃嘸先生的步伐環繞獄盤。主科法師按著喃誦經文的內容，以劍把九個方位的磚瓦逐一打破，從而拯救先人。在打破每個方位的磚瓦後，每位喃嘸先生都會圍繞獄盤走動，在其科儀傳統中，透過這些既定的步法，帶領亡者走出地府。這個儀式帶有動感，並配合較強烈的音樂拍和，讓身處喪禮的參與者莫不被吸引過來。而在儀式的最後部份，高功法師會手抱牌位跨過獄盤，象徵已帶領先人離開地獄。隨著時代的發展，殯儀館不同的安排，包括儀式當中燃起火舌等的管理措施，都影響著儀式的執行。但整體而言，儀式仍然按照傳統的方式，使先靈在不同的儀式過程中，一步步被薦拔超渡。

v、遊十殿

破獄結束後，緊接的是「遊十殿」儀式。在這個儀式中，紮作的「望鄉台」被放置在靈堂中央，由一位負責的喃嘸先生，手執木魚，以南音說唱的形式，帶領孝眷依次參與。喃唱的內容，大概是地獄各殿的描述，節錄於下：

「遊五殿天子閻羅，閻王案件十分多……馬面牛頭持枷鎖……
照見罪惡之人要受災磨……十殿而今遊罷了，重回壇上禮蒼
穹……不如回到齋壇上，聞經聽法……」

這個儀式富有教化的意味，既是啟導先人明白陽間所犯罪孽與死後在地府十殿果報受苦的關連，也提示先靈，當晚的齋事功德還未完成。

這種說唱的表現形式，既是超渡先靈，也是勸世向善，向現場的參與者施行教化，尤其是地獄受苦的一段，希望世人引以為戒，在生活中行善積德。

vi、過橋

遊十殿完結後，往往便會進行「過橋」儀式。在這個儀式中，需要使用紮作的「沐浴亭」和「金銀橋」。經過上一個儀式，先靈已從地獄中被拯救出來，最終希望能到達仙界。儀式開始前，孝子會先以毛巾擦拭被放在沐浴亭內、象徵先靈的牌位，替先靈沐浴潔淨後，才能走上法橋早登仙界。

接著，負責儀式的高功法師會為紮作的仙橋以火筆開光，其他喃嘸先生則分列於橋的兩側，在孝子抱著牌位一級一級地登上金銀橋期間禮誦經文，待完成後提示孝眷等回到靈前，將牌位和旛置回原位。所誦經文是關於對先人超昇仙界的實踐，節錄於下：

「陽中奉道修建靈寶妙齋，奉經求懺度靈往生功德事……恭對
沐浴堂前三申召請亡故□□□靈魂……惟願地獄無門休進來，
天堂有路早超昇……」

「香花引入無為路，鸞鶴迎歸不夜天，好向度仙橋上過，朱陵
火府會群仙……」

vii、囑誦

喪禮的紮作品，也會包括一對僕人，「囑誦」儀式是由一位喃嘸先生，將這一對紮作的僕人帶到靈前以火筆開光。儀式間，喃嘸先生喃誦的內容，主要是教導僕人，讓先人得到照顧。這個儀式執行的時間相對具彈性，可以在開壇之後及祭幽前的任何時間進行。

viii、超幽

「施食超幽」是喪禮超渡亡靈中最核心的儀式，目的是通過施食和超幽等程序，帶領先靈往生仙界。儀式由高功法師啟師示意儀

式的開始，然後登上蓮花座，並奏請神明，現奉行超幽科儀，召請亡魂接受煉道。

「祭煉壇所。恭遵道旨……男女孤魂等眾以及某門三代宗親長少亡魂來赴玄壇。受沾祭煉。聞經受食。悟道登真。」

科儀中描述了幽冥世界的狀況，當中也包括嘆骷髏的慘況，提示人們不論生前在社會擔當何等的位置，也終需要來赴道場聞經聽法。

「骷髏骷髏。四體摧殘沒箇人收。兩打風篩幾經秋。恨悠悠。不聞人語惟聽溪流。」

骷髏骷髏。你是誰家男女。兩眼無眸。雪魄霜魂墮九幽。哭聲啾。漫漫長夜解脫無由。」

ix、交經

都市的喪禮，大多於晚上9時許便完成坐夜的儀式。而在超幽儀式期間，需要因應殯儀館火化繁作的安排，由壇中其中一位喃嘸先生，帶領孝眷到火化設施範圍進行，完成後返回壇中繼續參與超幽的儀式。超幽完成後，眾位喃嘸先生走到靈前，帶領孝眷和致祭來賓，向神明鞠躬行禮，道明是夜功德已完結。孝眷和喃嘸先生在翌日早上回來，舉行出殯。

II、出殯

出殯儀式普遍於早上進行，通常由一位喃嘸先生執行。昔日子孫從潔淨的水源（如溪水）取水為先人潔淨。至於在殯儀館舉行的喪禮，往往是由喃嘸先生帶領孝眷到靈堂所屬的樓層大堂，或是地面大堂進行請水儀式，然後將清水帶到寢室，由孝子象徵式地潔淨先人遺體。緊接著大殮，靈柩被移到靈堂中央，讓孝眷和來賓瞻仰遺容，接著再被送回靈寢室，待喃嘸先生主持蓋棺後，再被請到靈堂中央，讓家屬及弔唁人士跟隨出發。

在香港，出殯的遺體處理主要分為土葬和火葬。火葬為當代最常見的遺體處理方式，遺體在食環署轄下的火葬場火化，並在火葬場的禮堂，由喃嘸先生執行簡單的辭靈儀式。喃嘸先生喃誦經文讓孝眷和致祭者送別先人後，便移步到禮堂外的空地，備好火筆讓孝眷和致祭者跨過，指示他們脫下象徵守喪的孝服，以及將先靈的牌位和旛火化，完成「纓紅」儀式。纓紅儀式象徵葬禮的完結，寓意「英雄留後、後代綿長」，也標示新的開始。其後，要待骨灰可供領取，以及家屬決定良辰吉日，喃嘸先生再為骨灰位以硃砂和火筆開光，正式安奉先人。

土葬在昔日社會是傳統的安葬方式，主要葬在香港華人永遠墳場和食環處轄下的墳場，也有部份安葬在私人墳場。在香港的土葬，可再分為永久土葬，或是按墳場管理團體及墳地地段的規則，需於指定年期屆滿後再遷葬。遷葬包括將遺骨移往金塔安奉，或是安排火葬安奉骨灰。而不論墳地的處理差異，喃嘸先生也需要在棺木下葬進塚前進行「旺塚」的儀式，然後待孝眷和仵工確認安葬妥

善後，再安排拜祭。在土葬完結後，喃嘸先生還會按主家就墳場管理委員會的要求，或者是墳地泥土狀態，再擇取吉日時辰「旺山」豎碑。

現今的喪禮，不論土葬或火葬，儀式也日見簡化，並於出殯當日完成。另外，一些家庭在先人離世時，會先將家中「神樓」和各個神位以紅紙覆蓋，象徵不受死亡的污染。在喪禮完結後，才可以拆除紅紙，部份更會請喃嘸先生「旺屋」，並潔淨家居。然而，當代不少家庭再沒有於家中安奉祖先和其他神位，因此隨著喪禮儀式的完結，以及墓葬或安奉骨灰，整個喪禮也隨之完成。

III、旬七打齋

現今仍有家庭在「旬七」期間，即先人離世後的每七天的週期，安排喃嘸先生舉行功德齋事儀式。由於當代不少家庭也再沒有安奉神位，因此旬七期間，先靈往往會被暫時安奉在道館，直到守喪期滿才送走靈位。隨著都市社會守喪的時間日漸縮短，於亡者離世後的第七週（稱為「尾七」）或百日才送走靈位的情況也越見罕有。至於打齋的儀式和安排，也按主家的經濟能力和後人的意願來決定，一般也會於三七（先人離世後第三週）、五七（第五週）舉行，時間往往是一晝，在上午和晚上均可安排。喃嘸先生則需要和主家協調，一共舉行多少場旬七齋，以進一步安排儀式。在旬七的打齋，部份亦會包括在喪禮中未有執行的儀式，例如「禮懺」和「散花」等。

3、小結

喃嘸先生在都市社會的喪禮中擔當著重要角色。在香港，每年大約有四萬人離世，即平均每天約一百多人，而主流在殯儀館舉行的喪禮儀式中，不少也是由喃嘸先生主理。在喪禮中，不同儀式的組合，均是引領先人接受超渡，過渡到另一個世界生活。所以我們會看到儀式需要開通冥路到茫茫陰間，將先靈從地獄薦拔出來，再過渡到仙界，最後入土為安，成為家庭的祖先。儀式建構了人們對死亡的想像，也提供了勸善的人倫道德價值，讓家眷過渡到新的身份，這些都是通過喃嘸先生所執行的儀式而實踐的。

二、示範環節

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2。

1、啟壇儀式（錄像編號：701 喪禮啟壇儀式）

示範：唐光裕、黃澤霖、李子強、江有財、鄺健威、霍寶林（音樂）

說明：喪禮的啟壇儀式，喃嘸先生迎請幽冥界別的主事神明，同時進行潔淨壇場的儀式。

2、誦經儀式（錄像編號：702 喪禮誦經儀式）

示範：黃澤霖、李子強、江有財、鄭健威、霍寶林（音樂）

說明：在喪禮中，喃嘸先生誦唸救苦經以救贖亡魂。

3、遊十殿儀式（錄像編號：703 喪禮遊十殿儀式）

示範：唐光裕、霍寶林（音樂）、江有財（音樂）

說明：

I、在喪禮儀式中，喃嘸先生以南音說唱的方式，道出地府十殿的狀況。目的是向先靈解說陽間的罪孽與死後果報受苦的關係，而一起參與儀式的守喪家庭成員，也可以聆聽當中的教誨。

II、遊十殿喃誦內容：

渺渺黃泉路，冥冥地府關，

只見多人去，那有一人還。

嚟地府、出冥關，冥關飄渺路難行，

落到冥關天黑暗，又來經過鬼門關，

黃河海口烏風濶，無憂樹上掛滿衣衫，

忙舉步、路迢迢，急如星火望風飄，

光遊首殿王秦廣，舉頭睇見奈何橋，

為善之人橋上過，為惡之人打落水飄搖，

地府鬼卒偷含笑，笑你陽人偏把禍招，

泰檜擔枷何日了，夫人王氏枷鎖腳鐐。

遊二殿、楚江王，婆逢媳婦淚汪汪，

烙銅反手麻繩縛，皆因生行打罵爹娘。

崎嶇嶺、路縱橫，宋帝冥王排第三，

地府好多罪魂受難，望鄉台上路難行，

有個講大話之人，剜根勾出含鐵彈，

兩頭綁住打中間，河下有群冤鬼喊，

目連救母曾在此派仙丹，

頻發腳、下山村，分明受罪一門門。

四殿不期今已到，此處冥王是叫五官，

有個著件汗衫年少嫩，腦漿砍破額頭穿，

枷鎖滿身行態倦，銅盅焗住縮埋團。

遊五殿天子閻羅，閻王案件十分多，

漢子在山頭孤獨坐，青龍捆綁慢消磨，

馬面牛頭持枷鎖，幢旛寶蓋吊樑拖，

還有陰陽鏡一個，照見罪惡之人要受災磨。

遊六殿、卞成王，凌遲碎剮女紅粧，

割肉分屍油鑊放，罪人捆綁在灶邊旁。

遊七殿、是泰山，行刑落鋸實非凡，

罪人鼻哥都割爛，胸前掀起眼關關，

皆因在陽行惡慣，死歸黃泉罪要奉還。

遊八殿、極精英，平政冥王審案情，

殺生之人凶險性，烏鎗提起害生靈，

為人應要存心正，免淪地府受災刑。

遊九殿、仲威嚴，都市冥王座上邊，
 有個抱膝低頭腳跪扁，渾身鮮血懶開言，
 背脊朝天雙眼倦，不知何日出生天。
 遊十殿、氣沖沖，轉輪王帝面寬容，
 犬馬牛羊山下眾，一群仙女在空中，
 幢幡字寫超生頌，雲上又見有仙童，
 十殿以今遊罷了，從回壇上禮蒼穹，
 但看此間時已盡，慈尊不久轉回宮，
 不如回到齋壇上，聞經聽法，禮謝蒼穹，
 離了陰府地，翻身移步、上陽台。

4、過橋召請儀式（錄像編號：704 喪禮過橋召請儀式）

示範：江有財、黃澤霖、李子強、唐光裕、鄭健威、
 霍寶林（音樂）

說明：喪禮中的一個環節，喃嘸先生揮動紙紮靈旛，召請亡靈到壇場。在喃嘸先生帶領之下，孝子孝眷手執先人牌位，引領牌位登上紙紮的金橋銀橋，象徵先靈早登仙界。

5、散花儀式（錄像編號：705 喪禮散花儀式）

示範：唐光裕、黃澤霖、黃天豪、江有財、李子強、
 霍寶林（音樂）

說明：在喪禮及齋事儀式中，可以有散花儀式的部份。喃嘸先生喃誦經文，以四時鮮花寓意人生的不同階段，開導先靈不用戀棧生前的前塵往事。

6、祭幽儀式（錄像編號：706 喪禮祭幽儀式）

示範：唐光裕、黃澤霖、李子強、江有財、黃天豪、
 霍寶林（音樂）

說明：祭幽是喪禮中最重要的儀式，目的是超渡亡靈。高功在儀式中登上法座，召請亡靈聞經聽法。喃嘸先生在儀式中嘆孤，向先靈解說，不論其生前的身份是帝王將相、儒士塵士、高僧女尼、醫卜堪輿、孝子賢孫，也不論死因是染病、意外、陣亡、沙場還是難產，以及他們生前有否留下功過，也需要來赴道場，接受喃嘸先生的施食，得到超渡。

三、問答環節

工作坊（2018年7月21日）

參與者：馬健行（馬）、唐光裕（唐）、霍寶林（霍）、
 學員（A~D）

A：馬兄，今次真是沒有來錯，內容十分豐富，很難得，可以展現到我們正一的喪禮科儀。不過有些細節我想請師傅們解答。都

是按我的觀察，因為這裡不可以錄影和錄音，所以我便很勤力地做筆記。我想知道，在整個程序而言，那個啟靈，我見到馬兄你展示的只有孝眷和喃嘸先生才可以接觸先人的靈牌。看來那裡應該還有一些儀式的，應該還有一些豐富的內涵？另外，關於遊十殿的儀式，我見到馬兄展示的圖片，是喃嘸先生帶著那些孝眷圍繞一些紙紮品，這個紙紮「望鄉台」有甚麼象徵意義？第三個問題是過橋科儀。在剛剛展示的時候，我沒有記錯的話，是五眾一醮的，而誦經的經文就有三振的內容，但在展示又好像見不到。如果平時做的話，是不是應該都會振鈴？是否在揮動白旛同時唱誦振鈴的經文？所以第三個問題是有關振鈴的演示。最後一個問題，那個開光妹娣，應該都是南音，而以這個南音演示的囑誦，與那本很出名的《男燒衣》裡的唱調相同嗎？

唐：其實是請先人回來，再對他說，今日孝子賢孫會打齋給你的，我們還會讀出孝眷的人名。即是對先人說，今天你的孝子賢孫會為你打一堂齋，請你回來。

馬：所以在過程當中，師傅亦會提及靈前備有一些不同的食物、供品，亦有不同的紙紮用品，師傅在啟靈的儀式中，以文字描述靈堂的情況，讓先人知道到來時的情況。

唐：遊十殿的紙紮是望鄉台。

馬：另外就是過橋召請的振鈴。

唐：在儀式時是有振鈴的。

馬：另外是妹娣和《男燒衣》。

唐：大家都是流水板的南音。儘管恰巧《男燒衣》也有化奉妹娣的描述，但內容是相差很遠的。開光是教導僕人要服侍老人家（先人）；與《男燒衣》中提及燒煙槍等是不一樣的。

A：我記得《男燒衣》有提及妹娣要幫忙看管鎖匙等內容，也可以吩咐那些妹娣要幫主人看管那些金山銀山之類？

唐：這個純粹是一個巧合而已，因為大家都是這個流水板的演繹。

馬：稍作補充，科儀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看到，儀式是不可以脫離地方的儀式傳統。即是我們所說的音樂、紮作品和工藝等，其實都在儀式中互相配合。當然，儀式也不是只集中唱出的一段。我們亦看到南音曲目《男燒衣》會涉及其他的內容。但正如剛剛唐師傅所講，在這個儀式中，需要達到囑誦僕人的目的。

B：婦女過身時，是否需要做與女性死亡相關的「血經」（《血湖真經》）？

唐：不一定。但難產死的話，就一定要。

B：血經是要在甚麼時候進行？

唐：守夜當晚進行。

C：破地獄的九個方位，是不是八方再加中間拉出來？不然，是哪九個方位？

霍：九塊瓦代表九個方位，中央的一塊就是象徵要把先靈拉出來。

唐：只是不同地方的做法也有些差別。例如代表中間、中央那個方向也會放置一塊瓦片。

D：當代的喪禮會在大約9時多、10時完成，但昔日喪禮是更晚才完成的。我想知道師傅你們在面對主家的要求而要作出調節，要把活動時間壓縮，是否會跳過整個步驟或刪減一些部份，只保留每個步驟中最重要的部份？

唐：部份經文的意思有時是會重覆的，或會從中揀選。

D：但科儀流程的每一部份是不會刪減的？即是以你的個人經驗來說，與你在昔日跟隨前輩一起做儀式時相比，現在會不會有一些科儀是因為喪禮時間縮短這原因而沒有再執行？

唐：都是這樣的，如果經文是重覆的，便會從當中選段。也是會做與以前同樣的儀式，不過會做快一點，情願快一點都不要「偷雞」（偷懶取巧）。

D：另外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試過做喪禮時，沒有破獄的儀式？

唐：有的。其中一例是一位老人家，他八十多九十歲了，主家主動要求不破獄的。

D：但其實不破獄的話，會不會影響喪禮的結構？因為破獄是請先人從地獄上來，然後才是遊十殿的儀式。

唐：不會的。我初入行時，老叔父也是這樣，過了七十就不破獄了。

馬：那我補充一下，現在的情況，如果是主家要求要作一些改變，例如喃唱的節奏要快些。那師傅便會犧牲他們的休息時間，儘快和更緊密地把儀式做完。

霍：我也補充，以前在殯儀館的喪禮，沒有打齋、燒紙紮，純粹開壇、唸經和做幽科。後期因為社會轉變，為了適應才會在殯儀館加入打齋等環節。以前在殯儀館是沒有打齋的，純粹只是在開壇後唸經，而不會有破地獄、過橋等儀式。這些環節是留待三七打齋時才做。

D：即是分開時段的？

霍：對，在殯儀館就是唸倒頭經，或叫「枕經」。囑誦妹娣、破地獄和過橋這些儀式是會留待打齋時做的。

D：那些儀式是在哪一日開始做的？

霍：例如三七齋，就在三七；如果是五七齋便是五七；如果是尾七齋的，便在尾七。

D：以前會在（先人）過身後多久才開始做？之後頭七又再做一次？

霍：這則視乎主家的要求。我是沒有做過的，但我聽我師傅說，在1950年代的澳門，有主家是會做足四十九天的，在行內叫做「七七不倒齋」。至於在每個旬七也做儀式，即是做七個七的，我們以前也做過很多，現在則很少了。而做足七個七的主家亦有。每一個七做一天法事的也有，三個晝夜較長時間的也有。

D：但當中的內容是不是一樣？

霍：當然不同。

B：小朋友過世的話，會不會有特別的儀式？

唐：我們本行不稱之為靈嬰，而是叫「血光」。即是懷孕期間嬰兒夭折了，我們是叫血光的。而我們也不需要做甚麼儀式的，因為他（小朋友）有需要時，例如他長大了、要成家立室，他會主動報夢給父母。

B：即是不用打齋？

唐：不用了。因為他剛剛出生，眼又未開，那你要唸甚麼給他聽？小朋友聽不懂。我們準備一個化奉紮作的奶娘和屋子給他，讓他得到照顧。他日長大了，有甚麼需要的話，他自然會跟父母溝通的。

B：甚麼歲數前去世能被稱為血光？很年幼時，例如三歲？

唐：三歲就不是血光了。血光是指懷孕期間夭折。嬰兒只要出生了，就有靈魂。

D：即是一旦嬰兒出生了之後去世，就需要打齋？因為他已經成了人？

唐：是成了人，但始終小朋友年紀太小，我們都不贊成做齋事的。因為小朋友接觸的東西不多，不會太明白。

D：但有沒有試過有主家在嬰兒過身後，想為他做一個儀式？

唐：有。通常我們會叫他們準備紮作的屋、僕人，以及紙紮衣紙給祖先便足夠，讓祖先幫忙照顧更好。畢竟經文涉及生命中不同階段的遭遇，他年紀實在太小，怎會聽得懂？

D：所以整個過程對小嬰兒來說是沒有甚麼作用的？

唐：根本都不需要。

A：剛剛我看到坐三寶或是坐三清，是有不少於22位喃嘸先生的。在這22位喃嘸先生中，是否包括醮師？一般來說，背後是哪一人可以坐三清或是三寶的位置呢？一般來說，要請多少位醮師才夠看頭、滿足場面呢？

唐：一般來說，三位醮師就夠了。

A：即是二十二眾當中有三位醮師？

唐：對。

A：另外有一個問題，也是有關壇堂和儀式規模的。剛剛簡報也有講，要視乎靈堂的大小。如果有地方可以容納這麼多師傅的話，你們的佈置會不會如剛剛馬兄所說，除了三清、十王等神明掛軸和神像外，還會不會因應主家的要求，有其他的壇飾放置在靈堂，作為該場喪禮的裝飾？

唐：如果在殯儀館設靈，最大的禮堂是世界堂，掛完三清、十王神軸後已經差不多了。其實主家們也不會想我們掛那麼多神軸的。畢竟我們比孝眷親友早到場，因為我們需要提早佈置儀式用的各種陳設和物品。如果他們親友多，我們的神軸佔了半邊禮堂，那麼他們的致祭空間和座位也會變得擁擠。

A：因為我有經驗，曾經參加過一些喪禮，見過一些有頭有臉的孝眷，會放一些特別的瓷器神像，據說是石灣的清宮神像，令喪禮更隆重。所以我便問師傅們會不會也有這樣的安排，或是回應主家的要求，或是作烘托令喪禮更莊嚴、隆重？

唐：這其實是沒有甚麼所謂的，有便可以全都放出來。

馬：我補充多一點。有時都是按那個壇場的情況來佈置。有時候我們會見到除了三清外，兩邊會有龍虎將。

霍：只有相關的神像才能夠放上去的；而沒有關係的神像，又或是青壇的神像則不可以放上去。通常我們只會設置三清、龍虎、十王和太乙等，都是一些相關的神像。

C：剛剛有提及嬰兒夭折後，有需要就會去找他們的父母。那如果他結婚，有沒有關於結婚的喃嘸儀式？

唐：我們會替他做陰配。

C：會在這裡做這個儀式？

唐：在喃嘸館做的。

C：我想知道多一點有關冥婚主要會做的儀式。

唐：冥婚的話，詹師傅曾經做過一次，是真的有男女親家的。若下次詹師傅來，便可由他詳細分享。

工作坊（2018年7月28日）

參與者：馬健行（馬）、唐光裕（唐）、李子強（李）、學員（A~C）

A：剛剛我看到召靈和祭幽時，師傅唱誦的可能是科儀書內「咒食」的部份。那原則上是不是化衣咒之後，便到咒食？

唐：真正進行儀式時，是會有儀式用的幽包和米的。

A：是不是會和我們稱為「撒食」一樣，喃誦「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千化萬，萬化恒河沙數」，然後是我們叫作「出食」的部份？

唐：我們是會有那些小小的幽包。

A：即是那段也是有的？

唐：真正的儀式是有的，但因為今日示範，怕會把施食用的丟到你們，因此稍作調整。

A：是的是的。而示範唱誦的一段，看來是沒有把經文完整地唱出來？

唐：今天是示範，即是我們的青玄煉道科儀，有迎聖、燒幽等不同部份。我們純粹示範了這兩部份而已。

A：真的很詳細。而最後一個問題，我注意到有些天尊聖號。剛剛你們的示範較簡單，都是三個字的？

唐：常清靜？

A：常清靜、雲來集。但後來則多了一個，「回鸞鶴駕」，是四個字的。是不是有甚麼特別的規矩，在送聖要有四個字？

唐：我們的科書是這樣寫，我們便這樣跟隨。其實香雲蓋和香雲浮蓋只差一字也好，我們傳承的有多少個字，我們就按科儀書誦讀。

A：所以前面是以三字，最後煞科是四字的表達，是沒有特別意思的？

唐：沒有的。

B：（在祭幽儀式中）師傅初初戴了冠，然後再加上那個是不是五佛冠？

唐：不是，我們稱「五老帶」，我們叫那個做五老冠的。

B：那麼身份是不是不同了？

唐：我們的身份就是普通人，即是在這台儀式超幽，代太乙救苦天尊超幽，是需要敬神的。我坐在蓮花法座上，但神明們還是在我的頭上。

B：我的意思是初初未持神的那個身份，和加了之後的身份是否不同了？

唐：我們的身份是一樣的，純粹是代科，即是如果我們是做主科位的話，也只是代科而已，身份是一樣的。即是開始要祭幽，在請聖或請神時，因為我們終究是凡人，是要有神明臨坐在我們上面的。

B：那是不是加了五老冠後變成了兩個神？

唐：不是。我們不是登上法座就變了神仙，我們是代科而已。

B：因為在主科儀式中途才加上五老，那和未加之前有沒有分別？

唐：沒有的，以我所知，師傅教我們時是沒有分別的。

李：在那個儀式中，請到那一個神，主科便代表那一個神，例如請來了五老就代表五老、太乙便是代表太乙。

C：剛剛有一個是「百藥退病李朱二仙官」，那這兩個仙，一個姓李、一個姓朱，姓朱的那個仙，是不是水上人拜的那個朱大仙呢？

唐：不是，不是那個。這個朱大仙是負責醫病的。

8. 參與儀式*

廖迪生

一、導言

1、參與性的儀式

傳統地方儀式，例如太平清醮、盂蘭勝會等，都是由作為主家的地方社會發起，聘請正一師傅主持科儀，儀式的設計是容許老百姓參與的，喃嘸先生及主家（及信眾）各有分工。以太平清醮的「取水」儀式為例，取水即是早上去水源好的地方取一些水，帶回壇場，成為神聖的水，在清醮後分配給鄉民。很多地方都是由儀式專家及緣首進行，但也有些地方是每戶派成員參與。正如元朗山厦村的取水儀式，師傅在水井進行潔淨儀式後，每個家庭都派人到該處取水回家，儀式不只是幾個人，而是整條鄉村的事情。

* 工作坊日期：2018年9月29日，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另一個例子是祭小幽儀式中的「賣雜貨」（見照片集，圖53），兩位儀式專家在壇場喃唱和對談，村民都可以旁聽。以前鄉間很多人都沒有機會讀書，在儀式專家講解的過程中，便能學習到很多人生的道理，明白當中意義。太平清醮是讓鄉民參與學習的場合，儀式有著教化的功能。

「大士王」是太平清醮壇場監控幽魂的紙紮裝置（見照片集，圖54）。在祭大幽之前，數十鄉民會抬著大士王巡遊鄉村的範圍。對鄉民來說，大士王是去對付那些擾民的幽魂，巡遊完畢，鬼魂離去，便會有一個平安的環境。

清醮中的行鄉（亦稱「行香」）儀式是最多鄉民參與的活動。數百名鄉民與喃嘸先生巡遊，拜訪友好鄉村。鄉民舞獅、舞龍、帶同大小旗幟，喃嘸先生則到各鄉村的廟宇及神壇進行祈福儀式。活動是一次地區相鄰鄉村的大聚會。

清醮活動完結的時候，要給每戶人家一盞油燈，這個分配油燈的安排，將所有人家都聯繫起來。還有一個叫「行符」（亦稱「扒船」）的環節，就是太平清醮最後一個儀式，喃嘸先生拿著紙船到每戶人家收集象徵不潔的物品，將整個社區潔淨。這些儀式也將整條鄉村的成員連繫起來。

太平清醮的基本儀式，由代表鄉民的「緣首」參加。這些緣首是年初時，在地區保護神的廟宇內，以揀杯（亦稱「擲筊杯」）的方式選出來。緣首的工作，就是參與所有儀式，很多時候都需要跪在墊上，由早上7時儀式開始，到午夜儀式完結為止，雖然儀式中間有休息時間，但畢竟他們大多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跪著一整

天，並不容易。但是有些鄉民真的很虔誠，更有一些是專程從外國坐飛機回來，參與儀式，跪足幾天。當遇到跪不了的情況會如何解決，我們稍後討論。各地太平清醮的緣首數目不等，然而頭名緣首是儀式代表中的代表，在儀式中有最高的位置。頭名緣首拿著「意者」，包含一本稱為「意文」的文本，紀錄了所有參加村民的名字，即是緣首代表整個社區參與儀式活動。這個緣首制度的好處，就是所有的儀式都會有鄉民參與，其他人可以分工參與其他事情。

鄉民為甚麼會參加太平清醮？為甚麼要參與儀式呢？他們的觀點很簡單：參與儀式是為了求神保佑，做完儀式，神明便會庇佑他們。所謂有功才有勞，所以村民都會踴躍參與儀式中的工作。能夠到廟裡接菩薩的神像回到壇場，是一種福氣，鄉民也不怕重，不怕辛苦。很多地方，每十年才舉行一次太平清醮，在清醮期間，鄉民聚首一堂，是一個凝聚社區的重要時刻，這是促成鄉民參與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2、宇宙中的地方社會

人類雖然身處宇宙，但普通人對這些自然規律，星辰運行，難以理解。於是我們創造了一個系統，好讓大家依循，對將來亦有預期。例如「日」是曆法的一個單位，今天過後便有明天。我們這個工作坊有一個時間表，有多少課堂去聽講座。今天過完天后誕，明年也會有天后誕。今年過完年，明年也會過年。儀式也是有系統的，正正讓我們有冀盼和信心，讓我們知道自己是實在的個體，知道自己在宇宙的時空位置。

清醮中的儀式有其規矩與系統，這張是陳師傅做儀式時的照片（見照片集，圖 52），這個是「大羅天」，裡面二十八星宿代表整個宇宙。做儀式既為鄉村，也為整個宇宙。這是大羅天當中一個重要的儀式，把地方和宇宙連繫起來。

儀式需要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進行，儀式是很重覆、很標準及有高度結構性的。將人與宇宙與超自然世界連繫起來。儀式為我們塑造了宇宙的意義，解釋了我們為何存在於這個世界。有趣的地方是，我們參加儀式的時候，各自投射對宇宙、對世界的看法到儀式之中，然後師傅把這些看法實現在儀式中，將我們的主觀世界變成實際在做的事情。個人的主觀經驗與所有舉辦活動的力量可以有互動。這個宗教場景是為社會而設的，個人與宗教、宇宙、社會因而得以連繫。儀式令我們感到世界的延續，因而給我們信心面對挑戰和挫折。

3、儀式與社會結構

儀式活動的經費來源，是必須要面對的世俗事務。一次太平清醮花費數百萬元，錢從何來？這牽涉地方社會組織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甚麼鄉民要支持地方社會組織舉辦這個宗教活動呢？地方的人們提到「這些東西是『阿公』的」，「阿公」是甚麼意思呢？第一個意思是阿公出錢。新界很多有祖嘗的地方，活動支出由阿公負責。從另一層面來說，阿公的東西是大家的，大家都要支持參與。整條村有數千人，但不是每人都有同等能力和時間參與，所以要選出儀式代表，亦即選緣首。參加者年初到廟裡揖杯，擲到最

多聖杯的人便做代表，代表的除了是個人和整個社區，同時也代表自己的宗族和家庭。他以家庭為單位參加，許多時候，一家被稱為一條「柱」。譬如榜文上有戶主的名字，其下有整個家庭的成員名字。剛才說到七十歲的伯伯身為戶主，卻無法一整天都跪著，那怎麼辦呢？他的兒子在同一個家庭，就有義務去做。大兒子、二兒子、三兒子輪流代表自己的家庭去把事情做好。我們可以從榜文看到新界今日的社會組織結構，榜文把村落的組成方式、成員之間的關係寫得很清楚。

家庭的代表有義務和責任。以家庭為單位的時候，戶主要負責處理所有事情，無法由早跪到晚，便由兒子代替。女士通常負責一些瑣碎的事情，準備祭品、執拾東西等，因為男人通常也不會理會，當中是有分工的。另外很重要的便是家庭結構。這裡看到每個家庭成員名字的先後次序。如果父親不在世，只有母親，便會改由兒子的名字先行。這是他們對家庭組織的理解。

4、地方觀點

所有太平清醮的儀式活動，都是基於儀式專家的安排，儀式專家按其師承傳統，施行科儀。而所有的儀式裡面，都有讓老百姓參與的位置。從儀式專家的角度看，這是老百姓主辦的儀式活動，他們是受聘協助。當中的有趣之處，就是不同的參與者會為儀式賦予多重及不同的意義。儀式專家按照師承方式，給整個社區施演科儀。然而老百姓則可以另有詮釋和看法。我們工作坊現場有幾十人，大家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可以很不一樣。我們可以想像，在儀式

現場的鄉民，參加儀式活動，與儀式專家互動，但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主觀看法詮釋該儀式活動。如何處理這些不同的看法呢？當然可以在經書中找出「正統」的答案，但於地方社會來說，一處鄉村一處例，每個鄉村的慣例和看法可以很不一樣，各種層面的互動是研究儀式最有趣的地方。雖然說群體各層面的成員或有不同的理解，但作為一個集合的整體，大家會有一個趨於一致的看法，這也是凝聚社群的基本元素。

二、示範環節

示範錄像見本書光碟 2。

1、淨手儀式（錄像編號：801）

示範：陳偉均、鍾卓維、黃偉暉、陳裔鈿、梁承宗（音樂）、
陳裔堅（音樂）、梁嘉樂（音樂）、郭浩賢（音樂）、
朱宏宇（音樂）

講解：陳偉均

I、淨手儀式是太平清醮中的一個環節，是喃嘸先生與緣首（參與儀式的鄉民代表）一起施演的儀式。過程是喃嘸先生與緣首順序梳洗潔淨、肅整衣冠，為跟著的連串儀式作準備。

II、過程安排

〔音樂〕玉皇道樂 奏小樂

禮生口白：

有請高功，東階淨手，隨吾引導。

進東階，淨手、乾手，退下東階。

西蘭肅整衣冠，隨我而來。

進西蘭，整冠、扣領、束帶、彈衣、掃服、整服，退下西蘭。

退回拜堂伺候。

帶引次序：

一、高功

二、都講

三、值壇

四、奉經

五、哦吟

緣首

禮生

奉物：

齋、飯、果、全盒、元寶。

三枝香書符潔淨意者。

三、對談

參與者：廖迪生（廖）、馬健行（馬）、陳偉均（陳鈞）（陳）

廖：我看過很多次「淨手」儀式，也知道過程。但我剛才站在那裡時腦袋一片空白，不知道怎樣做，只能跟從師傅的做法。剛才儀式有一個很好的安排，便是師傅先做，我們幾位緣首在現場看著，跟著示範去做，禮生帶領著我們如何走。整個太平清醮的儀式裡，儀式專家都是這樣領導鄉民去參加。我說的是一個參加者的看法。你可否跟我們說一下淨手儀式的意義？

陳：進行清醮儀式，首先必要潔淨。大家剛才看到先生、緣首所做的淨手儀式，其實不是功德科儀，算是繁複的傳統禮式、禮節。穿著小袍的是「禮儀先生」，我們稱為「小袍」，俗稱「禮生」。整個儀式結構在我們行內叫「三香禮」，在清醮中是一個很隆重的開首儀式。禮生先後帶領先生及村民的代表去潔淨身心，梳整衣冠。然後進入科儀過程，開經請菩薩到來。「三香禮」之前已經做了「響金」，驚動天地神明，湊合好時辰，便可以開始請菩薩。

廖：我們剛才有三個緣首，請問緣首數目有沒有規定的呢？

陳：緣首數目沒有規定，視乎各條鄉村的傳統。多數是單數，介乎三至九個。也有地方採雙數，如六個、十個。

廖：剛才有三位師傅參與，實際上師傅的數目又如何？

陳：師傅的數目視乎每條鄉村的傳統。一般來說，師傅還包括棚面、吹打、醮師等。我們通常會以「多少條袍」來稱呼穿道袍的師傅人數。對我們來說，大型的醮會一般都是「五條袍」，即是五位穿袍的先生。有些大型的鄉村有特定的場面要求，也有「七條袍」或「九條袍」的。

廖：大型的，譬如「九條袍」，那麼音樂方面會否需要多些人？

陳：九位先生穿袍，俗稱「九條袍」，吹打人手也要隨之增加，基本上大家的分工很清楚。打鑼師傅，俗稱「掌板」，控制節奏；另外一隊醮師，加上鑼鼓，基本上來說五至六人左右。如果是「九條袍」的話，最少需要十四位師傅。

廖：這樣人手需求頗多。

陳：這個是啊。

廖：以我理解，打醮不是經常會做，到時要安排人手並不容易。

陳：這個理所當然。相對來說，我們現在這一輩，入行的年青人也不少。然而在新界，在禮數及傳統各方面都比較執著和繁複，學習的東西也比較多，掌握也相對困難。市區那邊則相對簡單些，有很多年輕一輩入行。

廖：打醮是一個很大規模的活動，主辦單位一年前便要跟你們預訂時間。首先在年初「打緣首」（選緣首），然後「通表」，分別通「頭表」、「二表」及「三表」，之後在年底進行數天科儀。師傅要到該社區幾次做儀式，若是地方比較遠，從前交通又不方便，那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陳：莫說是老一輩，即使是三十年前我起初學習的時候，當時交通各方面都不方便，通常食宿都要留在當地。

廖：他們要做儀式，就要預先造好醮棚給你們。

陳：這個當然。

廖：醮棚有沒有基本的要求呢？

陳：我們不能有太多的要求，只能因應環境。坦白說，心態上都是替人服務，一為神功、二為弟子，我們也得到應得的報酬。我們也會因應地方情況，不會有太大的要求。傳統上，醮棚後面都會預留三幾尺的空間，作為我們休息的地方。以往大師傅都

是在地上鋪一些稻草、草蓆，作為休息的地方，我們今天去做事也不能太計較。可以的話當然希望主家租酒店給我們住。

廖：三十年前，我做研究的時候，有些通表儀式，在早上4、5點進行，我們許多時都分享師傅的醮棚，跟他們一起休息，這是我自己很特別的經驗。師傅的團隊統籌整個打醮儀式，需要眾多用具，但他們帶的東西不多，去到現場，馬上便可以擺設好壇場，進行儀式，流動性和彈性很大。

陳：基本上我們都做慣了，一看地方環境已心中有數。因為壇場擺設有特定的規定，所擺放的東西也差不多。這視乎地方環境，地方大的話，例如橫祴、長幡可以多放一些，看上去好看些。地方細小也沒辦法，要因應地方環境而改變。

廖：剛才陳師傅說了個重點，就是因應環境。全香港各地鄉例不同，他們去到當地，需要具備流動性和彈性，把自己的系統配合地方的鄉例，務求大家滿意。許多時傳統新界社會，除了打醮這些大型活動，很多人生的大事都會請先生去幫手，所以他們平時與鄉民有很多互動，這種特別的關係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以上是大概的情況，然後我們來說一下整個醮的安排。如果有不對的地方，也請陳師傅修正。最先是選緣首。醮是大眾的事，不是個人事情。大家會選出緣首作為儀式代表，但不是投票選出，而是藉擲杯得知神明的意旨。擲得聖杯，代表是神明屬意的人選，得以擔任緣首，代表社區參加每次活動。醮期一般隨緣首的時辰八字而定，以免相沖，所以每次醮期都是特定的，容許緣首有最大的參與。定好醮期後，會張貼吉課，通知大眾屆時醮事的細節。選了緣首出來後便通知天庭，要通表。通表的情況是怎樣的？

陳：上表俗稱「通表」，即是通知上面，有如派帖給天庭的神，但我們不可以直接派上去，於是通過科儀，請當值（值年、值

月、值日、值時）的功曹菩薩下來。所以我們一般開壇的時候會準備一隻白色紙馬，象徵功曹菩薩騎著白馬，捧著表文上奏天庭，報告某年、月、日、時、地太平清醮開壇，恭迎聖駕。為了隆重其事，一般共有三次通表。正如人們派帖註明日期，再打兩次電話通知，做好禮數。之後正式開壇，進行清醮的法事。

廖：通表對村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讀出自己的名字，那一張人名是否也稱為「表」？

陳：可以這樣說。其實表就是功曹菩薩捧著的那個長方形（筒），裡面有些文章，我們俗稱「表」、「表牒」，當中的文書叫「表文」。表文寫著某年、某月、某日、某鄉舉辦太平清醮，酬謝神恩，頭名緣首某某，聯同眾信。緣首代表村民，是社區的代表。下款是某某人承接，例如是我承接的便簽上我本人的名字並蓋印，封好後交給菩薩帶上去。另外一封是全村的人名。

廖：即是兩份，有表，再加一張人名，放在表筒中。

陳：表筒內的是表文，另外有時你會看到一份很長的，有全村的人名。

廖：然後燒了它表示送了去天庭。

陳：是的。做完法事之後，我們便開經請聖，喃誦經文，步罡踏斗，請菩薩下來。完成整個法事流程之後，表的人名便交給功曹菩薩，即是將表繫在紙馬上，然後火化，象徵帶了上去。

廖：我看上表的時候，你們會進行一套儀式，村民也會參與科儀的準備工作，與儀式專家合作。但我發覺每條村的做法也不盡相同，例如鄉民準備的祭品、緣首負責的工作等。

陳：在這些大型的清醮法事中，我們與村民有互動，互相配合。我們的角色是中介者，負責演繹和指導儀式，開經請神一類。村

民當然要配合我們，請菩薩下來，迎接朝拜，亦需要自備祭品、供品。祭品因應鄉村各自的傳統，可能大同小異。從前一般的圍村會自己蒸一些壽包、茶糰、鬆糕等。現在的年青一輩，我想沒有多少人懂得製作這些。現在到處都有售賣，用錢買回來便可以，因應環境而不同。

廖：我們看醮會看儀式，觀察到村民同時在做很多事情，互相配合，把整個醮做好。祭品、食物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份。我們看醮都會看到一些老人家，很強調一定要做某一項事情。我記得做研究的時候，村民跟我說，拜神最重要有茶糰，一些老太太特意製作幾個茶糰。茶糰亦成為了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一部份。很多時，祭品的擺設是在展示不同人士的心意。這是我的看法。通表之後，開始打醮第一個活動，就是取水，為甚麼要取水呢？

陳：一班師傅開經請神，一般來說是水神，取天地無根之水，即是取乾淨的水。經過師傅喃誦經文、燒符唸咒等的水，成為俗稱的「龍水」，拿回去放在壇場，用來潔淨壇場。

廖：要師傅幫忙把水潔淨了才拿回來，封好它。

陳：是。以往每條鄉村取水都很隆重，擇好時辰去一些河流、溪澗或是自己鄉村的古井。現在有些地方會用自來水。

廖：取水時他們很著緊要找最好的水源。

陳：因應社會環境，現在做清醮取水，十之八九都是拿著水桶，可能到村公所或是村口的水喉取水回來。這也沒辦法，現在你想找個古井也不一定有。

廖：取水後潔淨壇場，下一個步驟是揚幡。揚幡是怎樣做的呢？

陳：揚幡由我們一班師傅做，請菩薩下來鎮守幡竿。幡竿用來界定地域、界定壇場，每天各有一位菩薩鎮守，所以每天早、午、晚都要去朝拜，俗稱「行朝」。其實很簡單，例如我請你守門

口，我早、午、晚都要給你飯吃，跟你打招呼，人、神都是一樣。

廖：即是禮貌來的。

陳：何況那個是菩薩，你請祂來。

廖：有沒有規定多少枝幡竿？

陳：一般傳統都是五枝，東、西、南、北、中央。有些鄉村可能三枝或四枝，原因無從稽考，只要跟從傳統。

廖：幡竿是一枝竹高掛著一個燈籠，為甚麼燈籠上要有一頂帽呢？我不太明白。

陳：其實很簡單，那頂帽是遮風擋雨的。現在下雨會撐傘，以往的年代會戴帽，燈籠點不著，所以用帽擋一下。俗稱「幡竿燈籠」，要高高掛起，照遠不照近。村落四周的孤魂野鬼知道村落舉行大型法事，必定有布施，祂們便到場享用。我們道教的理念是循循善誘，道理直達，也分衣施食，希望孤魂野鬼歸入正道，即是不要在這裡搞事。（見照片集，圖 50）

廖：那即是說幡竿豎起的時候便開始嗎？

陳：是的。

廖：豎起了幡竿，接著下一個儀式是啟壇？

陳：是的。豎立幡竿後，就是真正界定了場地，到時全體村民便要正式進入齋戒。之後，一般是鄉民自己去接神，迎接鄉村所供奉的神明（的神像）。每條鄉村的主神都不同，如觀音、媽娘（天后）、關帝、北帝等。

廖：接祂們的行身（神像）出來，許多時是由緣首去做。豎立幡竿後，緣首便要參加連續幾天不同的儀式。啟壇之後是否與禁壇一起做？

陳：不是。清醮設醮棚及神棚。醮棚內排掛起三清祖師的畫像，是為內壇；對外開壇發文書的地方叫外壇，俗稱為「天階」。豎

立幡竿後，鄉民接主神到神棚上香供奉，便正式開壇發文書，在文書表牒寫上獲邀神明的名稱，請功曹菩薩下來把文書帶上天庭。這是第一天的儀式，稱為「宿啟」，即是「隔宿開啟」，然後，該天的儀式便完結。太平清醮在壇場的儀式，一般是三日四夜或四日五夜，但也有較短的一日兩夜。宿啟開壇翌日，清醮儀式正式開始，首先是「啟師」，即是開啟，請祖師，請三清道壇。

廖：啟師後會否做第一次行朝？

陳：是的，啟師之後行朝，俗稱「頭朝」。

廖：頭朝也要拜懺？

陳：要的。一般三朝三懺，可以說是一場清醮中的例課。

廖：我們返回剛才說的壇場。壇場有幡竿界定範圍，裡面有醮棚，還有大士王、城隍、龍虎將等，這些都是基本的元素。（見照片集，圖 51）

陳：可以這樣說。

廖：我聽說大士王是觀音大士的化身，是不是這樣呢？

陳：這是民間傳說，孰真孰假你我都不知。按照我所知的傳統，鬼王的肚上面必定坐著觀音（紙紮觀音像）。以往有兩個說法。一是說鬼王本身是吃人的惡鬼，平民因而遭殃，驚動了觀音菩薩。觀音慈悲為懷，救苦救難，下凡化身平民，惡鬼不知情下把觀音吞進肚中。觀音在肚中作法，使得惡鬼求饒，答應觀音從此修心養性，皈依正教，觀音於是化出一道氣從惡鬼口中出來。這就是大士像肚上有觀音像的由來，這也就是「觀音化大士」。另一個傳說是青面惡鬼本身是觀音的化身。孰真孰假則無從稽考。

廖：即是不同的傳說。最後可否說一下為甚麼會有城隍呢？

陳：城隍是一地之主，是地方神祇，有儀式活動的話，一定要請祂到來。例如今天廖教授在這裡辦大型活動，你也會跟校長打個招呼。

馬：從剛才陳師傅與廖生的對話，讓我們明白壇場的佈置。剛才提到地方有不同的傳統，我想起有些地方很重視打醮，用文字詳細紀錄了他們的傳統。有些村落的醮簿除了記載活動外，還包括要買甚麼物資、由甚麼人去準備不同的工作等。我們做田野研究時，都會偶而聽到鄉民討論物資的購買，大會有沒有存貨等。他們一方面看著醮簿紀錄的傳統，另一方面則因應著當時的情況調整物資的數量及壇場的佈置等。他們亦會考慮有關調整是否可行，是否要請示師傅，會否影響師傅做事等。主辦單位與師傅是有著密切的溝通。

廖：我們今天說了壇場的組成以及信眾的參與，今天我就跟陳師傅討論到這裡。

四、問答環節

參與者：廖迪生（廖）、馬健行（馬）、陳偉均（陳鈞）（陳）、學員（A~E）

A：多謝廖教授和陳師傅給機會我們發問。把握機會問幾個問題。想請教有關剛才的淨手儀式，陳師傅提供了一些文字紀錄。陳師傅有提到這個不是科儀的部份，而是禮儀。這些程序是有文字流傳下來的傳統，還是跟上一輩的老師傅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廖：即是問儀式從何而來？

A：是的，從何而來。這裡寫著「玉皇道樂」，有甚麼玄機呢？

陳：在程序上面是有明確的次序和規定。禮生的舉止步伐和音樂要互相配合，節奏一致。你所看到的筆記文字是我們原來的口白。由於口耳相傳不及文字紀錄，我自己抄寫下來給後輩學習。

B：你是指這些文字紀錄是你參照前人的（教導）寫下來的？

陳：是的。

A：沒有書記載的？

陳：本身是有的。

B：是甚麼書呢？

陳：簡單來說，次序是傳承下來的。至於是由哪本書流傳下來、是誰人寫的，則非我所知。

A：想請教一下陳師傅，在施演儀式時，喃嘸師傅有高功、都講、值壇等分工安排，是如何編配呢？他們每一個角色是否有分別呢？譬如「迎聖」之前的「頒符」儀式有沒有意思的呢？

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義的。一般以五條袍而言，五位先生各有職位，高功、都講之類，每個職位有該做的事情。

B：可否介紹一下呢？

陳：大家見過不少，看到我們五個排列著。站第一位的，帶領「頂冠」的為之高功。

A：在醮的儀式中，他們的角色和意義有沒有分別呢？

陳：職位和職能上有我們本身的傳統，有嚴格而清晰的規定。我們有俗稱的「二手」、「三手」。三手一般負責控制儀式的節奏，是為「值壇」，即是壇中的雜務由他來處理，讀意文也由三手負責。以往的年代是很有規則的。高功開完壇做完法事便可以去休息，其他事情一概不理。翌晚禁壇需要高功出場，高功可能在開始前十分鐘才出現。但是現在，人的心態、社會風

氣各方面始終有所不同，我們都是一個團隊，大家一起協力把事情做好。誰人做多，誰人做少，不用分得那麼清楚。以我自己本人為例，我擔當高功，莫說五手、六手，連掃地、打雜都由我陳鈞包辦。這些要因應社會環境。

B：還有一個朋友想問的問題，想請教一下師傅，在這個場合說一下榜文、意文首尾的格式要求。

廖：我遲些會有一節是講解文章文字。不要緊，師傅。

陳：這些都有傳統的規則，從何而來則無從稽考。榜文、表文、牒文及疏文等，都是文章。上疏用的叫疏文，在表裡叫表文，在牒裡叫牒文，分別是這樣。書寫的時候當然有嚴謹的規格，例如哪個字要頂格，哪個字要離格，哪句說話要另起一行，都有嚴格的規定。現不在這裡詳述，也就賣一下關子。

C：我想問一下，一般鄉村都是找蔡伯勵師傅擇時辰，蔡伯勵師傅佔的百分比是多少呢？還有其他師傅會擇日嗎？

陳：找哪位師傅，沒有規定，只是慣性使然。眾所周知，蔡師傅是大師傅，做了幾十年，天文、地理等各方面都無庸置疑。蔡師傅有實力，造詣很高。尤其是他在現今的社會深具名氣，很多鄉村地方自然都找他，亦順理成章。他佔的百分比是多少，我相信他本人都不清楚，何況是我們。

C：明白。

廖：我補充一下。太平清醮是宗教儀式，保佑鄉村，更新社區。許多時我們發現，村民很重視表現的形式，因為花費了很多錢，要辦得很體面，與鄰村競爭得很激烈，當知道其他地方打醮，會到現場參考別人如何做。於是大家都想把清醮辦得好、辦得出色。打醮時會聽到有人說，自己的棚要搭到最高，要元朗市都能看到自己的旗幟。同一個儀式活動有宗教、社會、經濟這些不同的意義在互相影響，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理由解釋得到。

C：我多嘴問句，現在蔡伯勳師傅仙遊了，情況會否改變？

廖：這要去問一下緣首和負責人，因為這是他們的選擇。在醮裡面，戲棚、神功戲、木偶戲等環節有各自的群體參與。大會請哪些人來做，如何組合，由他們自己決定。

C：明白。譬如新手不知道找誰人負責，就找陳鈞師傅推介，會否有這個情況？

廖：他們跟你一樣，到超市購物會比價，四處去檢查貨品的品質。我們說太平清醮是一個宗教儀式，但其中有很多不是宗教的儀式，例如巡遊活動，好像嘉年華會，大會也可以放煙花慶祝，就如吉澳曾經有一年在海中放了一個很大規模的煙花。這視乎主辦團體如何組成。然而清醮一定包含宗教元素，於是儀式的部份便成為核心。近年我們做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許多時這些儀式為了讓展現的層面好看，變成了遊客、外人有興趣的東西，但忽略了本身宗教的意義。本身強調宗教意義的人，通常是一些老人家，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面對現在這樣的轉變，如何去明白儀式的意義？這是這個工作坊的目的。

C：我再想請教，剛才展示的圖片是不是意者？組成部份是甚麼？

廖：陳師傅說一下，那個亭和簿，即是緣首捧著的那個。

陳：這是俗稱的「意者」（包括一個紙紮的亭和一本簿）（見照片集，圖 44及45），簿裡面起頭清清楚楚地寫了某年月日時、某地方所做的事情，中間列出村中的所有人名，結尾是全村人祈求的願望，如風調雨順、地方寧靜等。

C：為甚麼叫「意者」呢？

陳：這是我們用的名詞，我也不懂回答。

C：明白。謝謝！

廖：我補充一下，他們有一本簿，叫「意文」，裡面寫著全村的人名。

C：「意者」就是那個亭？

廖：那個亭。

C：裡面那本是意文？

陳：是的。即是亭內的那本簿。整體俗稱叫「意者」，也叫「意文」。以我的理解，「意」的意思，即是宗教意義的文章。

廖：文章有前言、結論，中間全都是人名。

C：是一本簿？

廖：一本很大的簿。在整個打醮的主要儀式過程中，頭名緣首都會跪著並捧著它。

C：完了之後會化掉還是會保存著？

廖：會化掉它。

陳：意者及意文在酬神儀式完成後火化，象徵打醮活動完結。有些鄉村會保留底稿，不會化掉，這由他們村民自理。

C：明白，謝謝。

廖：我補充一下，打醮的儀式用品，很多都是師傅在現場以紙紮的形式製造出來，到儀式完結時便會火化，表示有個完滿的結束，所有事情更新了。這是儀式的一套邏輯。

C：謝謝。

A：剛才看陳師傅親身演繹淨手儀式，格式是有兩邊的，一邊有一個盆，一邊有鏡。我記得我曾經實地看到盆和鏡放在一起，一併淨手、抹手和整理衣冠，不像陳師傅你們做的。分開兩邊，抑或合而為一，是否視乎醮會的規模大小而彈性處理呢？

陳：其實可以這樣說，多少是因應地方環境或經濟條件等方面。

A：我記得好像是泰亨村，還是其他地方。

陳：如果是泰亨村，應該不會。

A：都是兩邊的？

陳：如果是我負責的話，我必定是分開東、西兩邊擺放，一邊洗手，另一邊整梳衣冠的，涇渭分明。這種做法也有文字清楚記載。

A：我看到有些是放在一起的。

陳：有機會是因應地方環境、時間各方面等，放在一起，簡單一點，這也不奇怪。

A：即是因應情況，不是硬性規定格式要兩邊，一邊是洗手、淨手，一邊是整理衣冠。

陳：可以這樣說，正規是分開兩邊，有時或者因應地方或其他因素，而彈性改變。

A：另外一個問題是有關取水，剛才你也說出了現在香港社區發展，找溪澗、河流作水源很艱難。我想問在香港圍村做醮的傳統，取水方面有沒有有一些禁忌或特定要求？舉例說，有些說取水要由緣首給師傅利是，或者擔水的人需要規定是某些生肖。

陳：取水並沒有特定的要求，只是因應清醮法事的大小、人數，一般來說都是三條袍。取水沒有禁忌，只是齋戒已經開始了，當然不要拿著雞腿邊走邊吃。而派利是是他們本身的傳統，他們可能覺得取個意頭，利利是是，每人派一封。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派利是。神明一類的，是我們開經，經過正規的文書，去上香參拜請過來。

廖：我補充一下，可能我們要聯絡環保署，看看香港的環境怎樣可以在打醮時找到乾淨的水源。清潔了海港，何時才清潔河溪。

D：道長，我想請教一下。剛才你和廖教授都有提過人手的問題，大型活動要很多人。市區儀式沒有新界的那麼複雜，比較多年青人入行。現在新界較多這些大型活動，年青新血是否比較緊

絀呢？會否有從事市區儀式的年青人覺得新界發展比較好，而過來幫忙呢？

陳：這個問題隨緣吧，不可以強求，這始終是生計問題。新界這邊科儀的頻率比較少，傳統禮儀各方面都比較執著和複雜。相對來說，市區給人的感覺是城市人比較開通，因應地方環境各方面，會簡化些。新界是鄉村社會，尤其是以往的年代，喃嘸師傅穿著不整齊，站得不對，走的位置不好，會被老人家當面責罵，不會給你面子，所以是比較困難。

B：這幾年的一些吉課，要緣首在某些儀式迴避，譬如10個緣首之中可能有一、兩個需要迴避。我想問一下教授，這代表甚麼呢？其實對整個儀式有沒有影響呢？第二就是我有次看上二表，不知那條村是否有突發事，主事人無法前來，於是改在某地方做。其實上二表是否一定要在村中？想請教一下陳師傅。

陳：我不能代表其他教派，但從我們正一派的角度來說，其實不論是頭表、二表、三表，上九表也好，我們必須要到主家村中做事。我們是受聘到村中進行科儀。譬如今天泰亨打醮上表，主會請我來，我沒時間過去，主會會否讓我在自己的工場做儀式代替呢？按理，神明無處不在，在哪裡都能請祂們過來，但這是另一回事。我理應尊重地方，尊重自己，我收了主家的錢，服務主家，禮貌上便應該前往主家處辦事。你剛剛所說的，我也曾經聽過，亦知道不是出現在我們身上。然而各師各法，我們不能否認別人的做法。別人怎樣做，是他們的問題。

廖：我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太平清醮是一個很大規模的活動，牽涉到很多人力物力。經費及人手對主辦人來說是很大的問題，值理會或大會面對著很大的壓力。譬如說行鄉，如果只有幾人參與，走到別人的村落，自己也會覺得不好意思。譬如明年辦太平清醮需要三百萬，醮務委員會之前一年便要跟正一師傅、戲

班和棚廠商議，簽訂合同，保證委員會到時會支付費用，好讓他們出工資給伙計。清醮的各項活動、嘉賓安排等，如何組織？何者優先？往往都有很多意見。尤其是近十年變化比較大，年青人在公眾假期和週末不用工作，才能參加，遷就不到日子便只有幾個老人家行鄉。當然組織可以堅持傳統，但到時欠缺人手和經費，就很難辦。又譬如新界鄉村近年為清醮擇日，出現了與緣首相沖的問題。長洲則採取另一種做法，指定了四月初八日為正醮日子，不用擇日，也可以有人有錢去支持活動。宗教活動傾向依循傳統、配合鄉例去延續，同時組織在社會環境中有很多實際問題要解決。師傅他們有一套師承系統，系統裡有傳統元素，我們應該予以保留，希望可以延續，不應為解決當前的環境而放棄太多傳統元素。我們無法抗拒社會變遷，但可以選擇如何回應時代的挑戰，這個互動是很必然的過程。不知是否回答到你的問題。陳師傅有補充嗎？

E：我想多問一項，我問一下陳師傅。經過你剛才所說，主家會否嫌你在有些法事唱三小時這麼久，要求減少一、兩項來遷就他？但你可能說不行，這樣的話怎樣完成整個儀式呢？

廖：我回答你。我上課講書時學生都在睡覺，我可能感到很沒興致想快些講完。

E：是的，就像這樣。會否現在是這樣，所以有些儀式會沒有了？

陳：宗教以傳統為主，不會創新。有一些儀式必然會流失，沒辦法。現今年代，大如太平清醮，小如私人法事，例如迎親嫁娶、禮斗、還神等，你說的問題我們經常遇到，尤其是現在沒禁忌，可是這也沒辦法，只能因應環境。例如拜神的安神位，很簡單，一小時左右，對我們可以說是幼兒班。主家也請我們做得簡單些，隨便請一下便可以。尤其是現在住大廈的，燒元寶、上香也不可以，即使只有一個人響一個叮，稍微大聲

一點，鄰居亦會投訴。也可以反映社會的問題，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一輩或其他的宗教以個人自由為主，對我們失卻了包容。白天時別人做事，不是在玩，不是每天都做事。以往凡是人生大事，結婚娶媳婦之類，總有個宗教儀式，師傅們打起大鑼大鼓。民間習俗總是燒一下元寶，敬拜祖先。但現在會被人投訴，香港政府不准這個不准那個，這也沒辦法。我也經常說可能遲些要轉行。

廖：我補充一下。我希望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成為另一個方式，給社會和下一代知道文化傳統的意義和價值。正一傳統進了香港的代表作名錄，在僅僅20項中佔一席位。希望我們的傳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延續下去，這也是我們工作坊的目的。

E：譬如走八門，現在很少做，會否有機會可以做一次給我們看看呢？

陳：這很難說，很難回答你。

E：可以考慮一下。

陳：最艱難是，不是每一套大型法事都適合在醮會做，要因應事情的性質。只有隨緣吧。

廖：我想緣份很重要的。我們今天多謝陳師傅和幾位師傅，也很感謝大家的參加。謝謝。

後記

傳統王朝國家以禮制規管老百姓，民間社會在配合王朝禮制及地方社會生態環境的情況下，發展各自的地方禮儀，達到大小傳統共存。在廣東民間社會，老百姓多聘請正一道教喃嘸先生施演科儀，以解決人生所面對的焦慮與困擾。喃嘸先生按照他們的科儀傳統，為個人及地方社會提供儀式服務，幫助主家與超自然世界溝通、過渡人生階段，或為社群組織節慶科儀活動，酬謝神明庇佑。正一科儀的施演具觀賞性，喃誦內容強調忠孝節義等傳統理念。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科儀是娛樂和教化的工具；老百姓也透過參與喃嘸先生施演的科禮而建立認同及對地方的歸屬感。正一道教科儀也便成為凝聚社群、組織社會的基礎元素。

惟過去百多年來，社會急遽變遷，諸如香港的都市化及現代化，加上人口急增，社會基礎因而大大改變。都市環境寸金尺土，缺乏空間舉行社區節慶活動；加上環境及噪音的管制要求，民間宗教活動空間大幅減少。都市社會生活節奏趨於急速，人際關係也變得疏離，人生過渡禮儀與祈福儀式日漸式微，正一道教科儀也轉而集中在渡亡儀式方面發展。

在過去百年，新界的發展相對緩慢，鄉民遵循傳統的態度及地方公共空間的維持，為延續正一道教儀式提供了空間。但近二、三十年的急促都市化，也大大威脅到儀式傳統的延續。新界的民間儀式環境也正在步市區的後塵，不斷收縮。這對以傳統禮儀為依歸的地方社會體制受到衝擊，令到社會認同及凝聚力量消失。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2003年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香港亦於2006年開始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工作，並於2014年公佈香港首份有480個項目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2017年，香港選出20個「具有高文化價值和急需保存的項目」組成《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正一道教儀式傳統」成為項目之一，這為保育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帶來了新希望。

正一道教科儀有悠久的傳統，但為坊間社會提供儀式服務的喃嘸行業多以家族方式傳承，外人難以問津。有見及此，我們嘗試建立平台，讓喃嘸先生與公眾交流，讓大家可以認識香港的一項珍貴文化傳統。此次保育計劃得以推行，實有賴二十多位喃嘸先生，貢獻他們的寶貴時間，在每節工作坊之前交流組織示範安排，然後在工作坊舉行時將法器 and 壇場用具搬到大學，穿上袍服，親身示範，繼而與參加學員對話交流。梁承宗、陳偉均、唐光裕、詹偉文及霍寶林幾位大師傅的支持與幫忙，令工作坊取得成功，我們謹表謝忱。

遺憾的是，一直支持這個工作坊計劃的梁承宗師傅於年中駕鶴西遊，這是香港正一道教科儀的一大損失；我們亦失去一位和藹可

親的老朋友。希望我們工作坊之完成及書冊之出版，可以略償梁師傅心願。

我們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統正一儀式：生命禮儀與社區儀式教育及保育計劃」，是得到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才得以舉行。在整個籌備與安排過程中，我們都面對很多挑戰，而在處理書稿時，亦遇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工作進度大受打擊。惟在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的同事及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同事和同學幫忙下，問題得到一一解決，讓工作坊順利進行，書冊得以出版。

我們希望新冠肺炎疫情早日消退，社會回復日常。茲引用喃嘸先生的說話，祝願「家家迪吉、戶戶禎祥、男康女泰、老少安懷」。

廖迪生、馬健行

草於辛丑孟秋

參與之儀式專家

梁承宗（梁仲）先生 正一道教儀式傳統（新界）傳承人，永安道院主持人，出生於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東莞。梁承宗先生師承父親梁諾安先生，學習鄉村正一道教傳統科儀，並拜陳華先生為師。在工作過程中，得林培先生等儀式專家前輩指導，從而掌握不同鄉例及科儀音樂技術。

唐光裕先生 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市區）傳承人，出生於正一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三水，祖父唐濟群先生是當地的喃嘸先生。唐光裕先生師承父親唐啟明先生，學習靈寶科儀，並跟隨凌燦先生學習正一科儀，也拜江湛先生及陳一平先生為師，學習儀式音樂拍和。

詹偉文先生 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正一儀式專家家庭。詹偉文先生傳承祖業，主持大昌隆紙號及詹道院，師承父親詹新先生，學習正一道教科儀，並成為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市區）傳承人。

陳偉均（陳鈞）先生 正一道教儀式傳統（新界）傳承人，出生於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沙井。陳偉均先生師承父親陳九先生，學習鄉村正一道教儀式傳統，繼而成為高功法師，掌握傳統科儀及音樂技術。在陳九先生及陳偉均先生主持下，廣生道堂成為新界傳承正一傳統科儀之一員。

霍寶林先生 八音器樂及道家音樂傳承人，出生於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佛山，父親霍淳先生為正一道教傳統（市區）儀式專家。霍寶林先生師承父親，同時亦跟隨鄭炳先生及高文林先生學習儀式音樂，長於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市區）、全真及佛家儀式音樂拍和。

李子強先生 祖籍廣東番禺。師承莫東耀先生，成為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市區）傳承人。後隨新加坡正一喃嘸名家何育成先生、何育祥先生、何瑞生先生、黎志恒先生等，學習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之正一道教傳統科儀。

江有財先生 祖籍廣東普寧。師承李寶先生，學習正一道教科儀，成為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市區）傳承人。其後與新加坡正一喃嘸名家何育成先生結誼，進修藝業。

梁嘉俊先生 出生在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東莞。梁嘉俊先生師承父親梁承宗先生，學習鄉村正一道教傳統科儀，亦拜陳煒秋先生為師，擊樂技術師承高潤權先生，後跟從莫東耀先生學習香港市區正一傳統科儀。梁嘉俊先生成為傳承新界和市區正一道教傳統儀式之一員。

梁嘉樂先生 出生於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東莞。早年紐西蘭留學，熱愛音樂美術。1997年返港，跟從父親梁承宗先生學習鄉村正一道教傳統科儀，師承陳慶華先生，亦拜高潤權先生為師，成為正一喃嘸醮師。梁先生善長嗩吶及二胡，獲中國民族音樂八級資格，任祠堂及廟宇祭祀儀式樂師領班，亦為香港美術會會員。

黃澤霖先生 出生於正一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佛山。黃澤霖先生師承父親黃美錦先生，學習靈寶科儀，成為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市區）傳承人。後隨新加坡正一喃嘸名家何育成先生習藝進修正一及靈寶科儀知識。

陳裔堅先生 出生在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沙井。陳裔堅先生師承父親陳偉均先生，學習鄉村正一道教科儀傳統，掌握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新界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鍾卓維先生 祖籍廣東東莞，鍾卓維先生師承正一道教儀式傳統（新界）傳承人陳偉均先生，掌握鄉村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新界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黃振忠先生 祖籍廣東寶安，黃振忠先生師承正一道教傳統儀式（新界）傳承人梁承宗先生，擊樂技術師承高潤權先生，掌握鄉村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新界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陳權鋒先生 祖籍廣東寶安，陳權鋒先生師承正一道教儀式傳統（新界）傳承人梁承宗先生，掌握鄉村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新界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鄭健威先生 祖籍廣東新會。師承霍實林先生，掌握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正一道教傳統（市區）儀式專家。

何敬威先生 祖籍廣東珠海，何敬威先生師承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傳承人梁嘉俊先生，掌握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郭浩賢先生 祖籍廣東番禺，郭浩賢先生師承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傳承人梁嘉俊先生，掌握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陳裔鈿先生 出生在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家庭，祖籍廣東沙井。陳裔鈿先生師承叔父陳偉均先生，學習鄉村正一道教科儀傳統，掌握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新界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黃偉暉先生 祖籍廣東中山，黃偉暉先生為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市區）之專家，近年跟從傳承人陳偉均先生學習新界正一道教傳統，成為傳承新界和市區正一道教儀式傳統之一員。

朱宏宇先生 祖籍廣州番禺，朱宏宇先生師承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傳承人梁嘉俊先生，掌握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正一道教傳統儀式專家。

黃天豪先生 祖籍廣東新會。師承江有財先生，掌握正一道教傳統科儀與音樂技術，成為正一道教傳統（市區）儀式專家。

鳴謝

伍志和	梁承宗 (梁仲)	黃振忠
朱宏宇	梁嘉俊	黃偉暉
江有財	梁嘉樂	黃澤霖
何敬威	郭浩賢	詹偉文
李子強	陳偉均 (陳鈞)	鄒興華
林國輝	陳裔堅	霍永基
林 細	陳裔鈿	霍寶林
韋錦新	陳權鋒	鍾卓維
唐光裕	陳 權	鄭健威
崔婉君	陶煜明	
梁承文	黃天豪	

永安道院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
詹道院
廣生堂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按筆劃序)

編著者

廖迪生 文化人類學者，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華南研究中心主任。專研香港與華南地方社會文化；研究興趣包括：民間宗教、文化傳承與保育、食物與全球化、族群認同、家庭與親屬關係等。

馬健行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主修歷史和文化人類學。現為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研究興趣包括香港及華南地方社會的民間宗教、儀式專家群體、文化遺產傳承、文化與身份認同等。

工作人員

石建城	馬健行	廖迪生
李志朗	梁煒霖	劉家毅
阮卓彥	陳瑋樂	劉樹偉
周 晶	麥煒柔	鄧逸軒
胡詩銘	馮靜儀	謝家尉
唐煒偉	黃永豪	譚心兒

(按筆劃序)

香港民間儀式

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漫談

廖迪生 馬健行 編著

視像資料

香港民間儀式

與正一道教科儀專家漫談

錄像光碟 2

- 701 喪禮啟壇儀式
- 702 喪禮誦經儀式
- 703 喪禮進十殿儀式
- 704 喪禮進橋召請儀式
- 705 喪禮散花儀式
- 706 喪禮祭幽儀式
- 801 淨手儀式